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論文

普丁時期俄羅斯傳統價值復甦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Resurrection of Traditional Russian Values in the

Putin Era



指導教授：林 永 芳 博士

研究生：周 奕 安 撰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五 年 十 二 月

謝辭

一本論文的誕生，除了研究生孜孜矻矻，宵衣旰食的努力之外，也必須得力於其他人的幫助，不管是學業上的知識，或是心理上的支持。此篇論文的完成，必須歸於我的至親朋友們在各方面給予我的協助，僅能以謝辭向你們表達無盡的感謝。

感謝俄研所百谷、美蘭、定士老師在就學期間的指導，讓我能最短的時間內一頭栽進這個令人著迷的領域。更特別謝謝永芳老師給予我論文方面的指導。使資質如此駑鈍的我，也有論文完成的一天。

感謝斯語系老師們的費心指導，不吝於讓一個外來的研究生旁聽，並且傾囊相授，使我有能前往俄國一年交換的機會，更使我在寫作時能以另一種有別於以往的觀點，檢視論文的客觀性。感謝定嘉、相林、美芬、Александр Викторович、Мария Аркадьевна、Светлана Викторовна、Надежда Николаевна、Анн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老師的指導，更謝謝引我入門的恩師心華與 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

感謝在俄國時，在面對異國文化徬徨與不安時，一起陪伴在我身邊，給予我支持的朋友——家廉學長、武老師、思琪、川照、方飛、Лиза，使我在俄羅斯的慢慢嚴冬時，感受到來自你們的溫暖。

最後，感謝這一路走來陪著我的朋友們，一路聽我叨唸發牢騷。謝謝 JJLL 兩位學姊、光二 103 的各位、研究所同學們、斯語系的學弟妹、新店的各位，以及詠璇，謝謝你們陪著我走到今天。

摘要

本研究以普丁於 2012 年後所提出之「傳統價值」——東正教、愛國主義與中央集權為出發，在其談話與文件為基礎上，以文獻分析法分析自 2000 年以後普丁執政以來之傳統價值意涵。並以歷史研究方法分析，其所提出的傳統價值在俄羅斯歷史上的意義與形成模式，以及在俄羅斯歷史上的作用，並藉此比較傳統價值在普丁執政期間的復甦現象，以及探討其意欲復甦傳統價值的原因、目的與政策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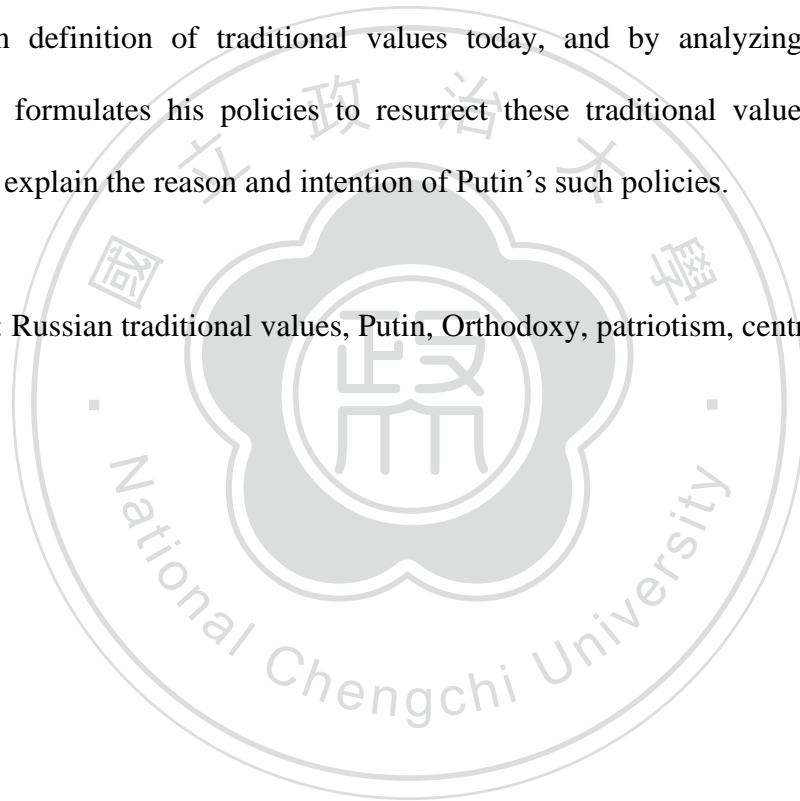
關鍵字：俄羅斯傳統價值、普丁、東正教、愛國主義、中央集權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values by Vladimir Putin since 2012. Various documents including speeches by Putin since he first took presidency in 2000 are analyzed to decode the true meaning of what the Russian leader considers a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Russia. The study explores the evolutions of Orthodoxy, patriotism and government centra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 compares them with the modern defini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today, and by analyzing how Putin proactively formulates his policies to resurrect these traditional values, the study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reason and intention of Putin's such policies.

Key words: Russian traditional values, Putin, Orthodoxy, patriotism, centralization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普丁時期的俄羅斯傳統價值界定.....	6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15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20
第五節 文獻回顧.....	21
第六節 章節安排.....	30
第二章 傳統價值之東正教信仰.....	33
第一節 東正教之復甦.....	35
第二節 政教關係發展.....	43
第三節 小結.....	58
第三章 傳統價值之愛國主義.....	61
第一節 愛國主義的意涵.....	64
第二節 教科書改革.....	69
第三節 政治儀式與歷史記憶的型塑.....	77
第四節 小結.....	89
第四章 傳統價值之中央集權.....	93
第一節 中央集權在俄羅斯歷史上之意涵.....	96
第二節 普丁任內之中央集權政策.....	114
第三節 小結.....	119
第五章 結論.....	123
參考資料.....	130

表目錄

表 1-1 Putin 與「傳統價值」相關之講演(1999-2016).....	7
表 2-1 2000 年以後建立之 Cyril 和 Methodius 雕像.....	54



圖目錄

圖 1-1 Marc Howard & Philip Roessler 的政治體制分類.....	17
圖 2-1 由左至右，由上而下依次為海參崴、阿帕季特、薩拉托夫、科洛姆納、薩馬拉、漢特-曼西斯克、德米特羅夫和莫斯科的 Cyril 和 Methodius 雕像。除了莫斯科的於 1990 年代建造外，其他都於 2000 年以後興建。.....	55
圖 2-2 Minin 和 Pozharskiy 的雕像，也在 2005 年複製至下諾夫哥羅得.....	56
圖 3-1 在紅場外的亞歷山大花園，民眾自發性聚集觀賞閱兵。.....	80
圖 3-2 下午於特維爾大街，民眾由觀眾轉為參與者，親自參與遊行。圖為民眾手持蘇聯形象之旗幟.....	81
圖 3-3 民眾手持罹難親族之照片遊街，路旁有小販與青年團體.....	81
圖 3-4 勝利公園地鐵站中前往向老兵致意的女童.....	82
圖 3-5 整個活動結束之後，在莫斯科各地施放之煙火，規模遠非其他節日可及.....	82

第一章 緒論

我們必須全力支持那些傳統價值觀的載體，他們在歷史上證明了他們能將這些傳統價值代代相傳。¹

—Vladimir Putin, 12.12.12.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2年12月12日，Vladimir Putin 再次站上克里姆林宮聖喬治廳的發言台，發表他第三任總統任期的第一篇國情咨文，²(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傳統價值」(traditional values) 一詞首次於國情咨文中提出，並且是要全力支持的方針。³ 2013年至2014年的國情咨文中，Putin 也多次提到關於俄羅斯的傳統價值，用字包含「尊重傳統」(respect for traditions)、「吸收國家的價值、歷史和傳統」(absorbing the nation's values, history and traditions)等等。不禁令人發想，在之前較少提及的「傳統價值」，為何會頻繁地出現在 Putin 國情咨文中的各個角落。

其實早在1997年，一次聯邦內務部和東正教代表的會議中，便已經清楚地引用了 Nikolay I 時期(1825-1855)的教育部長 Sergei Uvarov 所提出的法定正統信

¹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Retrieved February 15 2015, from: <http://eng.kremlin.ru/news/4739>

² 俄羅斯憲法第84條第f款規定，俄羅斯總統每年必須向聯邦議會報告年度的國家情形，和對國、內外的政策方向。由於俄羅斯重要的國際地位，使其國情咨文常為學者與國際情勢觀察家的重要指標，重要性不言可喻。The Constitution of Russia, Retrieved January 12 2015, from: <http://archive.kremlin.ru/eng/articles/ConstEng4.shtml>

³ 其中提到傳統價值的相關文句有：「我們必須全力支持那些傳統價值觀的載體，他們在歷史上證明了他們能將這些傳統價值代代相傳」、「俄羅斯的特點是它有其大國傳統」、「民主是俄羅斯的唯一選擇，我們與世界各地同樣享有普遍的民主原則。然而，俄羅斯的民主，意即俄羅斯人民自筆者領導的傳統之力，而非外在強加給我們的標準」等等。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Retrieved February 15 2015, from: <http://eng.kremlin.ru/news/4739>

條(Official Doctrine, 或譯官方民族理論), 以堅強的俄羅斯傳統作為後盾, 認為「君主專制」(Autocracy)、「東正教」(Orthodoxy)和「民族性」(Nationality)為俄羅斯教育所必須堅守的信念, 是為了團結社會而提出的, 乃俄羅斯的支柱。在1997年的會議上便引用法定正統信條, 使東正教作為俄羅斯的國家意識形態和政府政策的工具。⁴

何為法定正統信條的內涵? Uvarov 表示這三個信條的功能:「我們必須將東正教、君主專制和民族性藉由各個老師和教授傳播至我們的領土和祖國, 政府將利用這些豐沛的資源去創造我們的信心。⁵」而當時莫斯科大學教授 Stepan Shevyryov 對此作出了詮釋, 認為就是因為這三項因素, 使得俄羅斯能夠免於當時歐洲的衝突(當時歐洲正值拿破崙戰爭後的保守主義高峰期, 各地接連發生革命), 並且維持著俄羅斯民族的團結情感與國內的和諧。這樣的成果是建立在人民對沙皇的奉獻、對基督信仰的尊崇, 以及俄羅斯的民族性。任何思想傳入俄羅斯後會在俄羅斯民族的去蕪存菁之下表達出來, 因為這三項要素使得俄羅斯屹立不搖。⁶

若先對之採取初步分析, 首先可以關注的是提及的次數。在第6頁第二節的表1-1中我們可以看到, Putin 在第三任期內的三年, 共在15篇演講中提及傳統價值, 遠較其在一、二任期的八年內提及的次數還多。這代表, Putin 在2012年回任總統之後, 更加強調其「傳統價值」的政策方向。

而傳統價值終究只是一個概念, 若再進一步分析 Putin 在演講中所提到的傳

⁴ Fiona Hill & Clifford Gaddy, *Mr. Putin: Operative in the Kremli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p. 65.

⁵ Nicholas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 74.

⁶ Nicholas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p. 75-76.

統價值方向可以得到，在政治文化上，Putin 在 2012 年的國情咨文中表示「民主是俄羅斯的唯一選擇，而俄羅斯的民主，來自於人民的力量，有自己的政治傳統，而不是外在強加給俄羅斯的政治框架。」而所謂的「政治傳統」是否以 19 世紀 Uvarov 提出的「君主專制」傳統為依歸？在今天俄羅斯民調普遍認為自己享有民主的情況下，「君主專制」很難讓俄國人聯想到自己的國家。但這不代表，君主專制傳統的「形變」並未在今天的俄羅斯發酵。因此，我們第一要去探討的問題是，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傳統在今天俄羅斯政治中的遺留。

第二是傳統宗教。在 1991 年蘇聯解體之後，由於政治與社會多元化浪潮湧現，使得 Boris Yeltsin 對不同宗教釋出善意。而俄國人口又以東正教為信仰大宗，加上其在俄國的傳統地位，使得東正教與俄羅斯的政局關係也日益緊密，也使得東正教成為轉型研究的熱門議題之一。俄羅斯在 1993 年憲法第一章第 14 條中已明確指出，俄羅斯為一世俗國家，⁷而東正教較其他宗教對於政權的影響程度也更加明顯。例如在蘇聯時期，Yeltsin（1990 年 6 月）對新選出的東正教大牧首 Alexy II 表示尊敬，並將宗教團體的權利納入其選舉政見；⁸1993 年 Yeltsin 也簽署法令，給予教會財產歸還明確的法律基礎，並以減稅方式鼓勵對宗教樂捐。而 1993 年 10 月府會衝突時，Alexy II 也試圖從中調停府會矛盾。1996 年，Yeltsin 尋求連任時，他的最大競爭對手 Zyuganov 也同樣尋求東正教教會支持，最後 Alexy II 號召信徒投票給 Yeltsin。⁹而 1997 年，國家杜馬提出〈宗教信仰自由與宗教團體法〉，法條內容嚴格限制新成立及少數信仰團體自由，並且強調「保護東正教成為俄羅斯歷史、精神及文化遺產不可分割的部分」。¹⁰但後由於各界反彈聲浪過大，Yeltsin 只得否決該項法案，退回杜馬重新修改。

⁷ The Constitution of Russia, Retrieved January 12 2015, from: <http://archive.kremlin.ru/eng/articles/ConstEng1.shtml>

⁸ 黃雅芳(民 86)。東正教在蘇聯解體前後政教關係之探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台北。頁 112。

⁹ 吳子維，(2007)。當代俄羅斯政教關係研究。俄羅斯學報，7 期，頁 131。

¹⁰ Religious intolerance & oppression, Retrieved January 12 2015, from: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rt_russi.htm

這次事件，明顯與我們在前文所探討的，東正教基於俄羅斯的傳統——以政
領教的國家領導式宗教，有著明顯的衝突。而我們需要討論的是，Putin 上任之
後的傳統復興，是否包含對宗教上進行所謂的「恢復傳統」？而這樣的「傳統」
內容為何？以及 Putin 強調的「傳統」特徵與俄羅斯歷史的連結。

最後，是所謂的俄羅斯民族性。俄羅斯民族性，就 Uvarov 的描述而言，可
將其表現形式歸結為愛國主義。俄羅斯的愛國主義表現，可謂淋漓盡致。如每年
國家統一日(Unity Day)所舉行的俄羅斯遊行(Russian March)。¹¹而如前文所述，俄
羅斯的民族性必須透過教育的方式得以發揚。Putin 也在 Yeltsin 宣布提早退位之
後，發表一篇〈千年之交的俄羅斯〉演講。其中也把愛國主義定位為俄羅斯的傳
統價值。¹²總和以上，我們可以發現 Putin、傳統價值和俄羅斯的緊密聯繫。因此，
本文欲探究的問題如下：

1. 何為俄羅斯傳統價值？
2. 為何提倡傳統價值？
3. 傳統價值復甦之具體作為與表現？影響為何？

作為一個文明古國，俄羅斯歷經了歷史的漫漫長河，與其他鄰近文明對比，
皆發展出極為獨特的文化。筆者想這樣的特殊性，也是所有俄羅斯學的相關學者
所著迷的。而長遠的歷史發展也使得俄羅斯對於「傳統價值」的概念有著不同的
見解，一如 19 世紀 Pyotr Chaadayev 所引起的西化派與斯拉夫派之爭一樣。而我

¹¹ 俄羅斯國家統一日(National Unity Day)為俄羅斯國定假日，日期為 11 月 4 日。旨在以 1612 年
11 月 4 日，擊退波蘭入侵者並解放莫斯科的歷史日期，作為團結俄羅斯的節日，自 2005 年開始
實行。

¹² 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Retrieved December 11 2016, from:
<http://pages.uoregon.edu/kimball/Putin.htm>

們首先要在研究中釐清的，則是 Putin 的傳統價值中的核心與目的。

孫子曾言：「道、天、地、將、法」，是為兵者的根本之道。在後人的延伸中，孫子兵法已經不只為帶兵之法，而是一套做事的準則。其中「道」強調的便是「師出有名」，亦即事情必須建立一套準則與展望，以讓所有參與者信服。Putin 提倡傳統價值，自然也是一套行動綱領，而我們第二個需要理解的問題，便是這樣的行動綱領為何以傳統價值的形式作為其核心價值。

至於第三個問題意識，則是在我們了解這樣的行動綱領之後，必定有些相應的政策以達成這項行動綱領的目標，不然便淪為口號與空談。因此，我們第三個需要去了解的，便是在 Putin 任內的政策中，如何去實際實踐他所強調的「傳統價值」。

台灣是一民主社會。但由於民主在台灣深化仍繼續向下扎根，或是經濟發展的因素，使得「民主造成台灣現在的社會亂象」和懷念過去威權時代的聲音也頗為普遍。於是筆者自忖：為何當人民自己能決定自己國家的未來、和言論自由的充分發展，竟然會使部分人寧願放棄自由，懷念威權？這也是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普遍所見的問題。而在俄羅斯可能已經有了答案——傳統價值使人民得到願意相信的信仰、領導人與政策。而台灣目前的問題，也是因為對台灣本身歷史的界定非常模糊，且常因為執政者的需要，向下傳播不同的歷史觀點，做出不同的歷史解釋——如課綱與課本的審定、教科書執筆委員的挑選等等。因此筆者想透過俄羅斯找尋傳統價值的過程中，是否能給目前的台灣一條方向。

第二節 普丁時期的俄羅斯傳統價值界定

俄羅斯的國情文化和其他國家不同，其歷史發展對於其傳統價值也有不同的脈絡與解釋。例如，俄羅斯最根深柢固的君主專制制度，美國學者 Pipes 就認為他其實經歷了質變，並且在各時期有其各自不同的價值。而本文的重點著重在 Putin 時期對傳統價值的解釋，因此，在這裡我們必須嘗試用 Putin 的觀點去解釋其傳統價值觀。

無獨有偶，Putin 剛好也認為歷史是非常重要的，他曾表示歷史是他在學校課程中最喜愛的科目，到現在為止也仍然大量閱讀歷史，並認為自己和俄羅斯歷史有一種關聯性。同時他也喜歡強調「有用的歷史」，而這種關聯性讓 Putin 在推行政策的時候，常用歷史來強調其政策的合法性，成為其政策合理性的來源。¹³

由克里姆林宮網站的 Putin 演講中，筆者整理出了如上表，Putin 對於傳統價值的詮釋。而這些詮釋筆者將他們整理之後，由其中他申論最多的項目去整理並分析他所為的傳統價值，而其中最常提到的傳統價值，以俄羅斯的政治文化、教育、宗教和家庭為主。

¹³ Fiona Hill & Clifford Gaddy, *Mr. Putin: Operative in the Kremli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pp.63-65.

表 1-1 Putin 與「傳統價值」相關之講演(1999-2016)

時間	講題	次數	傳統價值的內涵
30.12.99.	千年之交的俄羅斯 (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2	俄羅斯社會團結的另一個支撐點是那些被稱作是俄羅斯人自古以來就有的傳統的價值觀。如今這些價值觀是十分清楚的。 我認為，俄羅斯新思想是一個合成體，它把全人類的普遍的價值觀與俄羅斯的經過時間考驗的傳統價值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01.10.12.	Putin 和老兵於敬老節會面 (Vladimir Putin met with veterans on Senior Citizens' Day)	1	在現代，由於城市化的腐敗和傳統價值的侵蝕，經常會看到對老人漫不經心的態度。
12.12.12.	國情咨文(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2	我們必須全力支持傳統價值的承載者，那些在歷史上世代相傳的載體。
01.02.13.	東正教理事會委員會會議 (Meeting with delegates to the Bishops' Council)	1	傳統價值、信仰和人民的權力、自由和尊嚴都必須依靠輿論力量和法律保障。
31.05.13.	克里姆林宮舉行榮譽父母秩序頒獎典禮 (A ceremony awarding the Order of Parental Glory took place at the Kremlin)	1	父母的愛與關懷、傳統，這樣的傳統價值建立了人民與國家之間的聯繫，並給俄羅斯堅實的基礎。
25.07.13.	東正教牧首與神職人員會議 (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1	保護傳統價值觀...東正教在推進這些原則的立場上必然堅定不移。

	different Orthodox Patriarchates and Churches)		
04.09.13.	第一電視台和美聯社採訪 (Interview to Channel One and Associated Press news agency)	1	保守主義不意味停滯...保守主義基於傳統價值，同時也是發展的目標。
12.12.13.	國情咨文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2	上述對傳統價值的破壞不但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同時也是反民主的。 世上越來越多人對我們所支持的，構成文明心靈和道德基礎的傳統價值：傳統家庭、宗教生活。
19.12.13.	Putin 的新會議 (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2	年輕人不知道它是什麼，而唯一取代可以取代它的是傳統價值觀。分崩離析的社會缺乏這些價值觀。 ¹⁴
16.01.14.	國外大使關於外交信用狀的演講 (Presentation by foreign ambassadors of their letters of credence)	1	俄羅斯將以理性、負責任和可預測的方式，推動傳統價值觀和國際法準則。
03.02.14.	文化與藝術總統委員會會議 (Meeting of the Presidential Council for	1	國家的文化政策必須涵蓋生活的各個領域，有利於維護傳統價值觀...提高人民之間的信任和對國家的參與與責任感。

¹⁴ 記者的問題為，為何 Putin 如此強調宗教上的價值觀。Putin 回答，蘇聯的主體思想其實是一種簡化版的準宗教價值觀，只是聖經的複本：不可殺人、偷盜、貪戀別人的妻子等等。而這樣的主體思想已經不復存在，年輕人不知道它是什麼。唯一可以取代它的是那些傳統價值觀。1990 年代社會的分崩離析缺乏的便是這些價值觀。因此顯然必須讓人們重回傳統價值觀，了解傳統價值的重要性的和以此為前進的基礎。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Retrieved February 18 2015, from: <http://eng.kremlin.ru/news/6425>

	Culture and Art Presidium)		
04.06.14.	歐洲第一電台與 TF1 頻道採訪 Putin(Vladimir Putin's interview with Radio Europe 1 and TF1 TV channel)	1	(俄羅斯政治制度)絕大多數的俄羅斯人民往往依賴傳統、歷史以及傳統價值。
14.08.14.	杜馬政黨代表會議 (Meeting with memb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represented in the State Duma)	1	我們必須加強傳統價值觀...不只在國內,其他目前政治環境惡化的西方國家的國民也支持俄羅斯這樣的選擇。
29.08.14.	謝利格爾 2014 年青年論壇 (Seliger 2014 National Youth Forum)	1	我們需要守住我們的傳統價值,但不能讓它阻礙進步。
24.10.14.	瓦爾代國際俱樂部會議 (Meeting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1	在傳統價值和愛國主義的基礎下鞏固社會。
04.12.14.	國情咨文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1	健康的家庭和健康的國家。
19.05.15.	族際關係委員會和俄語委員會聯合會議 (Joint meeting of Council for	1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需要注意保有自我的傳統價值觀與認同。

	Interethnic Relations and Council for the Russian Language)		
09.07.16.	(代表俄羅斯總統接待金磚國家和上合組織領導人)Reception on behalf of the Russian President in honour of the BRICS and SCO leaders	1	(Briks 國家)的社會建立在擁有良好傳統價值與美得的基礎上。
31.10.16.	族際關係委員會會議 (Meeting of the Council for Interethnic Relations)	1	一個好的現象是，人們認為族際之間的情況是正面的，但也不可輕忽極端主義和防止種族間的緊張，更何況現在世界上正有傳統價值正在被侵蝕的趨勢，使得民族和宗教間紛爭不斷。
05.09.16.	彭博採訪 (Interview to Bloomberg)	1	川普的支持者是擁戴美國傳統價值的工人與企業家；希拉蕊則試圖以個人影響不同立場的選民，但這導致他們之間的衝突。
01.12.16.	國情咨文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1	我們的努力是為了支持傳統價值觀和家庭，實現人口政策，照顧國民健康與提供良好環境。
23.12.16.	年度記者會 (Vladimir Putin's annual news conference)	1	俄羅斯人對傳統價值的認同，正是使這個國家的人民互相同理的基礎。

* 克里姆林宮網站未收錄此篇文章，因此本文的出處引用自

<http://pages.uoregon.edu/kimball/Putin.htm>

首先，Putin 關於傳統價值最重要的演講乃 1999 年 Putin 在就任正式總統前夕的〈千年之交的俄羅斯〉(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和 2012 年的國情咨文。Putin 在前者已經針對他個人的政治理想、上任後的俄羅斯發展方針作出了完整的說明，甚至已有學者直接用「普丁主義」(Putinism)稱呼 Putin 在這篇文章中的方針；而 2012 年的國情咨文，雖不是 Putin 首次提及傳統價值，但是目前為止 Putin 針對傳統價值內容最多、也最為全面的一次演說。用此兩篇文獻作為基礎，再以 Putin 對個別內容的解釋來了解其對傳統價值的內容，會較為清楚。而總合兩篇文獻，Putin 所提出的傳統價值大概包括三個方向：中央集權、東正教與愛國主義。

學界認為，傳統價值的強調，主要的目的是中央集權與社會統合。恰好，在 Putin 的傳統價值方向中，也包含了這兩個要素。〈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Putin 也深刻描述了他對於國家中央集權的看法以及未來——強而有力的國家政權。包括立法、行政及司法系統。並認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傳統價值與人民權利的保障。

對強大的國家的渴望，代表的是人民對於國家以外的角色掌控的不信任——對地方、對立法權、經濟角色等其他影響人民權利的勢力，民意也映證了這一點。根據列瓦達民調中心(Levada Center)的民調，在 1999 年 12 月，只有 19%的民眾認為俄羅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而有 67%的民眾認為俄羅斯走在錯誤的路途中。在 2000 年 1 月，對國家路線認同的民眾增加至 29%，認為錯誤的民眾降為 53%。在當時，俄羅斯民眾對 Putin 的期待便是出自 Putin 這樣的宣示方向。因此這樣對於中央集權必須建立，並將之視為俄羅斯傳統價值的論調，頗能為俄羅斯民眾

接受。¹⁵

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我們便更易於去討論 Putin 的傳統價值中所型塑的其他項目——東正教與愛國主義。以穩定的角度出發，首先筆者想到的是俄羅斯的政教關係。由第一節的論述可知，東正教在 1990 年代的復甦，可能也加強了他在政權上的地位，因此 Yeltsin 才會於 1997 年的獨尊東正教法案作為東正教在 1996 年總統大選對他支持的答謝；而在 Putin 任內，這樣的情況似乎已經不見發生，取而代之的是東正教對於政權的一貫支持，以及 Putin 對東正教的正面回應。在歷史上，政教關係對俄羅斯的政權穩定有莫大的關係，如 Nikolay I 時，甚至還將東正教列為俄羅斯的法定正統之一，這樣良好的政教關係為俄羅斯帶來穩定。因此在強調傳統價值乃 Putin 得以強化中央集權的關聯性，政教關係便是我們必須觀查 Putin 傳統價值的方向之一。

而在傳統與現代的變遷中，東正教的社會功能也被視為俄羅斯穩定的基石之一，Uvarov 曾以「柱石」形容東正教對於俄羅斯帝國的地位。俄羅斯東正教在歷史上已經不只一次證明它的作用。遠者如在俄羅斯歷史上的混亂時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近者如 1990 年代的東正教復甦，皆是在俄羅斯社會面臨不安與動盪的年代，宗教在俄羅斯所能發揮的穩定功能。而 Putin 對於東正教也有這樣的期待。如從 2004 年 9 月 29 日的演講中，Putin 強調宗教對公民社會團結的功能，也是對宗教爾後發展目標的暗示，強調宗教對於凝聚社會的力量，以及傳統價值在社會上傳播的媒介角色。

同理，愛國主義的推行，和前面所提的政治穩定、社會團結另一層次的體現。

¹⁵ Do you think that things in our country are develop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or is our country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Retrieved February 20 2015, from: http://www.russiavotes.org/national_issues/national_issues_trends.php#060

而且具有最深遠的意義——所謂「教育是百年事業」，教育會影響的是文化以及民族性，而愛國主義滲入於文化之中，則又會回頭影響人們對於國家、領導人和政府的，一種由下而上的認同，更是蘇聯式由下而上的指導意識型態所不能達到的目標。2013 年的新聞發布會上，Putin 認為年輕人的價值觀薄弱，主要是歸因於 1990 年代意識形態的消失所導致，而恢復蘇聯時代的意識形態對 Putin 而言，並不是民望所歸。而 Putin 所寄望的是運用歷史的創造力去型塑俄羅斯的意識形態，並且讓國家參與其中。在 2007 年 6 月的演講中，Putin 提及關於歷史教材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改革目標。認為當前(2007 年)的歷史和社會科學「停留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的時期」，並且認為教育標準的改革目標應為「培養學生的個性，而不是學了哪些課程。」並且需要「把俄羅斯文化中最優秀和有價值的東西傳授給他們。」而同一場演講中的人文社會科學教師，也針對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給予俄羅斯的評分質疑，並直指這樣的教育改革可以使學生理解俄羅斯有自己的政治文化、理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¹⁶

而對於愛國主義和教育的關係，我們則可以從 2012 年 9 月 Putin 的演講中更深入去理解。前段述及，Putin 認為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青年的德育教育普遍低落，而所謂「德育」所指為何？依照 Putin 的說法，「一些國家企圖影響所有民族的世界觀，使他們臣服於自己的意志；將自己的價值體系、價值觀念強加於他人...而歪曲民族意識、歷史觀、道德觀曾引發許多國家的災難，導致國家衰敗、最終瓦解，喪失主權並引起內亂。」而「對於筆者國而言牢固的道德基礎，除了愛國主義想不出別的東西。」而愛國主義的體現，Putin 強調必須從青年的道德價值觀以及教育著手。青年的道德觀著重在國家對特定社會價值與文化的支持，而媒介便是日常可觸之物，例如廣告、媒體、網路、書籍、影片等。教育則是在學校以及社會教育中的科目，以歷史、俄語、文學、宗教等基礎進行討論，甚至

¹⁶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著，張樹華、李俊升、許華等譯普京文集(2000-2008) (北京：新華，2008)，頁 473-495。

包括軍訓教育。¹⁷

歸納以上，我們總結出 Putin 對俄羅斯傳統價值的三個解讀——中央集權、東正教與愛國主義。這三者構成 Putin 「傳統價值」的核心，也是構成本研究傳統價值的定義，本文將進一步討論 Putin 對這些傳統價值的論述、學界對於 Putin 論述的理解，以及 Putin 如何在這些方面去實踐他的傳統價值。



¹⁷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著，普京文集編委會譯，普京文集(2012-2014) (北京：華東師範，2014)，頁 149 - 196。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 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是指研究的原則性方向，指研究者對於研究現象以哪一層次為出發點，進而去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至關重要——他關係到問題選擇以及相關資料選用的標準。¹⁸ 本文將採用政治文化研究途徑(The Political-Culture Approach)以及威權政治的調適性(Authoritarianism Adaptation)。

政治文化是 Gabriel Almond 和 Sidney Verba 於 1963 年提出之政治學和社會學結合的一種新概念，以跨文化和宏觀的角度解決在政治學上的一些問題。政治文化是指人們對於政治對象（黨、政府、憲政）的取向模式，是一種長期累積下來的價值，非僅對特定政策和問題的反應。而這種取向模式（或可說政治信念、價值）則是世代垂直傳承的結果，稱之為「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sation)，這樣的社會化模式通常建構於家庭，在爾後因為日益複雜的因素導致改變，如學校教育、媒體宣傳、宗教等。¹⁹

而在政治文化途徑的討論中，「傳統價值」(traditional values)的重要性最為爭論不休。傳統價值指的是代代相傳，並構成一種文化底盤的價值或信念。這種說法頗合保守主義者的胃口，並且強調傳統價值事社會統合與政治穩定的關鍵所在。Michael Oakeshott 也認為，傳統價值的確立因具有熟悉感而產生安心、穩定與安全的感覺，故應受到維護與尊重。

¹⁸ 朱滋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1999）頁 156-157。

¹⁹ Andrew Heywood 著，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等譯，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1999）頁 318-330。

這樣的論調，主要是因應於社會多元化所產生的不確定感。新保守主義學者 Daniel Bell 和 Irving Kristol 便認為，一個權威性道德體系的存在，可以作為秩序與穩定的基礎。而在多元文化，或可說後現代主義的觀念中，「權威」的存在本身就值得懷疑。因此，將某些價值定義為「傳統」、「確立」或多數的價值，是一種將某特定道德體系強加於社會其他部分之上的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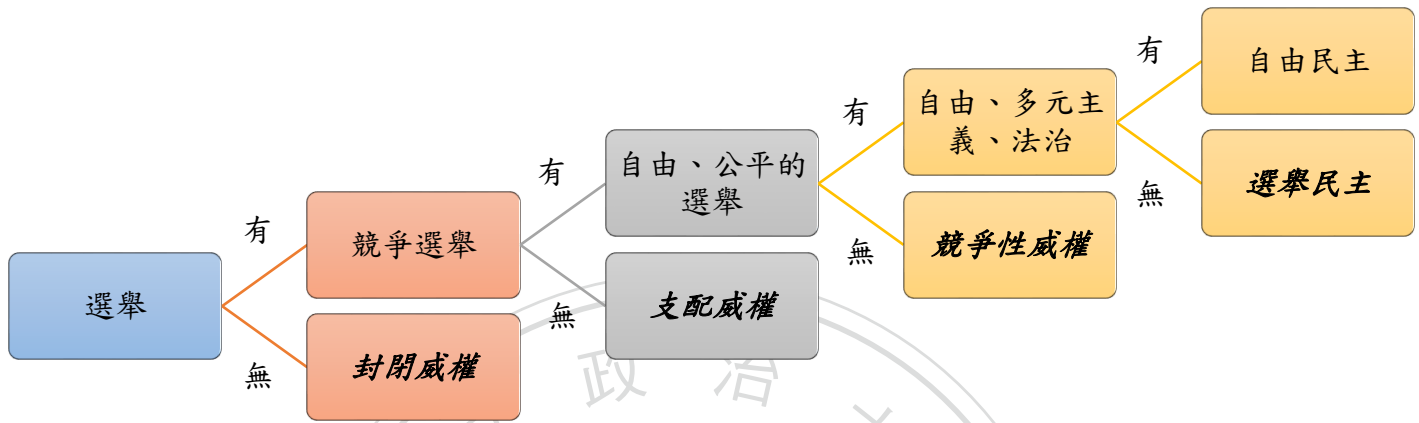
如前文所述，Putin 的傳統價值概念，基本上也與政治穩定和社會統合有高度關聯。加上 Putin 自己也曾澄清自己並非保守主義者，我們可以聯想：Putin 在公開的演講中澄清自己與保守主義的差別，表示其概念與保守主義者有較高的相似性。因此，我們將以傳統價值中對中央集權和社會統合的功能，探討 Putin 強調傳統價值的意涵。

「回潮」一直是民主化的研究重點。而民主化的回潮的情況，由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經驗而言，均是由一種史無前例的新型威權統治所取代²⁰。原因可能是民主政權未能有效運作、全國性的經濟崩潰或蕭條、其他民主化國家轉向威權政體等等原因、文化障礙等等原因。由於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的影響，許多國家在民主化的要求下進行改革，但有些國家經過成為有民主制度與機制，但仍未達到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我們稱之為混合式政體(Hybrid Regimes)。而這樣的混合式政體未達民主標準，但也並非封閉式的威權主義，而是威權政體在民主化聲浪所出現的調適性。Larry Diamond 將這樣的混合式政體以多黨競爭與否作為分類標準，分為競爭式威權(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非競爭威權(un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及支配式選舉威權(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Marc Howard 與 Philip Roessler 則認為除了多黨政治的有無外，選任行政首長的方式和競逐規則也是決定威權體制分類的標準，以此標準分類混合式政體便如下圖所

²⁰ Samuel Huntington 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民 83），頁 318-322。

示：

圖 1-1 Marc Howard & Philip Roessler 的政治體制分類²¹



俄羅斯為後共國家，也曾經歷 1990 年代的民主化浪潮。然而，在 2000 年 Putin 上任之後，俄羅斯的政治環境有了改變，在 2005 年被自由之家由「部分自由」轉為「不自由」，顯示了俄羅斯走向威權主義的道路，但西方學者認為的，Putin 往威權回頭，背離民主的現象，與俄羅斯人實際上宣稱的俄羅斯有民主以及其不同的民主型式大相逕庭，並且以 Putin 的高支持度以及俄羅斯人普遍認知俄羅斯有民主為民意基礎。這便是第三波民主化後的一個新研究途徑——威權主義的調適性。

Martin Dimitrov 認為，威權整體是否崩解，取決於他們自適性的有無。若缺乏自適性則會崩解。並以此為根據解釋 1989 年共產主義的倒台與否，或是阿拉

²¹作者整理自 Marc Howard & Philip Roessler, *Liberalizing Electoral Outcomes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arriott Wardman Park, Omni Shoreham, Washington Hilton, Washington, DC, 2005), p.46.

伯之春時阿拉伯國家威權政體的垮台與否。而其理論的建構包含三個概念：第一，不同於以往視政府為靜態的機構，而是視政府為動態的制度創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與調適(adaptation)；第二，使大眾或精英對於政權忠誠的工具；第三，領導人的選擇。並將調適性分為四種形式：經濟改革、對改革既得利益者的拉攏和對損失者的再分配措施或勞工保護政策、水平或垂直的責任釐清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的輸入。²²

傳統價值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且以目前西方的觀點而言，長期存在的威權政體需要有調適性得以維持政權的穩定。因此筆者將以這兩項途徑出發，探討俄羅斯政治文化中傳統價值的作用，以及傳統價值在威權政體的調適性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貳、研究方法

本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法以及歷史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歷史分析法是透過長時間的研究性質，分析主題的沿革與脈絡，並且歸納出可以解釋的理論，進行系統化整理。以此「傳統價值」為例，「傳統」必然意味著提出者強調的是現代與過去的連結。因此本文的歷史分析法，須著重在這樣的傳統價值在歷史上如何被確立，以及在面對時空變化，傳統價值之演變。這便是我們採取歷史分析方法的主要方向。

而第二我們採用的是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是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蒐集有關的一手資料，或是其他學者對於該題目已經作成的研究，進行全面並具有對主題相當聚焦的分析之後歸納統整²³。文獻分析注重客觀及系統的研究方法。以

²² Martin Dimitrov.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7.

²³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等，*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台北：台灣東華，民 78），頁 904-906。

本研究而言，首先必須蒐集的是 Putin 的演講內容，並且找到其對俄國政治穩定、東正教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具體政策內容，以及學者對這些相關政策的分析——其政策背景、目的、政策成效以及後續發展等等內容，作為文獻分析的依據，再依照資料進行歸納，來探討 Putin 的傳統價值與威權體制的調適性。

由於筆者在撰寫期間在俄羅斯交換，因此也會以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和直接觀察法(direct observation)補足在書面資料上的不足，完善此篇文章中的觀點詮釋。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範圍是研究所觸及的範疇，包括時間與主題的範圍。在時間方面筆者將以 Putin 時代為主(2000-2016)，其中 2008-2012 的梅普共治時期，基本上學界仍視之為 Putin 政權的延伸，因此以這樣的時間範圍去研究 Putin 的傳統價值復甦應無疑問。接下來並輔以歷史分析所得出的背景加以探究 Putin 時代的傳統價值。而主題的範圍則包括 Putin 的政治思想、東正教與愛國主義。其中政治我們將討論 Putin 的傳統價值與其政治改革上的關聯以及一致性，探究所謂威權政體、主權民主和傳統價值的關係。

東正教方面觸及層面非常廣，舉凡東正教的歷史、教義、禮儀、政教關係等等都是非常龐大的研究範圍。而 Putin 強調的東正教，以演講內容來看多是呈現在期待東正教所發揮它的社會與教育功能，因此本文的研究範圍將限制在東正教所發揮的社會與教育功能，以及前面所述的 Putin 時期的政教關係。

俄國的愛國主義在近年來也是頗受青睞的研究主題之一。如著名的國家統一日和俄羅斯遊行(Russian March)都是俄羅斯愛國主義的形式，甚至是極端表現。而 Putin 所強調的愛國主義關鍵字，通常與學校教育有關係。因此本文所探討的俄羅斯愛國主義將以 Putin 時期的教育改革與愛國主義的關係為研究範圍。

由於語文能力限制，因此在俄文資料上無法有太多著墨，因此筆者會嘗試採用由俄國作者著作，後翻譯為英文或中文的資料加以參考。同時也會參考一些俄羅斯民調網站，如 VCIOM、列瓦達民調中心去了解俄羅斯學者與民意上對於該主題的看法。

第五節 文獻回顧

壹、 東正教與政權關係

有關東正教在俄羅斯政教關係的著作，大約可以分成兩個方向：一是以國家的立場探討東正教對國家建構的作用。由著作的目錄可以看出基本上以時間或是在位者排序的論述不多，觀注以現象與主題為主——東正教在 1990 年代的快速復甦、軍中牧師的設立、學校加入宗教課程、對於國族認同的作用以及對政權的影響力。而在 Putin 總統任期中有關聯性的，便是東正教對於 Putin 時期國家認同，或是國家建構的作用。

而另一種以教會出發的觀點，探討東正教對於國家政權的維持以及東正教本身的「目的」，也是以上述的事件討論，但會更專注於東正教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以及大牧首本身的領袖風格和對國家的期望，以能否達到為由作為政教關係的探討。

Irina Papkova 和 Dmitry Gorenburg 以大牧首 Kirill I 的演講為始，分析演講中提及上帝的次數以及提及俄羅斯世界(Russian World)有著不成比例的關係(3 次：38 次)以為中心，認為 Kirill 較其前任大牧首 Alexy II 更有精力，並且更關注於東正教在社會層面的發展，但是也引起較多的爭議²⁴。比如社會上對俄羅斯國家的偏好還是以世俗為主，以及官員對於東正教如此積極的政治行動感到危險，並直言「政治化的東正教會將取代共產主義，重新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並且這樣政治化的東正教會會讓俄羅斯重新引來極權主義政體。」但作者認為，總體而言，東正教日後在俄羅斯政治上的發展還是頗為樂觀。

²⁴ Irina Papkova,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Politic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New York, 2011).

John Anderson 強調的是，一般認為，Putin 任內的政教關係平和，其實不然。他認為，俄羅斯目前的政教關係看似良好，則是因為宗教刻意不去觸及俄羅斯的政治紅線的緣故²⁵。他首先將東正教在後共俄羅斯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991-1996 年的快速復甦使東正教在社會上快速累積影響力、1997 年以後東正教對政權的干預（他以 1997 年立法禁止非傳統宗教社團為分界）至 2000 年以後，即使 Putin 和屬於保守民族主義的莫斯科教區牧首 Tikhon 的頻繁接觸、以及總統宗教事務委員會的存在，克里姆林宮內部人士卻透露，宗教事務很少見於 Putin 的辦公桌上。而政教的和諧只是處於共同的利益關係：對自由化和西方影響的不適（尤其是曾與西方教會分裂並將之指斥為異端的東正教會甚至較政府更為強烈），大牧首也曾在演講中提及了與 Putin 相同，不同於西方的民主與自由概念，而是民主必須由俄羅斯的傳統中找出俄羅斯自己的途徑的概念；需要被管理的多元化（對世俗政權而言是對書報的審查制度；對宗教而言是對較小宗教社群或宗派的禁止）；安全（在國家層面上是恐怖主義，在宗教層面上是宗教極端主義以及其他基督宗派，並將之定位為「心靈上的安全」²⁶）；道德、愛國與宗教教育（如傳統家庭價值的宣揚、反同性戀與軍中牧師的設立以及學校教育中的宗教教育推行²⁷），但是作者認為政教關係並未如一般學者所想像之緊密，例如前述的宗教融入

²⁵ John Anderson, *Putin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symmetric Sympho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1, No. 1(2007), pp. 185-201.

²⁶ 在 2000 年社會概念(Social Concept)一文中，Kathy Rousselet 發現東正教在戈巴契夫和 Yeltsin 時期強調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已經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愛國主義」(Christian Patriotism)，代表信仰者「為祖國抵禦敵人」和強調國家文化和人民警覺性的保有與發展。在這種背景下，宗教與國族主義有了連結，而東正教也已俄羅斯的國教自居，並且視其他競爭宗教(特別是天主教與新教宗派)為對國教的威脅，甚至是對國家本身的威脅。John Anderson, *Putin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symmetric Sympho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1, No. 1(2007), p. 195.

²⁷ 學校宗教教育的爭議在於，有些人認為他違反了憲法政教分離的規定。而東正教會則宣稱他們的宗教教育會專注在文化、藝術和俄羅斯歷史上，並以東正教的觀點觀之，是一種針對歷史失真(尤其是蘇聯時代的歷史)的校正。而這樣的解釋也得到了杜馬的同意，並有議員宣稱他是「對青少年道德敗壞、酒精和藥物濫用的最佳防治。」但也造成爭議，認為這樣的宗教義務教育會導致反閃主義與對於東正教的不情願，並會讓世人認為東正教對現代世界不合時宜，但政府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曖昧。John Anderson, *Putin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symmetric Sympho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1, No. 1(2007), pp. 196-197.

學校教育以及 Putin 對羅馬教宗的態度等等，東正教界與政界（尤其是 Putin）有明顯的分歧，而作者也認為 2008 年以後的政教關係並不會如以往緊密。

貳、 俄羅斯愛國主義教育

由前文所述，東正教對於俄羅斯社會的愛國主義培養有其作用。另一方面，學者對於愛國主義對俄羅斯教育的實施面向有兩大重點：一是俄羅斯青年團體組織的探討，二是對歷史教科書的觀點改寫。

中國學者徐海燕在〈普京時代的青年愛國主義教育〉中，將 Putin 的愛國主義教育分為兩類：青年組織與教科書編定。徐海燕指出，在 2004 年於前蘇聯國家境內的顏色革命層出不窮後，俄羅斯政府便加強了對青年組織的關注，並且開始籌組以官方為主的親政府青年組織，如「那什」(Nashi, 俄文意為「我們的」、青年近衛軍等組織，透過該青年組織塑造青年的愛國主義教育，並且抵制西方對於青年思想的侵蝕。對教科書的編定則主要是在歷史教科書上²⁸。Putin 曾表示，若青年不能尊重自己的國家，不尊重國家的歷史和曾經取得的成就，就意味著毀滅自己的未來。徐海燕也指出，在 1985 年以後的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其實充斥西方觀點，因此 Putin 需要對這樣的歷史「撥亂反正」，例如對 1945 年蘇聯的描寫由「蘇聯對東歐國家的占有」變成「反法西斯的勝利」，或是對史達林的評論等內容。除了教科書外，Putin 也強調對於教師在俄羅斯歷史教育中的角色，編纂了新的教師手冊。並認為俄羅斯的愛國主義教育帶來的新的國家意識的培養已經開始。

相對於徐海燕強調教科書與青年組織，韓莉則強調 Putin 時期對於俄羅斯教育政策的調整，並且注意到俄羅斯的愛國主義教育是以三管齊下的方式進行——

²⁸ 徐海燕，(2007)。普京時代的青年愛國主義教育。青年探索，6 期，頁 90-92。

學校、家庭與社會，小至在家庭教育中的敬老，在社會上強調避免讓俄羅斯青年被不正確的訊息所誘惑，因此加強對於新聞媒體的控制，以及愛國教育節目的大量播出，軍隊參與的學校愛國主義課程，大至對祖國的忠誠與責任等概念²⁹。除了學校以外，還認為包括歷史文化古蹟、傳統手工藝、語言、音樂、藝術、建築等等的價值樹立，也是俄羅斯愛國主義宣揚的一部分。

Anatoli Rapoport 認為，俄羅斯傳統以來的教育目標就分為兩類——德育和智育，而這兩者可以用某些方法達到獨立發展³⁰。而近年來政府和教育工作者會將德育視為愛國主義教育，而細項包括人格教育、文化教育、勞動教育、公民教育和法律教育，而與科學教育相比，德育更強調課堂之外的實踐。由於歷史的淵源，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已經成為其民族性的一部分，歷史教育則是它的手段之一。目的則是人民對國家產生一種驕傲，並且把任何對國家鞏固、強化的事情視為正面，並會為祖國服務。

作者也分析俄羅斯近年來愛國主義教育為何會如此受到各方關注，並且以歷史為途徑發展愛國主義，作者認為是俄羅斯在混亂的 10 年後，重新得到人民所渴求的穩定，進而發展穩定化之後所產生的保守傾向與中央集權策略，而這些現象包括中央化的控制、教材的僵化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的建立。而這樣的愛國主義在俄國史上所見多有，如帝俄 19 世紀的法定正統信條，在蘇聯時期的共產主義祖國³¹、史達林時期的衛國戰爭等。而重新又被提起的原因，作者認為比起公民

²⁹ 韓莉，(2010)。俄羅斯愛國主義教育的特點。教育評論，4 期，頁 153-156。

³⁰ Rapoport, Anatoli, Patriotic Education in Russia: Stylistic Move or a Sign of Substantive Counter-Reform?, *The Educational Forum*, Vol. 73(2009), pp. 141-152.

³¹ 根據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理論，無產階級沒有所為的祖國。對列寧而言，愛國主義是負面的，且列寧認為愛國主義是資產階級的過時價值觀，並且直言「1917 年為了祖國概念而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便是國家布爾喬亞階級的幫兇。」蘇聯於 1925 年版的國家與法律蘇聯百科(Soviet Encyclopedia of State and Law)的條目中對愛國主義的描寫為「對於帝國主義者獸性的辯解和對瓦解無產階級之階級意識的，最反動的意識形態。」Anatoli Rapoport, Patriotic Education in Russia: Stylistic Move or a Sign of Substantive Counter-Reform?, *The Educational Forum*, Vol. 73, No. 2(2009), p. 144.

社會這種模糊不清的概念，愛國主義相對簡單明瞭，並且有助於社會團結，以及已經習慣於愛國主義的年長者對於社會的期待。

但為什麼是現在（Putin 時期）？作者從 2001 年官方公布的〈俄羅斯聯邦公民愛國教育〉(State Program Patriotic Education of Citize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以及 2003 年〈俄羅斯聯邦公民愛國教育概念〉(Conception of Patriotic Education of the Citize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可以看出，文獻中對俄羅斯的社會現狀有所批評，也企望以傳統途徑尋求解決。作者整理出為何出現在這個時間點的原因有

1. 目前歷史教育對俄羅斯歷史去英雄化主義
2. 1990 年以後社會情況對俄羅斯國族尊嚴的羞辱
3. 普世價值高於國家價值
4. 忽視軍訓
5. 俄羅斯教育的去意識形態化

而這幾點，皆是對 1985-1999 俄羅斯的反映，這也是作者認為文件中強調「近年來」(recent years)的確切時間點。這些「危害」會造成俄羅斯歷史的去神話化，喪失以傳統途徑作為愛國主義宣揚的合理性。而以 2003 年的官方文件來看，作者認為與 19 世紀的法定正統信條性質相仿——強調集體主義、對法律服從、將國家利益置於任何個人利益之上，將之與俄羅斯的教育傳統作出聯繫。而 2006-2010 年的公民愛國教育計畫，基本上精神與前所推行的計畫無異。最後作者認為，俄羅斯的愛國主義有以下幾個特色：

1. 即使意識形態互斥(如帝俄時期的國族主義與蘇聯時期的世界主義)，愛

國主義仍以不同的宣傳方式是存在於俄羅斯，作為統治者的指導政策。

2. 雖然愛國主義強調愛國，但俄羅斯社會對於愛國主義的概念普遍存在於家庭居多，對於國家的層面較少。
3. 愛國主義的推行，目的在於再保證或說服以國家的穩定為優先，對祖國母親的愛，甚至對權力的尊敬。
4. 愛國教育的推行以傳統主義的框架為主，但限制了俄羅斯 1990 年代教育所強調的批判性思考和民主概念。
5. 軍訓對於愛國主義的角色。在課堂中是對歷史上軍事人物的英雄化；再課堂外則是大量透過媒體、軍事遊戲、社團等媒介。

綜觀以上，我們可以由文獻回顧中，看出目前學者對於 Putin 強調的傳統價值與各個項目的關係，已經是一個受到關注的議題，並且也對於傳統價值在該項目上的聯結，與過去的連結以及強調的原因及目的。

參、 Putin 與中央集權

關於 Putin 與中央集權的資料，學界的討論多如過江之鯽，且學界注意到的 Putin 穩定化政策也多半是以地方與中央關係、政黨、強力部門、媒體、寡頭、審查制度及對分離主義的行動作為論述的基準。而圍繞在 Putin 穩定化政策的討論，筆者大致歸納出學界的兩個方向：一是以民主化的途徑去看待 Putin 的策略，並認為這是反民主的走向。此派的學者(若是成書於 2005 年以後)多會以自由之家的報告作為其論點中心，討論因為這些政策使得中央權力擴大，使得俄羅斯失去 1990 年代較為自由的選舉以及意見表達的自由、反對勢力的制衡以及弱化的杜馬；另一派則是以國家治理與國家建構的途徑去解釋 Putin 的政策，認為 1990 年代的混亂以及民主其實是基於國家效能不彰，以及政府需要以籠絡的方式才能達成政策的推行。此派學者大多會以 1990 年代作為基準，比較 2000 年後 Putin

時期的貿易更高程度自由化、寡頭影響力的下降、國家法治的進步以及制度的完善，如對地方政府的雙邊條約關係的消失等等，並以 Putin 的支持度佐證俄羅斯的國家治理效能與否，並提出穩定化優於民主化的俄羅斯政治文化。以下以大致的時間軸呈現穩定與民主的關係。

Alexander Lukin 是以大量引用民調資料並且編碼，去分析俄羅斯的內政外交政策與民意的支持，去對照俄羅斯民主與穩定的關係。根據對蘇聯流亡人士的兩次民調中，發現他們反對蘇聯，但並不代表他們偏好西方式的民主，而是由於他們對蘇聯不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感到失望，甚至對於國家某種程度上對經濟與政治的掌握是必要的，並且要讓人民感到尊嚴。而作者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就是以此為方向，但很顯然，這對當時的蘇聯政權造成破壞性，且並無解決當時蘇聯的根本問題——民生與社會安全。雖然得到了民主，但顯然這不是俄羅斯人想要的東西。而 Yeltsin 雖在初期有所承諾，但其震盪療法的失敗造成的通貨膨脹與高失業率、重工業的私有化、1998 年的金融危機、拖欠工資、犯罪率與恐怖主義，都使人們不再相信民主神話，並認為政黨政治一類的模式對俄羅斯而言弊大於利，民意開始趨向保守，並且把希望寄託在國家控制的重建。因此作者認為，Putin 執政後的策略也傾向於國家官僚的重新建構，或說中央集權化。包括經濟上對地方財政以及貪腐的管理和石油與原物料部門的掌握，社會上以社會政策取代原本 Putin 主張的貨幣主義。在外交上 1990 年代 Yeltsin 一面倒向西方的策略不受到民眾歡迎，而 Putin 則採取與西方保持不強碰，以及與其他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以找尋俄羅斯大國地位與獨特發展道路的方向受到人民歡迎，就算不支持 Putin 外交政策的人，也是因為認為 Putin 的外交政策不夠強硬，對西方過於妥協。民意上而言也認為 Putin 的外交政策增加了俄羅斯的國際聲望。最後作者認為，Putin 的政權已經達到穩定，並且有民意基礎，但在一些狀況下可能影響到政權的穩定：貧富差距加劇、通膨、取消部分自由（如國外旅行）、國際油價下

跌等、不能滿足民生需求等等。

Dale Herspring 以 Putin 第一任期內民主發展的角度，比較俄羅斯的民主與穩定之間的關係。Herspring 認為，儘管在 1990 年代常常被定位為 Yeltsin 的超級總統制和一些因為社會因素所造成的政治或法治不彰，進而讓人對俄羅斯的民主產生疑惑，但仍然維持著有競爭性的選舉。而 Yeltsin 在 1999 年指定 Putin 接班，期待的是他對於穩定的作用。而作者認為，Putin 在 2000 年上任之後，雖然沒有更動憲法，但 Putin 連續性的行為使得俄羅斯的民主正在被浸蝕。Putin 在俄羅斯的改革，使俄羅斯成為民主和威權政體的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s)的一種，稱為競爭性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由於 Putin 的總統任期還未結束，作者認為現在要去斷定 Putin 的專制的話仍為時尚早。而目前能用於形容俄羅斯政治現狀的話可用的詞是「管理式民主」(Managed Democracy)，即是 he 認為民主是一種不可抗拒的進程，且並不視民主如寇讎，也不希望反對派的聲音消失。於是他為這樣的民主設定界限，以使之適合其在俄羅斯的發展。而作者提出了 Putin 任內的一些國家機構的改變，以論述 he 認為 Putin 在這樣理念下的實際操作。比如以取消聯邦主體最高行政長官和地方議會最高領導統諮詢的國家委員會(State Council)和由聯邦區全權代表組成的主席團(Presidium)以弱化立法機構；設立由中央管轄、指派全權代表的聯邦區(Federal Districts)、賦予總統無限期延遲地方政府選舉和解散地方議會、停止中央——地方雙邊協議的簽訂、限制媒體自由等措施。但作者認為，截至 2004 年第一任期為止，Putin 並沒有作出什麼極端的決策，而是將 Yeltsin 時代混亂和無秩序的法律與規則重新整理且執行，並在經濟上更有效率的放寬管制。Herspring 認為，Putin 雖然摧毀了民主的相關機制，但並無意直接摧毀民主，但也直言俄羅斯的民主潛在著一種危險性，有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倒退，畢竟一個穩定國家的需求在俄羅斯遠遠優先於民主。

Philipp Casula 和 Jeronim Perovic 則是以克里姆林宮的「再中央集權化」(recentralization)探討 Putin2000 – 2008 總統任期的穩定策略。首先指出，1990 年代的多中心政治和贏者全拿式的民主制度造成 1990 年代民眾對政府機關與國家的不信任。而 Putin 在上任時並未遭到強烈反對，主要也是因為他不是在這混亂時間的檯面人物。且他在甫上任時便以打擊車臣恐怖主義顯示出他的穩定化決心，加上在 Yeltsin 時代末期，俄羅斯的經濟已經有復甦的跡象，Putin 則順勢接收了這樣的紅利，以這樣的背景下進行俄羅斯的再中央集權化政策——包括對媒體、反對黨、地方政府以及經濟部門的重新掌握，以及對國際事務的強勢態度。



第六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核心在於俄羅斯傳統價值與政權正當性，且是 Putin 強調的傳統價值。因此在正文每章的第一節會先闡述 Putin 在前文所界定的三個傳統價值項目中（中央集權與穩定、東正教與愛國主義）的演講與評論，分析 Putin 在該方面強調傳統價值的原因、內容與目的。第二節則專事探討在 Putin 對於該項目的政策與作為，以達到政權統治之正當性。

第一章緒論部分先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對於主題「Putin 的傳統價值」進行概念界定，再擬定研究途徑與方法、設定研究範圍並進行關於傳統價值三個面向的文獻回顧。

第二章則會在第一節檢視 Putin 對於東正教與俄羅斯傳統價值的關係，以及 Putin 在東正教此一項目中強調傳統價值的目的，及歷史上東正教在該目的上的發展情形，以第一節的基礎在第二節內文中討論 Putin 時期東正教的政教關係與對政權或社會穩定的作用。

第三章，如同以上結構，先探討 Putin 對愛國主義的闡釋。Putin 認為愛國主義對俄羅斯來說有其存在必要性，有利於俄羅斯的發展，不受其他國家加諸的影響所干擾。研究將從該角度出發，探討愛國主義對俄羅斯、對 Putin 的意義為何，然後在歷史中檢視愛國主義在俄羅斯的影響力，在第二節則以 Putin 針對愛國教育的政策作為分析，了解愛國主義概念在 Putin 治下的實踐方式。

第四章將以以上之觀點為基礎，佐證傳統價值的強調，以及傳統價值在東正教以及愛國主義上的實踐，是以達成中央集權為目的。第一節將闡述政中央集權，

分析 Putin 重視中央集權的原因與目的，並在俄羅斯歷史上比較對於中央集權對俄羅斯的重要性，並於第二節探以前述原因目的以及在歷史上探討中央集權的缺乏要素去探討 Putin 針對中央集權的政策。

第五章將會對本研究的內容作出結論，並對未來類似的研究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第二章 傳統價值之東正教信仰

在俄羅斯日常生活和政治中，最需要被小心注意的議題之一，便是東正教和其與俄羅斯聯邦政府間的關係。

—John D. Basil, 2005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轉變。在政治上，由共產主義威權政體轉為西化的民主政體；在經濟上，則以劇烈的休克療法，企圖由短時間內將由共產主義經濟制度，轉向完全開放的資本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然而，政治、經濟上的劇烈變化，造成人民的強烈不適，甚至可說是全面性的社會失序，犯罪率和影子經濟迅速高升，公權力與執法部門無力，也無心於重整秩序。種種原因，加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消失，使得社會無所適從。東正教的快速復甦，便是在這樣一個混亂且充滿不確定性的社會之下的現象。「東正教復甦」是指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東正教的信仰人數與信仰程度大幅增加的現象。根據World Values於1991、93、96年針對1500-2000名問卷回覆者的統計，信仰上帝的人數由34%提高至47%；在信仰程度上，「信仰者」(Believer)由23%升至34%，而無神論者由35%降至6%。³²

在1990年代對俄羅斯東正教信仰人數遽增的研究中，西方學者大概分成兩派：首先是有些學者認為，這樣的趨勢是一種無關緊要的短期趨勢，充其量不過是反映對國家長期壓迫的釋放。而近年來的研究中，這樣的聲音已經慢慢被另一派學者取代：他們認為，在共產政權統治之前主要信仰為東正教的後共國家，都經歷了一場真正的宗教復興，而不單是對於政府壓迫的釋放，或對於本身文化的

³² 該報告中將信仰程度由高至低分為信仰者(believers)、尋求者(Seekers)、無信仰者(Nonbelievers)、無神論者(Atheist)及未知。Kimmo Kaariainen, *Religiousness in Russia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Social Compass*, Vol. 46, No. 1(1999), pp. 35-41.

認同，在信仰者的行為和價值觀上也產生宗教認同。

本章要探討之主題便為東正教在「傳統價值」下的意義，大略分為幾個問題：東正教的復興是「真正的」宗教復興，或只是對於共黨無神論政權的反動？宗教復興對於東正教與傳統價值意義為何？在 Yeltsin 時期的政教關係如何給予東正教一個快速復甦的機會？1990 年代與 2000 年代的教會產生什麼樣的質變，以及 Putin 時期的政教關係，以及東正教對於 Putin 時期政策方向上的影響。



第一節 東正教之復甦

在前文已述及東正教在蘇聯解體後信仰人口的攀升學者對此抱有不同見解。因此，我們首先的工作為定義在後共俄羅斯發生的宗教復興現象。

19 世紀的思想家，如 Max Weber、Emile Durkheim 皆認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趨勢下，高教育水準與日漸富裕的社會將使社會走向世俗化和現代化。宗教的影響力將會在 20 世紀削弱。

然而，俄羅斯在 20 世紀的最後 20 年經歷的過程推翻了這樣的世俗化理論。以俄羅斯的背景而言，世俗化是肇因於共黨的強制性，而非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自然結果。因此 1990 年代的宗教復興、國家對宗教迫害的終止是一種「回歸常態」。

對於宗教復興的理論，Geoffrey Evans 和 Ksenia Northmore-Ball 有三個假定：一是 1990 年代的俄羅斯沒有宗教復興的現象。這樣的世俗化理論包含幾個條件：

33

1. 宗教會隨著時間推移減弱；
2. 宗教只對於特定年齡的人有正面和單一的影響力，在俄羅斯的案例中，宗教只對年齡最長的一群人有影響力；
3. （由於政府長時期壓迫）宗教會在共產無神論倒台的時候達到最高峰，接踵而來的是步入世俗化的進程，宗教影響力降低（呈倒 V 型）；
4. 人口學者應注意時間推移產生的信仰人口，尤其是在政府壓迫之後隨之而來的社會分化對於世俗化進程的影響。

³³ Geoffrey Evans & Ksenia Northmore-Ball, *The Limits of Secularization? The Resurgence of Orthodoxy in Post-Soviet Russia*,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51, No. 4(2012), pp. 795-808.

第二派假設是，在俄羅斯發生的是「名義上的」宗教復興，現象：

1. 雖然自我認同為東正教信徒的人數增加，但參與教會活動的人數並不隨之增加，在一段時間後參加教會活動的人口會減少；
2. 宗教和道德傳統之間的連結將減弱。

第三個假說為，俄羅斯正發生「實際上的」宗教復興現象：

1. 信仰人口數的增加也會造成參與教會活動人口的增加；
2. 道德傳統和宗教間的連結將會強化。

Evans 和 Northmore-Ball 認為，研究範圍自 1993 年至 2007 年已經足夠研究上述三種假說的正確程度。首先，信仰人口從 1993 年的 50%，在 2007 年達到 80%，這樣的趨勢並沒有呈現第一假說所呈現的倒 V 狀，取而代之的是信仰人口的穩定增加，因此認定，這樣的復興現象不僅是來自政府長期壓迫終止的反彈現象。

再著是信仰人口的結構，在工作內容與教育程度上並沒有呈現明顯的分布，甚至年輕族群反而更易於表示自己為東正教信仰，即使他們從未被政府有過對宗教方面的壓迫。因此，宗教復興現象不存在的論點便已被否定。

至於宗教復興的內容是名義上，抑或是實際上的，需要由第二假設中的兩項因素觀察：教會活動參與和傳統價值——宗教之間的連結。在教會活動的參與一項中，從 1993 年至 2007 年的統計中，經常參與教會活動的人數並無顯著變化，維持在 10% 以內；而值得注意的是從未上教堂的人與偶爾參與教會活動的人的比例：從未上教堂的人由 1993 年的接近 60% 至 2007 年達到 30%；偶爾參與教會活動的比例由約 30% 增至近 60%，與自我認同為東正教徒同樣呈現穩定成長。

若以信仰人數和參與教會活動的人數證明，東正教的復甦是一種「實際上的復甦」之後，我們也可以探討東正教對於傳統價值的強調。Evans 和 Northmore-Ball 認為，1990 年代的東正教復甦中，也有刻意將傳統價值與東正教結合的事實。³⁴而傳統道德與東正教之間的聯繫可能原本顯得薄弱、或根本不存在，但在 1990 年代的復甦中，與宗教的連結大幅強化、增加，可說是東正教對道德傳統的極化。相關事實留待討論東正教與政權關係時再呈現，而 Evans 和 Northmore-Ball 整理出東正教強調傳統價值的五個面向：

1. 對同性戀懷有敵意，稱同性戀為一種惡罪(sin)；
2. 強調年輕人對傳統價值的尊重；
3. 運用審查制度支撐傳統價值；
4. 媒體的責任；
5. 對青年教育的責任。

關於這五點東正教強調傳統價值的面向，我們將在第二節深入探討。在解釋過東正教的復甦現象之後，接下來需要解釋的是，1990 年代東正教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雙方基於何種因素而產生合作的需要。

由於 Mihail Gorbachev 對政治與社會的弛禁，宗教也於 1980 年代後期展現出活力。1988 年 Gorbachev 准許教會慶祝俄羅斯立教千年儀式，被視為是東正教在俄羅斯復甦的第一響。³⁵1990 年，各地蘇維埃得以實行公開透明之選舉，有 300 多名牧師選上；在教區方面，1990 年時也有超過 11940 個教區被歸入莫斯科教區管轄，象徵著東正教重返社會的標誌，至於曾對東正教進行嚴密控制的蘇聯宗

³⁴ Geoffrey Evans & Ksenia Northmore-Ball, *The Limits of Secularization? The Resurgence of Orthodoxy in Post-Soviet Russia*,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51, No. 4(2012), pp. 795-808.

³⁵ 西元 988 年，基輔大公 Vladimir I 在參詳各宗教之後，最終選定以當時拜占廷之國教希臘正教作為國教，因此 988 年被視為俄羅斯基督教化元年。Vladimir I 也因此被稱為“Vladimir the Great”。

教事務委員會(the USSR Council for Religious Affairs)也在 1991 年 12 月解散。³⁶

在此時，東正教面臨著宗教上的蘇聯遺緒：包括在蘇聯時期與政府的過度妥協、KGB 的滲透、長期被教會的職官名錄掌控等等。Alexy II 於 1990 年 6 月取代 Pimen I 便是一例。³⁷1991 年後的教會則面臨多元宗教的競爭，如東儀天主教會(Uniate)、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會(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³⁸、烏克蘭自主東正教會(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³⁹以及在美國成立的自由東正教會(Fre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時任大牧首的 Alexy II 要求自由東正教會合作，但自由東正教會認為東正教會已經淪為政府的工具太久並接受無神論政權，拒絕與之整併。綜觀以上可以得知，東正教在 1990 年代所面臨的問題，便是宗教多元化和社會開放所產生的宗教競爭關係。而這樣的競爭關係使東正教產生危機感，使得東正教需要與其他部門合作。

第二是教會形象的改善。上一段提到，自由東正教會教會拒絕與東正教會合作，部分原因便是對東正教會成員背景的疑慮——1990 年代，牧首與教士的組成與蘇聯的情治系統過於密切：大牧首 Alexy II 在蘇聯時期曾為 KGB 工作、東正教牧師在蘇聯時期具有軍警背景、曾是共黨黨員或是目入無神論意識形態者，在公開場合演奏蘇聯時期屢屢獲得蘇聯國家獎項的作曲家 Aleksandra Pakhmutova 讚揚太空人 Yuri Gagarin 的歌曲等等，造成對於教會的疑慮。因此教會形象的改善也是教會希冀與政府合作的目標之一。

³⁶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352-354.

³⁷ 1927 年，莫斯科大主教 Sergius 發表聲明，東正教效忠共產主義，而聲明中的措詞使當時的教徒無法苟同。也有學者認為，這份聲明是為了使東正教在無神論政權前得以保存，但事實證明效果有限。Wassilij Alexeev,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1927-1945: Repression and Revival, Religion in Communist Lands*, Vol. 7, No. 1(1979), pp. 29-34.

³⁸ 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會為使用希臘正教禮儀，但承認教宗地位的基督教派。

³⁹ 烏克蘭自主東正教會為獨立教會，不受其他東正教會的管轄。

第三點是教產問題。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在70多年的前蘇聯無神論政權體制下，俄羅斯東正教會遭到殘酷鎮壓，教會組織陷於癱瘓，大部分教堂遭到毀壞，教會財產被沒收，只有為數不多的教堂象徵性地開放，其宗教活動受到嚴密監控。⁴⁰因此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東正教對於歸還教產的問題也相當重視。藉由與政權的合作，教會在促使政府歸還教產上將更順利。

除了東正教需要政治方面的支持外，政府也需要東正教對其政權的支持。轉型所帶來的劇烈陣痛和動盪使 Yeltsin 總統的聲望至谷底，導致政敵環伺以及國會對法案的杯葛。因此，Yeltsin 政權尋求在當時具有高社會影響力的東正教作為合作的對象，對於維持其政權穩定有一定的幫助。⁴¹

於此情形之下，東正教與政權的合作，可說是必然的結果。1990年時，俄羅斯選出莫斯科和全俄東正教大牧首，時任俄羅斯總統的 Yeltsin 就與牧首互動親密；1993年府會衝突時，大牧首仍然願意擔任調停的角色，促使兩造和解。但這也表明，至少在1993年時，宗教對政權仍然保有一種中立性格。

1996年的總統大選，是 Yeltsin 時代對於政教關係，以及日後 Putin 時代政教關係的轉捩點。1996年，情況開始出現變化。在1994年的民意調查中，民眾針對總統、政府、國會、軍隊、媒體、工會、政黨和宗教的信任度投票中，對東正教的信任度，41%民眾表示「完全信任」，只有9%民眾表示「完全不信任」。而在各候選人中，東正教也被視為最關鍵的投票影響因素。按照憲法，俄羅斯身為一個世俗國家，理應使宗教和政治保持距離，而政府身為憲法的代言人，更有

⁴⁰ 張百春。(2010)。俄羅斯東正教會經濟的特點及其問題。世界宗教文化，4期，頁61-66。

⁴¹ 民眾對 Yeltsin 政權的普遍負面印象：經濟危機與產能降低、大量倒閉潮與失業、第一次車臣戰爭的失敗、購買力降低、通膨等等；而在問題提及 Yeltsin 政權的優點時，有高達46%的民眾認為毫無優點可言。有59%民眾認為 Yeltsin 帶給俄羅斯負面影響（正面影響只有19%）。Public opinion on the Yeltsin years, Retrieved June 16 2015, from: http://www.russiavotes.org/president/yeltsin_public_opinion.php#243

理由遵循。但宗教的影響力使得各候選人得求助於東正教的社會影響力，也給了東正教向政府要求更多權益的籌碼。

由於局勢的不安和西化的失敗，加上東正教在此時嘗試以非西方的模式建立一種基督教民主形式的政治，對於俄羅斯民眾的號召力很強，也使得俄羅斯民眾普遍認為，東正教比政治和其他方面更能代表俄羅斯。在東正教為「俄羅斯的象徵」成為普遍概念之後，如同古代西歐君主必須接受教皇冊封才能取得軍民信任般，俄羅斯的總統候選人也要經過大牧首在現代意義上的「冊封」，才能取得民眾的支持與好感，讓民眾認為他是「俄羅斯的象徵」認可的候選人。

令人意外的是，幾組候選人在辯論時對於宗教都沒有特別的政策。大多候選人都是以贊同宗教自由為政策，而宗教自由則是以傳統宗教為主——即東正教和伊斯蘭教，偶爾提及佛教及猶太教。只有 Alexander Lebed 稍稍提及其支持東正教信仰和民族主義。在第二輪的選舉中，Zyuganov 和 Yeltsin 都肯定東正教在俄羅斯的影響力，並譴責蘇聯時期對東正教的迫害，反對西方宗教，並用教會互相攻擊。雖然雙方爭鋒相對，但 Zyuganov 仍無法在共產黨無神論主張與基督教自由方面的理論調和之間取得民眾的信賴。在這方面 Yeltsin 在宗教因素上有先天上的優勢。

至於東正教的反應如何呢？雖然對一些基督徒而言，基督信仰的超脫塵世觀念(otherworldliness)使信徒對於政治保持距離，但東正教代表「真正的俄羅斯」的觀念，加上宗教組織對於社會的發言，使東正教對於選舉有莫大的影響力。大牧首 Alexy II 本身在首輪投票中就曾呼籲信徒投票。⁴²

⁴² Edwin Bacon, *The Church and Politics in Russia: A Case Study of the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Vol. 25, No. 3(1997), pp. 253-265.

雖然大牧首 Alexy II 在 1996 年 5 月的聲明中宣布「教會不參與政治鬥爭，因為它必須對所有人開放」，但從一些零星的發言可得知，要斷言東正教在選舉中保持中立立場是不客觀的，有些發言可直接解讀成對 Yeltsin 的支持。例如，Alexy II 在選舉期間到訪提比里斯時，便特別以正面方式提及 Yeltsin 政權，並警告共產政權重新執政的危險性，這項發言被認為是對共黨參選人 Zyuganov 意有所指。

大牧首不支持 Zyuganov 還有另一項原因：教會本身的意見分歧。由於教會中親 Zyuganov 的群體是支持反閃主義（反猶太）的民族主義份子，來自聖彼得堡，且與大牧首 Alexy II 的關係較為疏遠，因此大牧首選擇支持 Yeltsin，也有出自教會內部宗派的考量。總而言之，1996 大選，以政權的角色而言，成功取得了選民的支持，而在教會內部而言，大牧首可以藉此提高聲勢，減少內部雜音。而政權與東正教間的交互關係，從 1997 年的宗教社團自由法也可以端其一二。

德國布萊梅大學東歐研究中心的 Nikolay Mitrokhin 提出東正教的兩個目的：接近政權與去宗教多元化。⁴³因此 1997 年的宗教社團自由法，便可提供予我們檢視在 1996 年合作之後，東正教能持續在政界發揮影響力的契機與對其他基督宗派間的影響。

由於邊界的開放以及威權政體的解除，使得俄羅斯在 1990 年代產生了宗教多元化的現象，小宗派的宗教社團在社會中充斥。聯邦政府於 1997 年制定「良心與宗教社團自由法」(Law on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Religious Associations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Club Freedom)，將宗教分為傳統宗教與非傳統宗教。傳統宗教包括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和東正教，其他非傳統宗教社團面臨嚴格的

⁴³ Irina Papkova,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Politics*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1), pp. 16-23.

註冊限制。經過註冊的宗教組織(Organization)能有一些特殊權利：例如置產、僱傭、進行慈善事業和維持正式國際關係，並反對宗教團體(Group)。⁴⁴所有的宗教都被要求註冊，並且須存在於俄羅斯 15 年以上。為此，一些基督教宗派，如耶和華見證人、浸信會指責政府對宗教註冊加以阻礙，例如以「帶有軍事色彩」拒絕基督教救世軍在俄註冊，但這項決議稍後又被法院駁回。在 2000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有 19322 個團體註冊，有 3000 個團體註冊失敗（大多是以文件未齊全的理由），被強制解散。2001 年的研究指出，這樣的法規並不如外界所害怕的，對特定宗教具有針對性。⁴⁵

我們可以以「針對外國宗教」與「保護傳統宗教」來探討這條法案的實際意義。承上，由 Sakwa 透過在 1997 年至 2001 年，宗教社團數量並無想像中急遽下滑的結果，可以得知，這樣的法案目的並不在於禁止外國宗教進入俄羅斯。⁴⁶相反的，Sakwa 發現，在政府言明的「四大傳統宗教」中，東正教很明顯的具有主導性地位。因此可以說，這樣的法案，其目的在於保護俄羅斯傳統宗教的利益，而傳統宗教的利益中，政府最有意的傳統宗教又以東正教為主，可見東正教與俄羅斯政府間，在東正教利益上的相互合作關係。

據此，我們可得知，政教關係於 1985 年 Gorbachev 的改革開始，至 1990 年代 Yeltsin 執政後，雙方的互動開始密切，在 1997 年達到高峰。政治與宗教上的互惠關係，可說給予了 Putin 時期政教關係發展的背景，也成為 Putin 提倡傳統價值的沃土。

⁴⁴ 該法案將宗教社團按規模分為組織(Organization)和團體(Group)，且法案內容被視為對團體較不友善。

⁴⁵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352-354.

⁴⁶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352-354.

第二節 政教關係發展

在第一節中探討了東正教的復甦現象、東正教對於政教合作的必要性、政權尋求宗教支持的必要性以及兩者的交互關係並以 Yeltsin 與大牧首的友好關係、以及 1996 年總統大選和 1997 年宗教社團自由法為例，探討東正教與 Yeltsin 政權的相互關係。

Putin 上台後，這些政教關係面臨未知。其中一方面是，”Who is Putin”是當時的大哉問，對於 1990 年代的人而言，Putin 就像是謎一般的人物，在 Yeltsin 執政末期就任總理，而在他後面是無盡的謎團；另一方面，東正教在世紀之交時，內部也面臨重大的改變。這樣來自政權與教權雙方的巨大變化，使得政教關係也充滿疑問。

先就東正教會內部於 2000 年的變遷討論。2000 年以後東正教面臨的內部變遷首先為教會內部的權力中央化和財產集中化。⁴⁷1990 年代的教產歸還基本上較為混亂，教會利用歸還和攸關信徒信仰等理由積極重建教會，但歸還的教產不一定屬於教會——革命前的教產有可能直屬於沙皇、國家或是私人，但教會仍然對革命前的財產歸還要求獨一無二的擁有權。這時的教產掌握在少數「專業團體」手中，普通信徒難以介入，也難以分清究竟歸還的財產是作為教產還是進了私人口袋。

2000 年後，教會設置了大主教理事會(Archbishops' Council)，是教產的處置由教長可全權處理，可以防止教會中的較小單位以不道德手段干涉。教產的集中

⁴⁷ Nikolay Mitrokhin,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Contemporary Russia: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2000-2008, *Social Research*, Vol. 76, No. 1(2009), pp. 289-320.

化也間接造成教會權力的集中。

教會權力的集中也體現於地方教區的權力關係。⁴⁸1990 年代出現一種「家父長式代表教會」(Patriarchal Representation Church)，通常是一座在近郊的大型修道院領導，該城市教堂的收益會給該修道院，也幫助該修道院從事傳教及其他活動，但使得教區中的教堂感到不悅。這樣的家父長式代表教會摧毀了教區議會的監督功能，也破壞教區牧師的獨立性，形同受雇職員，無權置喙。教產歸還的問題由此而生。教會不但不致力於拿回教產，而是極力欲取得新的建築物 and 地塊，以建立其自己的教堂。

2000 年後大主教理事會的成立，便是為了阻斷這樣的教會架構，也開始了第二波的教產歸還運動，雖然規模不如以往，但城市房價的上漲還是使教會擁有不少利益，並對公有地的要求上較為堅決：例如，在 2008 年時，原本屬於莫斯科國立大學(Moscow State University)距離紅場僅有百餘公尺的市中心土地，以歸還的名義交由教會。革命前此地原為教會刊物的印刷鋪，但在之後卻被教會做為購物中心使用。除此之外，教會於 2007 年還為此設立了商業投資計畫中心(Center for Business Investment Program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由莫斯科主教直接支持，建設旅館和商務中心。某些評論者直言，大主教理事會簡直像是一群商人。而我們也可以看出，教會在對於教產問題的處理上也有集中化的趨勢。

教會內部的改變也出現在信教群眾的改變。⁴⁹由於 1950 年代以前，蘇聯對於宗教的限制，因為仍須與社會做出一定程度妥協而並不嚴厲，例如偉大衛國戰爭

⁴⁸ Nikolay Mitrokhin,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Contemporary Russia: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2000-2008*, *Social Research*, Vol. 76, No. 1(2009), pp. 289-320.

⁴⁹ Nikolay Mitrokhin,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Contemporary Russia: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2000-2008*, *Social Research*, Vol. 76, No. 1(2009), pp. 289-320.

時期(1939-1945)的宣傳海報中時常可見俄羅斯古代抗外英雄。在 Nikita Khrushchev 時期(1958-1964)時，宗教才因為急速的城市化、電子媒體的增加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面臨壓迫。因此在 1950 年代以前出生的低教育程度的公民，特別是婦女，在童年時期對東正教通常有一定的接觸。至 1990 年代蘇聯解體之後，這些婦女也正好面臨退休，加上共同的東正教背景，這些人能在教會中擁有同樣的生活歷程。

現在的虔誠信仰人口約分為三個族群：主流群體為受過教育的女人，年紀約在 40 至 55 歲之間，最少有高中學歷，且在社會上以經濟而言被認定為成功的群體，包括商人、會計師、公務員、主婦，其中也包括一些有批判性的女性知識份子——學校老師、大學教授、科學家、醫生、記者等；第二是原先的老婦人 (Babushka)，擁有低教育水準，大多農工出身；第三種是有較高學歷的年輕人，約在 16 歲至 20 歲。這三個群體都以女性為主，男性對東正教的參與向來較少。

社會中堅份子的支持，加上 1985 年改革後的年輕人慢慢踏入社會，使得牧師更有信心推動一些更激進的改革活動。並且也使東正教的傳播更多元化，例如網路的使用。

第三是教士結構的更替。教士結構的變化，部分也是來自於信眾結構的改變。在 1990 年代只有 10%的教士是自蘇聯時期便為教士，1990 年代由於大量的需求，使得教會任命虔誠信徒倉促就任教士，大多沒有受過正統的神學教育。雖然有一些為他們臨時開設的神學課程，但仍沒有好轉，在 1990 年代常常引起教會中菁英的抱怨，直到 2000 年後才有改變。

1990 年代除了大量任用未接受神學教育的信徒外，教會也在 1990 年代開始

培訓新一代的教士，2000 年時這些受過神學教育的新教士陸續投入教會工作，逐漸形成勢力。⁵⁰這些年輕新一代教士對於自己受過神學教育感到自信，對自己產生了「正確」的想像，也使得他們和 1990 年代未受神學訓練的教士衝突日益加劇。而教會的菁英層級比較偏好新一代受過神學訓練的年輕教士，因此在任用上常常有所偏袒，導致 1990 年代任命之教士常常在中年時非自願離開較高的教會職務。由於年輕教士和年長教士的提拔關係，以及年長教士與政權的友好，使得教會在推動與政權更為親近的目標時不若 1990 年代時有所顧忌。

在世紀之交，俄羅斯政壇最為轟動的一件事，非屬 Yeltsin 總統的突然辭職和 Putin 的代理。在 Putin 準備繼任正式總統之前，發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聲明，在我們於第一章的討論中，其實可以看出，這份聲明完全是 Putin 日後為政的行動綱領，也可說是針對俄羅斯在 21 世紀他所觀察，亦認為是俄羅斯在經歷 1990 年代的震撼之後，最需要的一些指導性原則。無獨有偶，東正教會也在世紀之交時發表了一篇聲明——〈社會概念的基礎〉(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社會概念的基礎〉是東正教神聖主教會議所提出，主旨在於界定東正教政教關係，與其他世俗立場的文件，成為東正教在 2000 年以後的行事準則。⁵¹共分為 16 個章節。包含基本神學教義、教會與民族、教會與國家、基督教倫理和世俗法、教會與政治、勞動和報償、財產、戰爭與和平、犯罪懲戒、家庭與公民道德、個人健康與公共衛生（涵蓋心理層面）、生物倫理、教會與生態問題、教會與文化和教育、教會與媒體、教會與國際關係——全球化和世俗主義等章節。〈社會概念的基礎〉對於東正教日後的政教關係的態度與立場非常明確。

⁵⁰ Nikolay Mitrokhin,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Contemporary Russia: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2000-2008*, *Social Research*, Vol. 76, No. 1(2009), pp. 289-320.

⁵¹ About the document, Retrieved June 29 2015, from: <https://mospat.ru/en/documents/social-concepts/about/>

將〈社會概念的基礎〉稍稍整理之後，我們歸納出，教會所希望的政教關係如下⁵²：

1. 基督有普世精神，但不代表基督徒不能擁有國家認同和自我表述；
2. 東正教主要的任務在於秩序，尤其在民族的文化發展上必須關心；
3. 宗教是政權的道德基礎；
4. 教會要求子民臣服於國家的領導；
5. 國家不應干涉教會內部事務，而教會也不會干涉政治，但是在救贖的使命下，與世俗政權的某些合作是必要的，國家以物質的手段，宗教則以精神的力量；
6. 團結是好，分裂是壞，教會將迎向國家與民族的團結與統一，特別是那些有共同歷史與文化的民族。

具體應與國家合作與否的項目，在〈社會概念〉一文中也有明確提及：⁵³

1. 建立並規範國際、種族與民族間的和平與互相理解；
2. 重視道德在社會上的保存；
3. 精神、文化、道德和愛國教育；
4. 慈善和社會聯合計畫的發展；
5. 維護歷史和文化遺產，包括古蹟保存；
6. 與政府等世俗機構在社會議題上的對話；
7. 軍警和執法人員的精神和道德教育；
8. 防止罪犯與感化；
9. 科學與研究；

⁵² The Basis OF the Social Concept, Retrieved June 30 2015, from: <https://mospat.ru/en/documents/social-concepts/>

⁵³ Church and States, Retrieved June 30 2015, from: <https://mospat.ru/en/documents/social-concepts/iii/>

10. 文化藝術；
11. 大眾媒體；
12. 環境保護；
13. 為教會、國家和社會舉行的經濟活動；
14. 對家庭制度、尤其對母親與兒童的支持；
15. 反對偽宗教對社會帶來的危害。

就這些項目而言，其實已經與第一節所提到，東正教對於傳統價值的追求而言，〈社會概念的基礎〉所提到的與政府合作項目幾乎已經涵蓋，甚至超過了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另一個值得玩味的點是，也可以看出，俄羅斯對「政不干教、教不涉政」的解釋，或在程度上，與西方有很明顯的差別。在〈社會概念〉提出，宗教不得干政的項目中，只有提到不得在競選期間公開支持特定政黨或政治人物，或對內外發動戰爭。在條件上較西方而言寬鬆許多。可能的原因是，俄羅斯東正教承襲自拜占庭的希臘正教。除了明顯的教禮教儀之外，無形的政教關係也一併傳入俄羅斯⁵⁴。以傳統而言，希臘正教與政權的關係便是「和諧」(symphonia)——兩個互不隸屬的實體概念來自羅馬時期，而互有連結並共同創造和諧則是拜占庭的遺產。因此在政教關係上的解釋，便與西方有所不同。因此 Putin 也曾自豪的表示，在俄羅斯沒有過血腥的宗教戰爭。

第二個我們需要反過來看，Putin 政權自 2000 年至 2014 年之間對於東正教的態度，其次再去探討傳統價值對於政策上的聯繫與實踐。在 Putin 第一次當選總統期間(2000-2004 年)，其實對於宗教並沒有特別的陳述。直到 2004 年，Putin 在別斯蘭事件之後首先提出宗教組織的義務——促進公民社會的團結。在對總統直屬的宗教團體相互協助委員會上，Putin 指出，宗教的任務便是建立起一個道

⁵⁴ Graeme Gill and James Young, *Routledge handbook of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bingdon, Oxon, England ; New York : Routledge, 2012), pp. 400-402.

德屏障。⁵⁵在同場會議中，Alexy II 也同時表明，政教分離並不代表雙方之間必須建立一道高牆，而是必須在共同的事情上合作，發揮對社會的影響力，同時宗教促使國家的團結也是自古以來的義務。所以可說，促進團結基本上就是東正教與政權主要的合作項目，同時也是我們在第一章所討論出，Putin 對於傳統價值內涵的解釋。

至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結論：東正教對於 Putin 的傳統價值而言，對內是強化國內的團結。俄羅斯為一多民族多宗教國家，東正教扮演的並不只有宗教的角色，它同時是俄羅斯的文化象徵。從前面的統計看來，對俄羅斯而言，或許東正教的意義不在於傳統定義下的宗教層面，而是有其在文化層面的意義——不管你對宗教事務或活動熱忱、參與與否，只要文化上的認同屬於俄羅斯國族，變可宣稱自己是東正教徒。而這個理念在處理俄羅斯南部的分離主義問題上遇到瓶頸，促使 Putin 在後續的，普遍性的對話中以「傳統宗教」一詞表示，但總歸而言，對東正教的特殊性仍然存在。對 Putin 和東正教而言，堅持政教分離的合作有不同程度上的好處。對 Putin 而言，宗教的影響力已經滲入社會各層面，使它在與政權的合作下，在社會層面的發展，恰好也符合政權的期望。且成效較以國家機器的硬實力發展來得好。這也是 Putin 對蘇聯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由上而下的強迫輸入—的詬病。而對東正教而言，也樂於保持其獨立並維持對社會的影響力。

除了內部之外，我們也必須看看傳統價值對於外交上面的影響。在前文自〈社會概念的基礎〉一文中所整理出，東正教欲維繫的政教關係之中，其中一項特別耐人尋味：團結是好，分裂是壞，教會將迎向國家與民族的團結與統一，特別是那些有共同歷史與文化的民族。為何要強調「那些有共同歷史與文化的民族」？

⁵⁵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著，張樹華、李俊升、許華等譯普京文集(2000-2008) (北京：新華，2008)，頁 141-152。

而這些「有共同歷史與文化的民族」究竟是哪些民族？在這裡，Putin 的外交政策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斯拉夫民族與前蘇聯地區。在收回克里米亞半島時，Putin 以該地區與俄羅斯的歷史淵源和民族傳統作為依據，並以當地的民族自決，於理於法地將克里米亞劃入俄羅斯的第九個聯邦區。對烏克蘭問題的介入，Putin 也曾以「有大批的俄羅斯人居住於烏克蘭」的理由，認為俄羅斯擁有足夠的理由，以保護僑民的和維護有共同歷史和民族的地區的身分，與歐盟國家對談，對於烏克蘭欲入北約與歐盟視為「北約進入俄羅斯的歷史領土⁵⁶。」並直接道出傳統價值在外交上的核心價值：以普世價值強加，而不了解一個民族或地區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結果變是混亂與暴動，例如阿拉伯之春。

所以，在外交上，傳統價值有幾個意涵：一是對於歷史的尊重，這部分體現於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和其他前蘇聯國家的外交政策上；第二是必須對於本身文化、歷史與民族傳統的尊重，反對歐美挾武力以民主價值為號召的侵入式民主，以國家或民族有權選擇自己的統治方式為號召；第三是俄羅斯暗示俄羅斯本身的外交方向：強調與一些保有自我的文明古國合作。

最後必須提出的是，以上對於東正教與傳統價值的分析對於 Putin 執政時期的具體事例。以國內而言，東正教以其傳統價值，配合政府給予的特殊地位在俄羅斯社會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例如 2009 年隨軍牧師的設置、2010 年新一波的教產歸還、2011 年宗教准予開設學院與授予學位、2012 年引入學校課程等等措施，不但顯示東正教影響力的提高，更說明了自 2008 年 Medvedev 主政時，在政教關係上的一致性，使得對 2008 年後俄羅斯政教關係的質疑者相信這是 Putin 政權的延續。對傳統價值而言，我們得以套用前一節所提到的現象來分析東正教扮演的角色——俄羅斯政策中媒體審查制度、青年教育與同性戀中東正教的立場。

⁵⁶ Address by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etrieved July 02 2015,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2012年，國家杜馬通過了89417-6法案，以保護兒童的名義要求電信業者負有對於網路內容審查的責任。⁵⁷俄羅斯公民社會與人權發展委員會斥之為俄羅斯政府對網路管制的工具。⁵⁸東正教方面對此則表示贊同。根據2011年5月26日東正教會通過的〈基本價值：國家統一的基石〉(The Basic Values: the Fundamentals of National Unity)一文中，東正教提出十七項道德與傳統價值規範，包括信念、正義、和平、自由、統一、道德、尊嚴、誠實、愛國、團結、仁慈、家庭、傳統、財富、勤奮、自我節制、獻身等等。而其中的自由與和平必須以道德為前提。並且贊同如此的網路審查與2014年的褻瀆藝術與媒體審查(profanity in the arts and media)。⁵⁹

第二是青年教育。東正教會認為，教育青少年是教會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前文已提及，1990年代，教會便有非正規、非常設之學校課程。並宣稱「拯救孩子就是拯救自己」。從2002年開始，宗教課程在部分區域正式納入俄羅斯中等教育的必修課程，並持續擴及至全國，⁶⁰Putin也表示完全贊同。中等和高等教育中納入宗教課程，以及宗教學位的設立，也說明了東正教對於教育的涉足。

第三是對於家庭價值的強調。在前一章已經整理出關於政權強調家庭價值的演講，在此不再贅述。對於傳統的家庭價值，與其相對的便是非傳統的——最主要體現於同性戀。Putin也曾在國情咨文中表示，「目前的歐洲國家正在屏棄他們的價值...我們將守護傳統價值...尤其是家庭的價值。」似乎對歐盟國家開放同性戀婚姻意有所指。但是在政權上，Putin對同性戀的態度還是較東正教稍微開放

⁵⁷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 89417-6, 02 июля 2015г., <http://asozd2.duma.gov.ru/main.nsf/%28Spravka%29?OpenAgent&RN=89417-6>

⁵⁸ «Заявления Совета,» Совет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Заявления Совета, 02 июля 2015г., <http://president-sovet.ru/documents/read/47/>

⁵⁹ Alicja Curanovic, The Guardians of Traditional Values: Russia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the Quest for Status, *Transatlantic Academy*, 2014-15 paper series, No. 1(2015), pp. 1-22.

⁶⁰ 張梅，(2008)。當代俄羅斯東正教復興情況研究。西伯利亞研究，35卷1期，頁33-43。

的。在外國媒體的專訪中，Putin 便提到，反對同性戀宣傳是基於俄羅斯擁有自己的文化與傳統，與歐洲不同。⁶¹這樣的論述也符合前述的傳統價值——各國對自己文化的堅持，而不是強加硬套某種他文化的普世價值。在反對同性戀上，東正教又比政權更為激進，甚至有將同性戀重新罪刑化的意圖。也在公開演講中提到「同性戀使我們更接近現代啟示錄。⁶²」在面對外媒時，Putin 則表示這是屬於政教分離的一環，教會有權表示自己的意見，政府無權干涉。

接著是東正教與傳統價值在外交方面的具體影響。Curanovic 認為，莫斯科教會和烏克蘭東正教會的不和，也是構成這次烏克蘭事件中，東正教會對之大加發表聲明的重要因素，甚至認為烏克蘭的衝突也與宗教有關。俄羅斯東正教強調與西方的差異，這套觀念頗合一些政治人物的胃口。在外交上，Curanovic 則認為，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重新走向「遵守國際法與道德」，而這個道德便是東正教所提出之傳統價值道德。⁶³俄羅斯在外交上宣稱其為基督精神的保護國，並在 2008 年就承認宗教在其文明型塑中的重要性，特別是其道德基礎。東正教也聲明俄羅斯在外交上必須拯救烏克蘭，避免其淪為西方的衛星國。⁶⁴在其他外交事務上俄羅斯也認為，必須擁有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因此也有出版俄文版之人權觀察報告，其中的核心價值也是以傳統道德為基礎。

除了對於社會制度與政策的影響外，我們也可以從一些表相上的特徵，探討東正教與 Putin 的傳統價值，在歷史溯源中的連結。最明顯的特徵是，政府對於

⁶¹ Interview to Russian and foreign media, Retrieved July 03 2015,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080>

⁶² Head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Gay Marriage 'Brings Us Closer To Apocalypse', Retrieved July 03 2015, from: <http://www.towleroad.com/2013/07/head-of-russian-orthodox-church-gay-marriage-brings-us-closer-to-apocalypse/>

⁶³ Dlya politikov Rossii prishlo vremya vybirat mezhdu interesami strany I schetami za granitsey – proyoiterey Vsevolod Chaplin, Retrieved July 03 2015, from: <http://www.interfaxreligion.ru/orthodoxy/?act=news&div=54769>

⁶⁴ Mitropolit Volokolamskiy Ilarion: Blizhniy Vostok i Ukraina – chasti odnoy strategii, Retrieved July 03 2015, from: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3700872.html>

教堂、東正教聖人塑像的大力興修。

其實這樣的溯源特徵，並不是 Putin 一朝的獨有現象。早在 Yeltsin 時期，由於政權和東正教之間的互利關係，使得政府必須嘗試透過東正教這樣，在俄羅斯具有特殊歷史地位的宗教，幫助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由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Храм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 的重建可以略窺一二。

舊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設計於 1812 年。由於 Alexander I 為自己在俄法戰爭中的功績感到自豪，欲建立史無前例的大教堂，一方面彰顯自己的偉業，一方面將榮耀歸於東正教與耶穌的庇護。但由於經費問題，建設一直遲至 1839 年開始，直到 1883 年竣工。工時的延長也是由於經費因素。在完工後，救世主教堂一直是俄羅斯東正教的信仰中心，甚至教育和文化類行的活動也會在此舉行，也包含慶祝 1812 年戰爭勝利的活動。

1931 年，蘇聯官方決定拆除大教堂，興建蘇維埃宮 (Дворец Советов)，隨後而來的戰爭和經費問題，使得蘇維埃宮的興建一再擱置。1950 年代，蘇聯放棄了蘇維埃宮的興建計畫，並於 1960 年於教堂原址興建了莫斯科游泳池 (бассейн «Москва»)，一直到 1994 年，東正教會要求官方重建大教堂。

教堂的重建並非一帆風順，且也引發各方爭議：據筆者訪問現役教堂內之牧師，當年的重建其實並不得到社會的一致認同。畢竟當年的俄羅斯的經濟狀況並不理想。教堂的資金也由公民募捐，而政府也無力負擔興建費用。但仍在 1999 年向民眾開放。救世主教堂的興修，是俄羅斯恢復與教會關係的基石。在同個時間，莫斯科市也逐漸出現一些東正教或是俄羅斯歷史上的聖人，比如基輔羅斯、莫斯科公國或俄羅斯帝國的君王、斯拉夫文字的發明者 Saint Cyril and Methodius

等等⁶⁵。

在 Putin 就任總統後，這些聖人的銅像也漸漸出現在莫斯科以外的地區。對於在 2000-2008 年之間，建立的銅像多半都是較無爭議性的人物。以 Cyril 和 Methodius 的銅像為例，在 2000-2010 年之間建立的如下表：

表 2-1 2000 年以後建立之 Cyril 和 Methodius 雕像⁶⁶

城市	建立時間
阿帕季特(Апатиты)	2009
德米特羅夫(Дмитров)	2004
漢特-曼西斯克(Ханты-Мансийск)	2006
科洛姆納(Коломна)	2007
薩馬拉(Самара)	2004
薩拉托夫(Саратов)	2006、2009
海參崴(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6

⁶⁵ 莫斯科的 Cyril 和 Methodius 銅像建立於 1992 年、Petr I 建立於 199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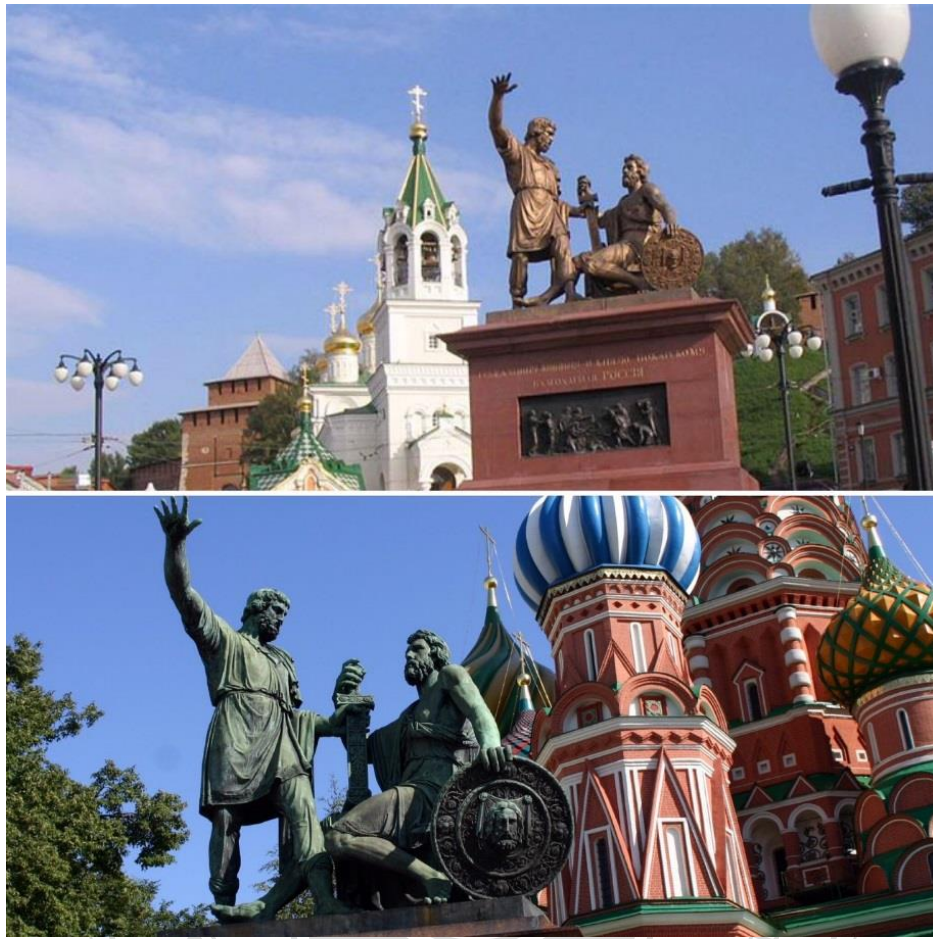
⁶⁶ 作者自行整理編製。

圖 2-1 由左至右，由上而下依次為海參崴、阿帕季特、薩拉托夫、科洛姆納、薩馬拉、漢特-曼西斯克、德米特羅夫和莫斯科的 Cyril 和 Methodius 雕像。除了莫斯科的於 1990 年代建造外，其他都於 2000 年以後興建。⁶⁷



⁶⁷ 資料來源：<http://blog.shitov.ru/C2CD6116-6FC2-4713-9B6F-7AC372DC4061/>、https://ru.wikipedia.org/wiki/%D0%A1%D0%BF%D0%B8%D1%81%D0%BE%D0%BA_%D0%BF%D0%B0%D0%BC%D1%8F%D1%82%D0%BD%D0%B8%D0%BA%D0%BE%D0%B2_%D0%90%D0%BF%D0%B0%D1%82%D0%B8%D1%82%D0%BE%D0%B2、<http://www.liveinternet.ru/users/4085298/post285858427/>、<http://ststour.ru/dostoprimechatelnosti/dostoprimechatelnosti-kolomny.html>、<http://theatron.byzantion.ru/topic.php?forum=7&topic=107>、<http://wikimapia.org/20969571/ru/%D0%9F%D0%B0%D0%BC%D1%8F%D1%82%D0%BD%D0%B8%D0%BA-%D0%9A%D0%B8%D1%80%D0%B8%D0%BB%D0%BB%D1%83-%D0%B8-%D0%9C%D0%B5%D1%84%D0%BE%D0%B4%D0%B8%D1%8E>、<https://www.votpusk.ru/country/dostoprimechatelnosti/info.asp?ID=22043>、<http://terra-z.com/archives/70311>

圖 2-2 Minin 和 Pozharskiy 的雕像，也在 2005 年複製至下諾夫哥羅得。⁶⁸



2012 年以降，也就是 Putin 對於傳統價值有明確意圖恢復之時，在俄羅斯各地更多雕像出現。不同以往的是，2012 年以前出現的雕像，主要是東正教聖人或是俄羅斯民族英雄，這次的雕像多與基輔羅斯或莫斯科公國的君主。如 2016 年先後於納里揚馬爾(Нарьян-Мар)、卡盧加(Калуга)建立 Ivan III 的雕像、⁶⁹甚至在俄羅斯歷史上最具有爭議的 Ivan the Terrible 的雕像，也在同年於奧廖爾(Орел)建立，引起不小爭議。⁷⁰

⁶⁸ 資料來源：<http://vilinstore.net/Arhitektura-doma-pamyatniki-zamki-c18/Pamyatnik-Mininu-i-Pozharskomu--Nizhniy-Novgorod-i133574>、<http://welcome.mos.ru/anons/detail/2270123.html>

⁶⁹ Памятник Ивану III планируют поставить в Калуге, 17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riarealty.ru/architecture_news/20160622/407607465.html

⁷⁰ В Орле установили памятник Ивану Грозному, 17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s://lenta.ru/news/2016/10/03/ivan/>

回到莫斯科，在 2016 年 11 月 4 日，國家團結日當天，由 Putin 親自揭幕了基輔羅斯的大公 Vladimir I 的雕像，引起各方的猜測：一方面，Vladimir I 為基輔羅斯大公，此舉頗有向基輔宣示著，俄羅斯與烏克蘭為同根生的意味。再者，Vladimir I 的地位不如其他如 Ivan the Terrible、Stalin 等如此極具爭議。第三，在基輔也有 Vladimir I 的雕像，而這尊為於莫斯科的雕像，較基輔更為高大宏偉，也頗有與烏克蘭政府較勁之意。且 Vladimir I 對於俄羅斯而言，也包含著基督教化與愛國主義的內涵。⁷¹因此，在雕像的建造上，Putin 與東正教的緊密關係可見一般，尤其在 2012 年之後，雕像的建造似乎又添上了另外一層含意。



⁷¹ Vladimir The Savior: The New Symbol Of Russia To Open At The Kremlin's Gates,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16, from: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vladimir-the-savior-the-new-symbol-of-russia-to-open-at-the-kremlins-gates-56012>

第三節 小結

在本章中，我們接續第一章的傳統價值之東正教價值，包括其復興的現象，套用 Evans 和 Northmore-Ball 的假設，釐清其復興現象是否為真。檢視過這樣的現象之後，進而發現東正教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於 1990 年代突然增加，而這樣的增加也引起 Yeltsin 政府欲與東正教合作的誘因，相對的，東正教在社會影響力增加後，勢必須要追尋穩定且良好的政治關係，才能保證在 1990 年代自西方傳入的多元價值不至於使東正教的地位下降，以政府和其在俄羅斯的悠久傳統作為在 1993 年憲法中，言明俄羅斯為世俗國家體系框架下的，擁有特殊地位的宗教。在探討東正教與政權在合作之下互相能得到若干利益之後，我們以 1996 年總統大選和 1997 年宗教社團法作為整個 1990 年代政教合作的代表事件，並以日後的後續調查發現，其實其立意不在於限制其他宗教，而是在為東正教創造出某些優勢為由，說明了東正教與政權的特殊合作現象與東正教在俄羅斯的特殊地位。

第二節我們首先討論政教雙方在 2000 年產生的變化。東正教內部在 2000 年左右有越來越中央化的趨勢，包含教產的管理、神職人員與信眾的結構等等。另一方面，東正教也提出了〈社會概念的基礎〉一文，釐清 2000 年以後東正教所希望的政教關係；另一方面，Putin 也對此感到認同，並以東正教提出的項目為基礎，進行較 1990 年代更加深化且正式化的合作。例如軍中牧師、宗教教育、社會救助等方面的合作。而在 2012 年 Putin 回任總統後，宗教的傳統價值在俄羅斯的影響更為全面，並且與政權維持著一種「和諧」關係，對內如家庭價值、青年教育和網路審查制度的贊同，對外則以傳統價值中的 17 點作為其基礎論調，成為俄羅斯與其他非西方文明古國合作，對前蘇聯地區和烏克蘭這樣有共同歷史和民族意義地區的話語權，都是傳統價值的表現形式。

總歸而言，我們觀察到幾個現象：一是俄羅斯對於政教關係的解釋。前文已提及，對受拜占庭文化影響較深的東歐、南歐地區而言，政教關係的特點是一體與和諧，在俄羅斯人眼中，政教的互相干預只出現在拜占庭時代，君主身兼神職的關係，抑或是帝俄時期宗教定為國教的現象。對當今的俄羅斯而言，雖然政教關係常常為西方所詬病過於緊密，但對俄羅斯人而言，並無所謂西方式的政教分離或是互相排斥的現象，因此對俄羅斯而言，世俗國家的定義可能在這樣的政教合作下，並不是矛盾的。

第二是東正教在現今俄羅斯的特殊地位。東正教對於俄羅斯而言，並不是西方對於宗教的傳統看法。以西方的觀點而言，包括自稱信徒和參與教會活動的特殊比例使得西方觀察家一度懷疑東正教的復興現象。筆者認為，若將東正教以西方宗教的觀點為基礎，去探討東正教的政教關係或是信徒參與等等，很難理解俄羅斯東正教在俄羅斯的地位。筆者認為，東正教並不只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文化現象」，在這方面可能對於生長在台灣我們更容易去理解：你不是個道教信徒，你還是會去拿香拜拜；同理，俄羅斯人不參與教會活動，但他仍能認同自己是一個東正教徒。東正教所提出的傳統價值也並非完全恪守於教義與教條，而是一種 Max Weber 所提出的「精神導引」，對西方人而言，這種觀念在 19 世紀才由 Max Weber 提出，但對我們而言，活在孔子與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俄羅斯這樣的文化現象反而對我們而言，同樣較西方更容易理解。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必須對東正教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在參考本文時，「東正教」的概念並不能以西方的宗教概念去思考，而必須以文化現象去思考其本質，不然會陷於矛盾。

第三點是，東正教在許多方面呈現較政權更為激進的態度，例如家庭價值和媒體審查等等，使筆者認為，Putin 對於與東正教保持距離持正面看法。畢竟東正教這樣的極端主義，可能作為一種道德基礎時，可以提供予政權一個實行對自

由主義而言有爭議的政策，但在道德基礎之於，則可以對東正教以政教分離的理由，使政權不至於受到更多質疑。

第四點是政權與東正教的團結理由。東正教和政權都同意，這些合作項目的基本概念便是團結社會。這樣的效果可能也等同於對Putin個人的支持率。在Putin於2012年提出必須致力於傳統價值的追求後，遇到烏克蘭事件以及近日的制裁，雖然使俄羅斯盧布一度大貶，通貨膨脹嚴重。但相較於1992年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盧布貶值對於Yeltsin支持度大減的效果而言，這次的經濟危機卻絲毫不影響Putin的總統支持度，甚至在2015年突破歷史新高，成為全世界最高支持度的總統(89%)。或許可以說，傳統價值的追求這樣的精神導引，使得俄羅斯人對於其民族自信心和團結效果顯著。東正教在傳統價值的方向中則是提供政權一個道德基礎，提供政權一個說法、理由、甚至正統性的架構。

在探討過這樣的一個道德基礎的角色後，我們在下一章將去探討，Putin在傳統價值中也極度重視的愛國主義，其和傳統價值的關係。

第三章 傳統價值之愛國主義

醒醒吧！俄羅斯！

—2016 年俄羅斯遊行標語

愛國主義(Patriotism)，辭典上的解釋為「愛自己的國家並且願意去防衛她。

⁷²」但在學術上，這樣的解釋過於單薄。因此 Stephen Nathanson 提出以下定義：

⁷³

1. 對自己國家的特殊情感；
2. 個人對國家的認同感；
3. 對國家利益的特殊關切；
4. 為了國家利益願意犧牲自己。

Nathanson 在這裡以「特殊情感」敘述國家認同，但其實這樣的特殊情感與「愛」並無顯著差異。同時，被稱作愛國者(Patriot)的人，若是隱含於情感中，而無顯著表達，並不會被認為是一個愛國者。所以，愛國者通常需要有顯著的識別方法，比如在言談中，常常以自己國家的豐功偉業感到自豪，或因為國家的失誤或罪行感到沮喪。

在提及愛國主義時，通常會立即使人聯想到國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對今天的台灣而言，「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Nationalism)未必有負面意涵：甚至在一些公民團體中可以看到對於「台灣民族主義」概念的論述。但對歐洲而言，民族主義在 19 世紀除了有使義大利、德國統一，以及相對而言為多民族國家的奧匈

⁷² Patriotism, Retrieved July 22 2015, from: <http://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patriotism?q=Patriotism>

⁷³ Patriotism, Retrieved July 22 2015,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patriotism/>

帝國造成局部性的混亂，以及至今仍無解的巴爾幹半島問題外，1920 年代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Fascism)，以及 1930 年代希特勒的納粹主義(Nazism，又稱國家社會主義)，使得歐洲人對民族主義的概念，未必和目前身處對於台灣定位和台灣民族概念有多種解釋的我們雷同：前者多半還摻雜了負面意義。以牛津詞典的解釋而言，民族主義的解釋較愛國主多了一種傲視感：自己民族相對於其他民族而言，擁有較高的地位。⁷⁴

在與來自烏克蘭交換的同窗 Yanina 交談後，她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有著簡單的看法：「我們用健康的方式愛我們的國家，我們以歷史和文學教育凝聚國家的團結，而不是攻擊外國人或是仇視其他國家。⁷⁵」其中，「健康的方式」足以點出此二概念的歧異。Putin 在上任前夕發表之政策路線綱要〈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認為「愛國主義，這個詞有時具有諷刺意味，有時甚至有抨擊的意味。但是對於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它依然具有完全積極的基本含義。」因此，對 Putin 而言，愛國主義對於俄羅斯的作用是正面的，並且他對愛國主義的期許為「團結俄羅斯社會的傳統價值觀」。於是，我們可以知道 Putin 對於愛國主義的正面看法，甚至可以看到，Putin 明確的將愛國主義定位為俄羅斯的傳統價值。

在該文中論及俄羅斯的問題之處，Putin 也提及愛國主義的進行方式。他認為，不管是以共產主義、激進自由主義、或是愛國主義也好，都不能以這樣的口號進行極端的社會突變，因為國家和民族的忍受都已經為此些口號達到極限，再如此可能會面臨經濟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崩潰。意識型態和團結不能以國家由上而下的暴力方式灌輸，而是以思想教育由下而上的達成。

⁷⁴ Nationalism, Retrieved October 27 2015, from: http://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american_english/nationalism?q=nationalism

⁷⁵ 04.15，政大。

以上，我們大概理清本章須要探討的方向：愛國主義為 Putin 所指的俄羅斯傳統價值之一，且國家的意識形態不能以暴力式的灌輸作為主導，而必須以思想教育的方式完成。在本章中，我們將探討 Putin 對於愛國主義和教育與傳統價值的意涵，以及 Putin 任內完成的愛國主義教育改革。



第一節 愛國主義的意涵

前已提及愛國主義的定義，但愛國主義在每個國家的發展以及形式，可謂大相逕庭。尤其俄羅斯的愛國主義，更是在世界各國中的獨特現象。因此我們必須先了解，愛國主義在俄羅斯歷史中的發展，以及它的獨特性。俾能理解 Putin 認為愛國主義是俄羅斯傳統價值的原因，並以其高支持率間接證實，這也是俄羅斯人的普遍想法。

俄羅斯的愛國主義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並且是不能與其他國家的愛國主義比較的。甚至，愛國教育一直是俄羅斯在幾個世紀以來的核心問題。俄羅斯最初的教育系統，目標便是對於其貴族對進行民族精神、愛國主義和靈性的教育。

從遠古的羅斯(Русь)時代，俄羅斯教育包含編年史、佈道和聖人之行(lives of the saints)，而這些教育思想的核心價值，我們可以從留傳下來的文學作品看到她對愛國主義的重視，並將之融入道德和宗教的背景中，使之融為一體。例如在基輔羅斯時期的編年史《往年記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便是一本結合道德與愛國主義，並將之明確的定義為善與惡的專著。按照《往年記事》的定義，善便是一切對於祖國有益的事情，並得以讓祖國發展蓬勃；而惡便是所有損害祖國的行為。在 12 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伊果遠征記》(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也是以對羅斯族的團結和抵禦外侮、終止內部紛爭為題材。尚如其他文學作品，也都有型塑讀者對羅斯戰士的英雄事蹟之尊敬，以及隨時準備好為祖國抵禦外侮的準備；其他方面如諺語、民間故事等，都有著與其他國家不同，極為獨特的愛國主義元素——光榮祖國、拯救祖國、英雄事蹟等等。⁷⁶

⁷⁶ Nadezhda Shaidenko, The Ideas of Patriotism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Pedagogy, *Russi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 55, No.3(2013), pp. 68-80.

在自蒙古統治中解放以來，俄羅斯的年輕世代對於愛國的追求更為強烈，此時期的主要文學作品有《頓河之外》(Задонщина)和《與馬麥的戰爭》(Сказания о Мамаевом побоище)，對於事實的著墨不及對愛國主義思想的主張。⁷⁷

在 Peter I 在位時(1682-1725)，愛國主義擴及至社會和政治層面。愛國成為一種最高的道德目標和美德，從原本對沙皇的臣服，轉為對國家的臣服。18 世紀時，也因為啟蒙思想在俄羅斯上層社會的盛行，更出現一批愛國教育的擁護者，並各自對愛國教育有不同的觀點。M. L. Lomonosov 認為，教育的最高目的便是愛國，並且強調母語在其中的必要性；A. N. Radishchev 也指出，「一個真正的人，與一個祖國的兒子是相同的。」「如果一個人相信他的死能使祖國光榮，他便不會害怕自我犧牲。」在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不只在俄國，也在全世界的教育開啟新的一頁。V. G. Belinskii 提出「任何一個高尚的個體應該要對自己的血族親屬有著強烈的感覺，他的血液與祖國有著緊密的聯繫。」⁷⁸

在國際上，19 世紀是民主與民族的世紀，在俄羅斯國內，19 世紀也剛好是斯拉夫派的主張對社會有著極高影響力的時間。此時的斯拉夫派主義者包括 N. I. Karamzin、I. F. Bogdanovich、I. V. Kireevskii 和 A. S. Khomiakov，相信俄羅斯人發展出一條他們自己創造出的獨特發展道路與文化。其中民族精神和宗教是教育的基礎，而其目的包括團結、對鄰人的憐憫之心以及人道精神。

有了哲學上的基礎，19 世紀下半葉開始俄羅斯教育發展了一套以國家為導

⁷⁷ 以文學作品而言，作品中常帶有作者的主觀性是允許的，甚至是使作品更為精采的元素之一。早期中國文學作品十三經，常是以隱喻手法書寫各類的生活題材，對「國家」，甚至「愛國」的概念甚少。中國生活導引的著作四書五經，也是對於個人生活思想的導引，甚至孟子還提出「民為貴」的概念；以史學作品而言，在現代歷史學還為發展完備前，雖然也強調客觀性，但通常會有作者的目的性存在。以中國而言，正史的修訂都是為了強調自身王朝的正統性，對於愛國主義的題材也不多見。歐洲的史學，起先是以紀事本末為主，例如伯羅奔尼撒戰史、歷史、高盧戰紀等作品，對愛國主義也沒有特別的關注。

⁷⁸ Nadezhda Shaidenko, *The Ideas of Patriotism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Pedagogy, Russi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 55, No.3(2013), pp. 68-80.

向的方針。此時的教育思想家以 K. D. Ushinsky 為主，在教育理念上包括幾個元素：人道主義、勤勞、責任、對國家財富的關心、對國家歷史上英雄事蹟的驕傲和對在各個領域中表現傑出的人予以尊崇，而這些元素的導向都是以對祖國的熱愛為目標。在之後更被塑造成道德範疇的問題，將這些概念融於俄羅斯的民族文化之中，將國家的善與個人的善牽連在一起，強調母語和歷史教育。

帝俄的愛國主義，在末期逐漸出現瓶頸：階級之間生活經驗的鴻溝、遜於當時歐洲各國的識字率、以及 19 世紀下半葉民族主義的興起，都使得帝俄的愛國主義窒礙難行。⁷⁹

帝俄崩潰後，蘇聯原試圖以國際主義和階級團結和共產意識形態，取代帝俄末期漸漸鬆弛，對大眾稍嫌縹緲的愛國主義。Lenin 也在蘇聯憲法中加入了民族共和國及亞共和國等⁸⁰，具有前衛聯邦概念的區域畫分主體。但實際上，這樣的自治概念只是一種妥協，目的只在蘇聯建國之初，羽翼未豐之際，籠絡各個少數民族，目的在防止白軍的殘餘勢力，以及邊境外蠢蠢欲動的鄰近國家。⁸¹

至 Stalin 上台之後，蘇聯的國內情勢大致穩固，1936 年的大整肅使得蘇聯內部不再有勢力能與當局抗衡，而帝俄知識份子試圖結合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做法，一方面會使多民族構成的蘇聯陷入危境，也與其本身國際主義的路線不符。因此，Stalin 採取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的外交路線的同時，也順應了國內的情勢，而對愛國主義的推行採取不同的策略。

⁷⁹ 俄國於 19 世紀始有相關統計資料。1823 年時俄國男性識字率只有 7%，至帝俄崩潰前，識字率也只有 43%；另隨著帝國的擴張，「俄羅斯人」的比例也在逐漸下降，1719 年時仍有 70.7%，至 1795 年降為 48.9%，至 1914 年為 44.6%。Борис Миронов 著，張廣翔譯，帝俄時代生活史（北京：商務，2013），頁 160-167。

⁸⁰ 具有自治地位。

⁸¹ 如 1929 年張學良與蘇聯間的武裝衝突「中東路事件」。

史達林提出了「蘇聯人」的概念，以蘇聯為主體的概念，配合民族間的友誼和團結等情感宣傳，意在取代民族的概念，使人民效忠一個意識形態，而非一個民族。在政府宣傳品或是國家意象中，特別容易看到這個概念。⁸²這個概念對於蘇聯成立之後，人民情感上的真空有正面的發展。有些西方學者認為，Stalin 在戰爭開始之後，必須走回頭路，藉由祖國的名義煽動人民的情感，以達成戰爭的準備。但筆者認為，蘇聯在愛國主義的宣傳上，其實與俄羅斯的老路並不完全相同。學者以宣傳海報的內容與人物形象，認為必須藉由古時的民族英雄如 Alexander Nevsky, Dmitri Donskoy 來類比衛國戰爭對於祖國的重要性，但那只是對民族上為俄羅斯人的群體所做的宣傳，在俄羅斯邊境的其他加盟共和國，仍是以蘇聯人的概念宣揚。這點仍然略有區別。

在教育方面，Lenin 主張必須採用新建立的共產主義之道德與意識形態，亦即直接地教育人民馬列主義的概念與內容，作為教育的準則。即使在當時的國際上，馬列主義和國際主義為人樂道，但仍不能完全為蘇聯所用，甚至可說遠遠不足——特別是在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必須結合民族主義（各地方的）和愛國主義才得以動員規模大且組成多元的蘇聯紅軍。⁸³

在衛國戰爭之後，針對民族的宣傳大為下降，又回到以意識形態為主的愛國強調上。特別是 Khrushchev 上台之後，「蘇聯人」一詞又被重新強調，成為國家宣傳的基本方針。但在經歷大整肅與大流放之後，「蘇聯人」的概念受到受過高等教育者的質疑⁸⁴：為何「蘇聯人」的過程是讓少數民族以俄語為母語的過程。

⁸² 舉例說，筆者曾至 Kazan 的蘇聯生活博物館參觀，展出關於蘇聯記憶對於平民生活中的體現。而在博物館館藏的書籍中，不論是童書或是政府宣傳品，第一頁會繪製全幅蘇聯地圖，且會將各加盟共和國列舉期中，並且在書中一再出現民族友誼與團結等字樣；在國歌中也有「各民族友愛的堅固堡壘」「各民族意志建立的蘇聯」等字樣。

⁸³ Joseph Zajda & Rea Zajda, *The Politic of Rewriting History: New History Textbooks and Curriculum Materials in Russia*, *International Review Education*, Vol. 49, No. 3(2003), pp. 369-372.

⁸⁴ 在衛國戰爭末期，戰事開始對蘇聯有利，Stalin 藉口國內少數民族與法西斯德國合作，實則為對少數民族俄羅斯化程度低的不安，與報復其在內戰時期幫助白軍，於 1944 年開始進行針對卡爾梅克、車臣、印古什和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境內流放，數以萬計的少數民族被強迫遷徙至西伯利

在戰爭的同時過於強調俄羅斯的存亡也使其他民族與俄羅斯的命運結合(而非蘇聯),直至蘇聯解體時,這樣的民族分離意識仍然存在於各少數民族中。在蘇聯中央控制力仍然強大時,確實可以壓制疑慮;但在 1990 年代,朝小野大以及地方分離勢力興起之後,這樣隱藏於民族間的矛盾便開始銳化。⁸⁵武裝衝突的代表為高加索地區之共和國,如車臣的分離主義;軟性向政府要求高度自治的代表為韃靼斯坦共和國。雖然方法不同,但都是蘇聯解體後民族矛盾浮現的現象。另一方面,對俄羅斯民族而言,這不啻是一連串對自我意識與國族意識的重擊。於是,愛國意識的重新塑造,便成為 Putin 甫上任時的當務之急。

自歷史的淵源中,我們可以看出,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在其文化中無疑擁有一席之地。最早可以追溯至蒙古統治時期,甚至比愛國主義一詞在歐洲出現的時間(18 世紀)更早。且在俄羅斯成為帝國後,不管是統治者還是知識份子,都不斷地在愛國主義一詞上深化解釋——不管是在哲學基礎上的基本問題「為什麼要愛國」,以及隨之而來的「我們該如何愛國」這點,做更詳細的解釋。蘇聯作為俄羅斯帝國的繼承政權,即使在建國之初,發現愛國意識與共產主義強調的國際主義互有矛盾,但在 Stalin 時期仍因戰爭需要,以「一國社會主義」為理論基礎,本質仍然為愛國主義的宣傳。至 Khrushchev 時期,「蘇聯人」的本質也為愛國主義,這樣的說法直至 Gorbachev 掌政時終於因為經濟因素而顯現矛盾——俄羅斯化與蘇聯人之間的矛盾,而在 Yeltsin 時期,這樣的矛盾正式使風雨飄搖中建立的俄羅斯聯邦陷入危境,也成為 Putin 的燙手山芋。

亞、中亞、遠東甚至薩哈林等地。在當地的集體農場或國營農場勞動。至 1957 年, Khrushchev 才將之平反,族人也分批回到原生地。在這場大流放中,各少數民族在官方統計上至少死亡半數,尚不包括在路途中過世者。

⁸⁵ Alexander Motyl, *Imperial Ends: The Declin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Empir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01-502.

第二節 教科書改革

由於分離主義在 1990 年代的俄羅斯頗為興盛，使得 Putin 接任時得面對一個困難的局面。而處理這個局面的有效方法，便是增加國民對俄羅斯的凝聚力。Putin 曾評論蘇聯的愛國主義「在 1917 年之後公民的意見一致和團結不是像通常所說的是通過思想工作達到的，而是靠暴力手段達到的。⁸⁶」可以看出，他認為達到愛國主義最重要的途徑，便是教育。因此，要處理愛國主義與 Putin 之傳統價值之間的關係，教育制度的改變，可以說是給了這樣的主題一個最完整的連結。

其實早在俄羅斯聯邦憲法制定時，俄羅斯教育基本法就已明確定義出目的為對國家的愛。但這樣的價值卻在 1990 年代中束之高閣：長久以來被壟斷的意識形態突然遭受西方多元價值觀的衝擊，百家爭鳴，沒有主流的思潮。⁸⁷不僅年輕人對於「愛國」、「俄羅斯」、「祖國」這樣的名詞感到陌生且困惑，甚至授課老師、以至整個國家都為此感到困惑。⁸⁸同樣地，教科書的發行與各家觀點也不盡一致，最具有爭議的莫過於 Stalin 的歷史評價。⁸⁹2003 年，Putin 首次在演講中提及歷史教科書的問題。於後便將由中學歷史教師所編寫之《二十世紀祖國史》剔除教科書名單中，名義為對祖國歷史有偏見和對史料採取有偏見的解釋，引起第一次的教科書爭議：支持者認為，以官方的觀點看待歷史，能培養青年的自豪感和愛國心；反對者則認為，必須在歷史教科書中描述其先輩所犯的錯誤，並且從中學習反省。⁹⁰再加上俄羅斯與西方對於衛國戰爭歷史的解釋不盡相同，在俄羅斯國內

⁸⁶ 1999 年〈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之描述。

⁸⁷ 1994 年 12 月，俄羅斯聯邦政府制訂歷史教科書發展方針，廢除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壟斷人文學科。

⁸⁸ 徐海燕，(2007)。普京時代的青年愛國主義教育。青年探索，6 期，頁 90。

⁸⁹ 在 1985 年 Gorbachev 的開放政策之下，許多歷史文獻可在檔案館公開調閱，也因此造成 1990 年代對蘇聯人物的評價有劇烈的衝擊。

⁹⁰ 張盛發，(2013)。普京重任總統後再次治理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問題。俄羅斯東歐

也常為此爭執。2007年，Putin 在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師會議中提出，針對歷史、哲學、政治學等科目的教科書已經完成編纂，並且採用「教育標準化」的說詞。其本人在演講中也提供了這樣的標準化一個例子：「……不應當僅僅強加一種觀點。比方說，對偉大衛國戰爭的進程和結果，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有時甚至有對我們民族的侮辱。在教科書中我也看到了這類教訓的話。」⁹¹指出企圖讓蘇聯在衛國戰爭中的角色與納粹德國相等的觀點是對俄羅斯的羞辱。

其中最被當局關切的教科書版本，是 Igor Dolutsky 出版的《二十世紀祖國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 Учебник для X класса средней школы. Ч.1-2)。該教科書是1993年初版，給俄羅斯十年級中學生選用的歷史課本。2003年，教育部取消了該教科書的核可使用證明，引起社會討論。政府對該教科書的不滿之處有二：一是指 Putin 當選總統之後，國家發生政局改變，而改變的緣由是 Putin 個人專權引發的國家獨裁；二是2001年之後，俄羅斯儼然成為一個警察國家。⁹²另外如衛國戰爭的歷史解釋，例如蘇軍進入波海三國的歷史評價、戰爭中的納粹德國與蘇聯關係和英德蘇關係等等。在取消對該冊教科書的核可之後，Putin 持續邀集學者審查教科書，宗旨以「歷史教科書應當促進社會團結、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和公民意識」，由2005年開始對全國的歷史教科書進行審查，最後挑選出不超過三、四個版本，並建議 Putin 將教科書出版社的利潤提撥部分給學者，作為其編纂下一版「正確歷史觀之教科書」的經費。其中引發爭議的是，教學端在此次的教科書爭議中沒有發言權。全由俄羅斯科學院掌握，而對於「歷史該如何撰寫」也引起社會論戰：反對者認為，政治家對歷史有所干預的場域，不應發生在孩子們的教科書上，應該於回憶錄的場域表現，也擔心如此在

中亞研究，6期，頁1。

⁹¹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著，張樹華、李俊升、許華等譯普京文集(2000-2008) (北京：新華，2008)，頁473-479。

⁹² Минобразования запретит учебник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а" за критику Путина, 24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newsru.com/russia/27Nov2003/uchebnik.html>

教學現場只會剩下為數不多且立場相似版本之教科書，⁹³是為第一次歷史教科書改革。

第二次歷史教科書改革發生在 2007 年。政府在 2003 年的教科書爭議中發現歷史教育的影響力——首先為其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特性。在 19 世紀時已經可以看到，由於俄羅斯的特殊國情因素（發展較晚、地處歐亞交界），使得俄羅斯在面對歷史問題上往往更加艱難，甚至會在有爭議的議題上動搖國本。如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爭執，甚至現今的俄羅斯社會都還有影子；1990 年代對於蘇聯地位的爭論，激烈的程度也不遑多讓。社會上的爭論仍然莫衷一是的狀態下，政府便發現了歷史教育的第二個特性——如同中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書寫觀，俄羅斯政府發現，政府必須出手主導對於歷史議題的討論，建立國家的官方歷史觀點，才能有效凝聚俄羅斯人的共識並促進團結與愛國心。而就前次 2003 年的歷史教科書爭議而言，政府認為前次的做法流於被動的篩選，此次更應該積極的編纂教科書，以達到其預期目標。

2007 年的爭議，起源於 Putin 在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師會議中的演講內容。除了前述之概念——歷史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的愛國心，也順勢介紹了由俄國官方授意出版的歷史教科書——《俄國現代史(1945-2006)》和《社會學常識：21 世紀的全球化世界》。其中《俄國現代史(1945-2006)》出版前便接到聯邦總統辦公室一萬本的訂單，並且對於歷史評價加以指示：對 Stalin 的評價必須為正面，特別強調他對中央集權的貢獻，而批評其任內無私有制出現；而對其他蘇聯總書記的評價，也以此為標準。如 Khrushchev、Gorbachev 的評價為負面（致使蘇聯解體，但私有制開始萌芽），而 Brezhnev 為正面，最後 Putin 為最正面的執政者，一方面強化了私有制，一方面維持了穩定的中央集權。⁹⁴

⁹³ Протоколы киот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 24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kommersant.ru/doc/474665>

⁹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рипадок, 24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kommersant.ru/doc/782464>

教科書中最具爭議的論點仍然圍繞在蘇聯與 Stalin 的評價。書中認為，政治鎮壓的方法，是為了使工業化的推行更為順利，並確保戰後的復原發展。因此一定程度上，暴力的使用是合理的。對於古拉格和政治犯的描述，也被反對者認為過於一筆帶過。

由此便引發了第二波的教科書論戰：書寫歷史應該是誰的工作？《俄國現代史(1945-2006)》中的一位作者 Pavel Danilin 直接表示，教科書的書寫是總統辦公室的旨意，目的是消除目前國內社會中的分裂狀況。⁹⁵但在當時，這樣的作法仍然是引起社會矛盾：38%的人認為，教材不應該包含對於事件的評價，40%的人則認為需要有評價；60%的人認為在教材中應該有不同觀點，21%的人贊成只有一種觀點；52%的人認為蘇聯時期的做法（一綱一本）比現在好，而 24%的人贊同當前多版本教科書的做法。⁹⁶矛盾的地方在於，多數俄國人既支持多元觀點，但又認為蘇聯統一的教科書較多版本教科書的方案來得妥當。

就在此時，國家杜馬於 2007 年 7 月通過了關於教科書使用的教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有權力審查或鑑定教科書，且從鑑定到出版的過程都必須由國家確定。從該法案開始，俄羅斯又推行了一系列關於教科書的針對性措施。首先是必須為在俄羅斯境內之歷史教科書才能用於課堂上。源自於 1990 年代對於外國思想對於俄羅斯民族自尊心的打擊。因此此舉對政府來說頗有「撥亂反正」之效，為的是減少外國史觀對於俄羅斯社會的影響。第二是嚴格審查歷史教科書中的闡述是否與其觀點一致，交由俄羅斯科學院和俄羅斯教育科學院，審查通過之後才能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где правда, а где вымысел?, 31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115254>

⁹⁵ В поисках «Краткого курса», 24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ng.ru/ng_politics/2007-07-03/9_kurs.html

⁹⁶ Школь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 какими им быть?, 24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bd.fom.ru/report/map/d072906>

得「准許」或「推薦」。⁹⁷並且於 2007 年 12 月通過，未來兩年的教科書准用目錄，與《俄國現代史(1945-2006)》持有相同歷史觀點的教科書被列入准用名單內。

即使在 2008 - 2012 年，Medvedev 上台之後，即使被西方媒體認為施政較 Putin 和緩，但仍擺脫不了教科書爭議問題。2008 年 6 月，《俄國現代史(1945-2006)》的作者 Phillipov 在出版其續作《俄國史(1900~1945)》前，於其教育出版社網站上事前撰寫了一篇〈概念〉，闡述對其歷史書寫觀的看法。

〈概念〉一文基本闡明了對於俄羅斯 20 世紀上半葉重大歷史事件的看法。包括 1905 政治改革、Stolypin 改革、一戰、俄羅斯內戰、新經濟政策和，最重要的——對於 Stalin 的評價。基本上，〈概念〉的立場擁護政權。例如在二十世紀開始的篇章，便為俄羅斯帝國的經濟發展辯護，認為落後的印象只是外人強加的，而在高速現代化的過程中，造成社會的矛盾與外國勢力的環伺。而 Stolypin 的改革則是加劇社會的不穩定，埋下 1917 年共產革命的種子。而在內戰歷史上的著墨，筆者認為非常偏重「外國勢力干預」的環節，認為英國參與戰爭的目的，目標除了德國之外，對俄羅斯的削弱也是其目標之一。再來是核心問題。Phillipov 認為，大整肅的成因為對於快速工業化的抵抗，以及他包含於蘇聯的理論體系之中。並且給予它完全正面的評價——認為此次大整肅，是政權作為制度的擁護者，工業化的促進者，面臨未來衛國戰爭的準備者，Stalin 的行動可說是完全合理。⁹⁸

而其文當然也引發媒體上的論戰。Anatoly Bershteyn 在莫斯科《時報》(время онлайн)發表一篇名為《合理的屠殺管控》的文章(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⁹⁷ 「准許」為通過初次審查之教科書准許進入學校使用，若已發行過並且再次通過審查則予以「推薦」，效期五年。張盛發，(2012)。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問題的緣起與發展：2003 年至今。俄羅斯學刊，3 期，頁 14。

⁹⁸ О концепции курс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 гг.» 25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old.prosv.ru/umk/ist-obsh/info.aspx?ob_no=15378

убийствами), 抨擊 Filippov 在教科書上的為政權合理化觀點。⁹⁹如「因為沙皇 Nikolay II 未能堅持君主專制, 導致俄羅斯中央集權的削弱」, 但卻對帝俄末期弊病叢生的俄羅斯社會避而不談, 過於單一解釋歷史。而在關鍵性的 Stalin 時期, Bershten 認為 Fillipov 對於卡廷屠殺完全淡化, 認為「是個政治上的權宜之計」, 並且也舉出多數紅軍也曾在波蘭犧牲, 試圖以此讓自己對於大屠殺的合理性更為正確, 對於史料的揀選嚴重偏頗。這樣的歷史論述, 如同必須為政權辯護的蘇聯時代的史觀; 此外, 對於 Stalin 本身為維護政權的理由也將之解釋為「必要的犧牲, 國家政策推行的必要手段」這點也不以為然, 作者認為當時軍心仍對蘇聯另一革命領袖 Trotskiy 表示同情, 因此 Stalin 為了鞏固個人權力的理由, 在《概念》中更是毫無提及。¹⁰⁰

關於《概念》的第二次論戰, 則是在《俄國史(1900~1945)》出版之後, Bershteyn 和 Fillipov 針對書中關於「極權主義」是否出現在課本中又開始於媒體上發言筆戰。首先, Bershteyn 認為, 除了只有一種歷史觀外, 「極權主義」一詞始終沒有在該教科書中出現過。對 Stalin 的統治, 只用了「非資本主義之發展模式, 另一種特殊的工業化社會進程」來描述其統治。而且揶揄的說「或許是作者為了不想傷害學童的心。」並再次強調工業化的成功所付出的代價——「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大整肅辯護。」¹⁰¹

在民間的筆戰之後, 政府也針對該次歷史教科書的出版發表意見。雖然 Medvedev 在 2008 年記者的訪問中, 認為歷史教科書應該提供多元觀點, 以及無意識形態覆蓋的歷史事實, 但在 2009 年後便開始插手干預歷史教科書問題, 成立「反對篡改歷史損害俄羅斯利益委員會」(Комиссия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⁹⁹ 關於 Anatoliy Bershten 可參考其簡介 <http://www.ej.ru/?a=author&id=254>。

¹⁰⁰ 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бийствами, 26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vremya.ru/2008/154/51/211168.html>

¹⁰¹ Оправдание цели, 26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vremya.ru/2009/197/4/240268.html>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ю попыткам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истории в ущерб интересам России)，成為總統直轄的聯邦委員會之一，意在搜尋任何對俄羅斯歷史企圖篡改的事實與言論。¹⁰²而第一次的會議主題便是衛國戰爭的地位與意義，委員會主席也強調，不能以蘇聯造成的悲劇以挑釁的方式嫁禍於俄羅斯，以此向其提出各種要求。¹⁰³可見 Medvedev 對於教科書問題之決心。而此次的作為，再次引發俄羅斯社會的討論。前蘇聯總統 Gorbachev 直接發難，直接質疑此委員會的創立目的和作為，並認為此委員會將會弄巧成拙。歷史學界也有多位學者撻伐該委員會的成立。2012 年，該委員會由 Medvedev 廢除。對於歷史編寫與教科書的嘗試再次失敗。

Putin 回任總統之後，於 2012 年的國情咨文中，再次重申愛國心與尊重歷史的重要性。這裡的重要性與前次提及之內容無異——蘇聯對於戰爭的貢獻總是被世人遺忘，並且將 2012 年宣示為俄羅斯歷史年，並預示著未來歷史學在教育和研究領域上的熱絡。¹⁰⁴顯然地指出，Putin 並沒有放棄前幾次嘗試對於政府主導教科書和歷史教學，甚至在研究領域上創造出政府史觀的行動。次年 2 月(2013)，Putin 便讓總統辦公廳主任 Sergey Ivanov 參與歷史學學會會議，主張限縮目前市面流通之歷史教科書種類，並且希望由俄羅斯歷史學會負責編纂教科書，表示接到家長或學生投訴，坊間教科書缺乏清晰脈絡、立場偏頗、不夠公正客觀。¹⁰⁵

另外，Putin 在這次的行動中有一個新的概念：各民族與地域共用的歷史教科書。¹⁰⁶其解釋為，一方面是為了入學測驗的公平性，一方面是對於這個國家的

¹⁰² 成立之宗旨於俄羅斯總統府網站中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5.05.2009 г. № 549, 31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kremlin.ru/acts/bank/29288>

¹⁰³ Состоялось заседание Комиссии п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ю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истории, 31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mediocratia.ru/owa/mc/mc_region_news.html?a_id=22789

¹⁰⁴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118>

¹⁰⁵ Meeting of the Russian Historical Society,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administration/17590>

¹⁰⁶ Instructions following meeting of Council for Interethnic Relations,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6,

過去，有一個總體的了解。並舉了車臣的流放作為例子，認為車臣人被流放的歷史，不單只是車臣人的歷史，俄羅斯族理所當然的也有受到當時時代，或是該事件的影響，理應來說也是受害者。因此，車臣流放的歷史不該有他的民族特殊性。¹⁰⁷2014 年，這套由俄羅斯歷史學會所編纂的新版本教科書終於付梓，並且由總統 Putin 本人直接對外介紹。¹⁰⁸此次的教科書發行，仍然引發討論，但民眾似乎已逐漸接受政府史觀對於歷史的看法。以俄羅斯民調中心(ВЦИОМ)在 2015 年的調查為例。2015 年，俄羅斯民調中心針對俄羅斯民眾對於歷史事實的看法進行民意調查。有 57%的民眾認為，俄羅斯的歷史事實遭到扭曲。其中 34%的民眾認為扭曲的點在於二戰、美國與盟國對俄羅斯在戰爭中的作用。且有 83%的俄羅斯民眾支持對於歷史事實的惡意歪解需要有相對的責任。¹⁰⁹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889>

¹⁰⁷ Direct Line with Vladimir Putin,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976>

¹⁰⁸ Meeting with designers of a new concept for a school textbook on Russian history,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071>

¹⁰⁹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где правда, а где вымысел?, 31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115254>

第三節 政治儀式與歷史記憶的型塑

除了對學生之國家歷史概念的型塑之外，Putin 任內對於社會的歷史記憶型塑也多有掌控。不同於前章所述之東正教或是斯拉夫符號——屬於民族主義範疇，對於社會集體歷史記憶的型塑，對象為全俄羅斯之公民，不同於俄羅斯族人。因此，對歷史的型塑的範圍必須較對斯拉夫符號的塑造更為廣闊且全面。

第二個與前章提及之恢復傳統的不同之處在於歷史取材。前章所取材的範圍，可以是在蘇聯以前的各段歷史時期——基輔羅斯、莫斯科公國、莫斯科沙皇國、帝俄等等歷史斷代，相較之下取材範圍相對廣闊；但回到對於俄羅斯社會集體歷史記憶的取材上，範圍就顯得狹小許多。一方面，俄羅斯的歷史與少數民族之歷史大相逕庭，對少數民族而言，俄羅斯歷史上的勝利，之於少數民族眼中，是一個被征服與斯拉夫化的過程，對於少數民族的吸引力相對較低；另一方面，蘇聯對於少數民族的民族政策也有爭議之處，對於目前俄羅斯團結少數民族而言，也沒有適切的理由。因此政府目前對歷史的取材範圍，集中於對於全俄羅斯有共同記憶的衛國戰爭上。在蘇聯解體後，蘇聯的節日，除了勞動節和婦女節，多被取消，其他和蘇聯相關的節日，只有五月九日的勝利日被保留下來。

在蘇聯時期，勝利日的慶祝較現在多了一層意義：除了戰勝納粹德國的法西斯政權外，另外也有共產主義擊敗西歐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義。另外，法國、奧地利等自由國家的淪陷，也為蘇聯的國家制度增添自信；第三，勝利日的大肆慶祝，也有助於轉移犧牲者家屬的焦點，認為自己的親人是光榮犧牲於一場為了祖國存亡的戰爭；最後，對於民族如此複雜的蘇聯，也難得有這樣一件跨民族間的集體記憶，使得民族間的友誼因為有共同的歷史記憶而得以維繫，¹¹⁰使得勝利

¹¹⁰ Jeanmarie Rouhier-Willoughby, Victory Day Celebrations: Memory and Validation, *FOLKLORICA*,

日逐漸成為一種政治儀式(Political Ritual)。

儀式原為人類學家的研究範疇。然而 Clifford Geertz 發現，南島國家的統治，會以儀式來框架其權力與神聖性（合法性），使得民眾相信社會等級與國王權力是無須質疑的。這場權力的戲劇由政府演出，在其有效統治範圍內創造其需要的秩序。¹¹¹儀式也必須有其公認的神聖性，神聖性的取得為不可動搖或質疑的力量。例如在中國古代的祥瑞、歐洲的神性之物等等；另為對歷史或是古代先祖或歷史事件的尊崇，例如中國的祭孔、黃帝、封禪，歐洲的覆油儀式以及俄羅斯的沙皇加冕地等等，¹¹²以由古至今的連續性來說服群眾，其目前的作法在以前已經完好有效地行使過。儀式的內在價值變化，甚至會影響權力的行使——對權力的建構或增強，反之則是破壞，甚至顛覆。¹¹³

政治儀式的行程包括喚起、重構、固化與刻寫。首先為喚起特定的歷史事件。例如接下來所提到的勝利日，於 1995 年在蘇聯解體後便被喚起；或是 11 月 4 日的國家團結日，其次是對過去的事件或內容引出新的詮釋。例如共產主義的勝利這一特點及被淡化，抑或是在 Putin 時期，有別於 Yeltsin，世界對於蘇聯在衛國戰爭中的貢獻過於低估這點就被特別凸顯。再來是以一個得以重覆的紀念行動，使民眾對其記憶加以深化，並且引起社會上的共鳴，已完成政治儀式的塑造。¹¹⁴

第一次的勝利日慶祝活動是在 1945 年，而 1965 年，最高蘇維埃正式將此節日定為官方節日——勝利日。在蘇聯時期，勝利日的慶祝包含三個階段：紅場閱

Vol. 8, No. 2(2003), pp. 24-34.

¹¹¹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3-17.

¹¹² 即使 Peter the Great 將首都遷至聖彼得堡，歷代沙皇的即位還是必須在莫斯科進行，以保持權力來源的不可質疑。

¹¹³ 王海洲，(2010)。政治儀式中的權力節構及其動態分析。南京社會科學，3 期，頁 79-84。

¹¹⁴ 王海洲，(2012)。政治儀式中的權力再產生：政治記憶的雙重刻寫。江海學刊，4 期，頁 186-190。

兵（並會特別彰顯參與衛國戰爭的將士）、各城市對於罹難者的紀念活動，以及與親戚朋友共進晚餐。其中最重要的活動為閱兵，除了彰顯幸存者外，也藉由軍事的強大向冷戰中的西方各國宣示，入侵蘇聯將是不明智的行動。這是蘇聯時期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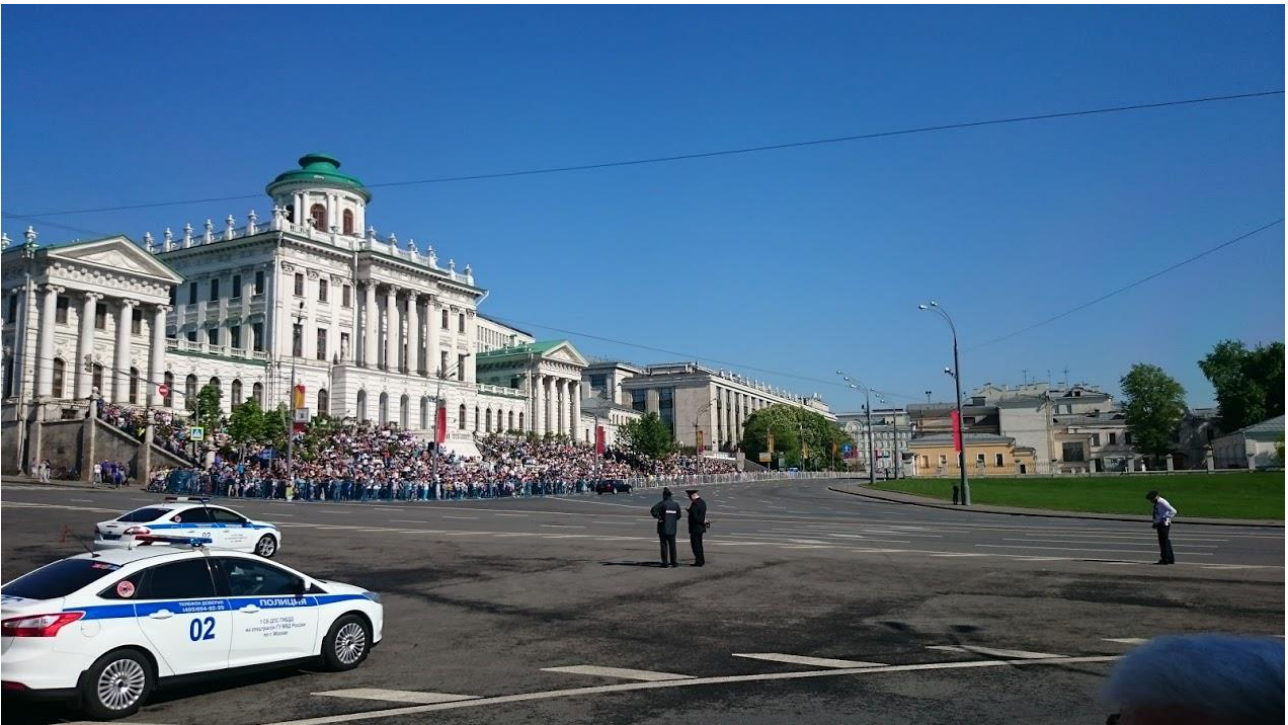
自 2000 年上任以來，Putin 在不論是在平常的演講，或是勝利日的發言，都以一個祖國保衛者的形象自居，並且使群眾認為 Putin 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連結在一起，即使他擁有一些與衛國戰爭符號不相關的連繫——無在戰爭期間出生，精通德語，以及並沒有在軍隊中服役。但政府仍然持續強化勝利日的慶祝活動，甚至超過了原先蘇聯政府強調的勞動節。可以說，政府「選擇」了勝利日，作為二十世紀歷史的中心點。我們將接著分析，是什麼造成如此的選擇，以及他能達成的目的。

很顯然地，俄羅斯每次成功的對外戰爭，都能將俄羅斯的國家認同向前推進——由前面舉例的歷史戰爭中便可知道。而慶祝勝利日的傳統，在蘇聯解體後也沒有消失：即使在 Yeltsin 時期，俄羅斯所謂「外資干涉的教科書」充斥時，勝利日的慶祝也從未中斷過。不過，90 年代對於閱兵的傳統，並不如現在興盛。直到 1995 年才於 Поклонная гора 進行了蘇聯解體後的第一次的閱兵儀式，¹¹⁵並且也是 Yeltsin 時代在此地唯一的一次，直到 2008 年 Putin 再次在此閱兵。

關於儀式的進行，與蘇聯並無差別：在早上，莫斯科居民自發性地到達紅場周邊的管制區周圍，可以看見新式武器經過的廣場聚集，觀賞展示軍力的武器遊行現場。

¹¹⁵ Поклонная гора 為莫斯科一環以外的一座小山丘。其中東半部為現在的勝利公園(Парк победы)，為目前莫斯科市最大的衛國戰爭紀念公園。因此在此進行閱兵儀式有其意義。

圖 3-1 在紅場外的亞歷山大花園，民眾自發性聚集觀賞閱兵。



下午則分成兩個部分：在紅場，民眾聚集並舉著罹難家人的軍裝照片，以及蘇聯形象的旗幟參與遊行，沿途中有小販沿路販售旗幟、軍帽以及與俄羅斯或蘇聯相關之配件，並且贈送聖喬治絲帶；並且有政府支持之青年組織發送飲用水給遊行民眾；另一現場，在勝利公園，老兵則聚集在此，接受民眾獻花（多是兒童）與致謝。

遊行雖然是民眾自發性的參與，但俄羅斯政府有意的支持也是勝利日慶祝活動越來越熱絡的原因。在俄羅斯，筆者觀察，除了勝利日之外，很少有青年組織在活動時在旁邊發放免費飲品的例子，以及在活動結束後，約莫晚上 10 點，在莫斯科各地施放為時超過 10 分鐘的大型煙火。均是政府支持該慶祝活動的例子。

圖 3-2 下午於特維爾大街，民眾由觀眾轉為參與者，親自參與遊行。圖為
民眾手持蘇聯形象之旗幟。



圖 3-3 民眾手持罹難親族之照片遊街，路旁有小販與青年團體。



圖 3-4 勝利公園地鐵站中前往向老兵致意的女童。



圖 3-5 整個活動結束之後，在莫斯科各地施放之煙火，規模遠非其他節日可及。



其實在 1996 年以前，Yeltsin 並沒有太多和衛國戰爭相關的連結。一直到第二次總統大選時，為了要與俄羅斯共產黨的領袖 Zyuganov 爭取老兵的選票，1996 年 9 月才前往伏爾加格勒（也就是以前的史達林格勒）以及白俄羅斯的布列斯特，進行衛國戰爭結束 55 周年的紀念活動，試著向老兵傳達其政府將會比共產黨給老兵們更好的生活條件，是一種權宜之計。但老兵並不買帳，大多將選票投給共產黨。

Putin 相對於此便積極許多。自 2000 年 2 月，尚仍在競選期間便前往伏爾加格勒，除了參訪當地的紀念碑之外，也訪問當地的老兵，並直指俄羅斯軍隊是一個「赤裸裸的謊言」：認為當時的俄軍缺乏對國家效忠的熱忱，與老兵和偉大衛國戰爭時的情緒差異甚遠，並直言愛國主義和良好的公民才是俄羅斯民族的核心價值。3 月，在與內閣的談話中，提及老兵時也允諾，將改善對老兵的待遇。¹¹⁶ 使得老兵對 Putin 的上任充滿信心，也樂意投票給他¹¹⁷。

Putin 勝選之後，2000 年的勝利日慶祝活動，較以往更為盛大，且更精心設計：軍隊穿著衛國戰爭時期的軍裝，老兵也以其舊戰場為單位參與閱兵，Putin 也用「我們國家和民族精神的試金石」、「一個強大國家的偉大成就」形容衛國戰爭。¹¹⁸ 在 2012 年之後，俄羅斯的博物館也較常特展與衛國戰爭有關的展覽。筆者於 2016 年於俄羅斯時，莫斯科的主要博物館，如歷史博物館、1812 紀念博物館、現代歷史博物館，以及其他城市的地方誌博物館，皆有關於衛國戰爭的特展，而非常設展。

¹¹⁶ Патриотизм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 граждан, 12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www.ng.ru/politics/2000-02-23/1_sitizens.html

¹¹⁷ Elizabeth A. Wood, *Performing Memory: Vladimir Putin and the Celebration of World War II in Russia*, *Soviet and Post Soviet Review*, Vol.38, No. 2(2011), pp. 173-200.

¹¹⁸ Jeanmarie Rouhier-Willoughby, "Victory Day Celebrations: Memory and Validation," *Folklorica*, Vol.8, No. 2(2003), pp. 24-34.

Putin 對於閱兵與對衛國戰爭宣傳的作法，目的在於挑起人民的記憶與集體認同，也就是創傷和撫平創傷的過程，其表演性質大於事實描述的性質，算是一種將個人融入於社會之中的符號。而在勝利日的慶祝活動中，他致力於使這樣的歷史以某種活生生的方式呈現。包括與老兵的對談、其家族於列寧格勒圍城戰中的自身經歷、訪問紀念碑和教堂和在女子學校中重現軍事傳統。所有這些行為皆意圖與衛國戰爭產生連結。

與蘇聯不同的是，Putin 對於衛國戰爭的強調並非完全的創新，而是以從歷史取材，選擇沿用了蘇聯對於人民在愛國主義上的主要事件，這麼作有個好處，對於社會斷代的集體記憶不至於突然斷裂。活在蘇聯時期的人，自然而然的便能接受這樣的事實是神聖的，國家用了大量的犧牲換取自納粹手中拯救歐洲。

依據筆者的口頭訪問，老兵 Stepan 認為，Putin 較蘇聯後期以及 Yeltsin 更重視這段歷史，而這段歷史必須被記住，不單只因為他是蘇聯（他強調自己為蘇聯人，而非俄羅斯人）對全人類歷史的偉大貢獻，也是使俄羅斯人，或甚至獨立國協的其他國家能夠團結一心的歷史事件。¹¹⁹除了民族間的團結，也包含著世代間的團結——年輕人藉由對於老兵以及歷史的尊重，擁有與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的共同記憶，並且皆以此為傲。其中「民族間的團結」是必須討論的點。另外一位在卡爾梅克的老兵 Vasilii 也強調，¹²⁰在那時，不管蘇聯內的哪個民族，總能友誼且團結的住在一起。也說，目前不少以前的同胞，都非常懷念以前民族間的友誼。可見 Putin 對於勝利日的強調，對於不同族裔戰爭參與者、參與者的後代（為了自己的親族遊行舉牌）都有團結社會與使其有共同記憶與愛國精神。

¹¹⁹ Степан，烏克蘭裔俄羅斯人，1924 年生於烏克蘭，衛國戰爭期間先是在白俄羅斯戰線擔任狙擊手，後因傷轉至烏克蘭戰線擔任裝甲兵，戰爭結束前往柏林。退伍後在愛沙尼亞擔任警察，退休後遷居莫斯科，居住至今。每年都會在勝利日前往勝利公園，接受民眾獻花與祝福。

¹²⁰ Василий，卡爾梅克裔俄羅斯人，戰爭期間擔任駕駛兵，戰後於東柏林繼續擔任駕駛兵，在流放結束之後回到卡爾梅克從事畜牧業。

另一個例子為十一月四日的國家團節日。雖然兩者都有向歷史溯源的本質，但國家團結日與勝利日相較，更有其重構性質。民族團結日原先是帝俄時期慶祝莫斯科在 Kuzma Minin 和 Dmitrii Pozharskiy 的帶領下，成功將波蘭驅逐，結束混亂時期的紀念性節日。2004 年開始，大牧首 Alexy II 開始倡議恢復傳統的民族團結日，將之定為國定假日，並於同年成功在杜馬通過，成為國定假日，取代原先的革命日(11 月 7 日)。¹²¹

從過往的統計中可以看出，對此節日意義的重構性。例如，2005 年節日剛成為國定假日時，只有 8% 的俄羅斯人知道此節日的名稱，只有 5% 的人知道他的意義是對抗波蘭人的入侵；過了兩年之後也只有 23% 的人知道名稱。甚至還有 22% 的人以為，不過是以前的革命紀念日改了個日期。¹²² 並且多數俄羅斯人對於取消革命紀念日並無積極性。另外一點是，由於蘇聯與波蘭之間的衛星國關係，使得蘇聯並無意強調與波蘭在歷史上的糾葛。在 2005 年時的訂立，對社會而言，可說是一個無共識且意外的結果。

按理來說，驅逐波蘭人的事件，應該與我們之前所強調的，俄羅斯所希望的「民族間的友誼」有所衝突。而 Putin 給予了以下的回答：驅逐外敵的成功，主要歸功於民族間的團結：主要開始於伏爾加河周邊區域，包含喀山、下諾夫哥羅得等等不同種族及宗教的民族團結。¹²³ 自 2006 年起，也在同一時間頒發普希金獎章給予對俄語有貢獻之人士。接下來每年，總統都會在團結日中發表演說，內容大同小異——對國人宣講該節日的由來、基於的團結方能致勝、為了民族的團

¹²¹ Закон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отдыхайте!, 14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s://rg.ru/2004/12/31/zakon-prazdniki.html>

¹²² Что будут праздновать в России 4 ноября 2005 года?, 14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echo.msk.ru/doc/96.html>

¹²³ Conversation with Students from Moscow Universities and Cadets After Laying Flowers on the Minin and Pozharskii Monument,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3253>

結，共同的載體——俄語為不可忽視之力量。在 2016 年開始更頒發獎章予「對俄羅斯民族團結有功之人」，¹²⁴首位獲獎者為達吉斯坦第一任總統 Magomedaly Magomedov，表彰其對抗達吉斯坦境內恐怖主義與分離主義之功績。¹²⁵並同時為新矗立於莫斯科的 Vladimir I 銅像揭幕。¹²⁶

發生在該日的，除了官方的慶祝活動之外，民間也自發性的發起更為令人矚目的活動——俄羅斯遊行。

俄羅斯遊行是 2005 年以來，民眾藉由「驅逐外敵」的理由，在俄羅斯及前蘇聯國家的各大城市舉辦的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遊行。也是由於俄羅斯族民眾對於俄羅斯沒有一個單一民族國家感到不滿，因此集結並要求政府重視俄羅斯族的群體利益，打擊俄羅斯境內的非法移民。第一屆俄羅斯遊行的倡導者為俄羅斯政治家 Vladimir Basmanov，¹²⁷其後至今連續九年皆在 11 月 4 日舉行遊行，並成為俄羅斯愛國主義活動的象徵。人群會在定點聚集，身著代表俄羅斯帝國的黑、黃、白色旗幟，在其他國家的遊行群眾會手執俄羅斯海軍軍旗作為標誌，或加入納粹符號高喊口號，以 2016 年為例，包括「打倒占領——讓俄羅斯自由」(Долой оккупацию - Свободу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取消刑法 282 條！¹²⁸」(Отменить 282!)、

¹²⁴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3.11.2016 № 569 "О присуждении прем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вклад в укрепление един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и 2016 года, 14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1611040001>

¹²⁵ Presenting state decorations and the prize for contribu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unity of the Russian n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212>

¹²⁶ Vladimir The Savior: The New Symbol Of Russia To Open At The Kremlin's Gates,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16, from: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vladimir-the-savior-the-new-symbol-of-russia-to-open-at-the-kremlins-gates-56012>

¹²⁷ Владими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Басманов(1980-)，俄羅斯政治家。忠於俄羅斯民族主義運動。俄羅斯極端民族組織「民族與自由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Нация и Свобода»)的創始人之一。2010 年被迫流亡海外，但並不停止其民族主義活動。並於 2016 年要求海牙國際法庭對 Putin 進行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刑的調查。Националист Басманов потребовал расследовать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Путина в Гааге, 16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www.kasparov.ru/material.php?id=56EFB8E07C380>

¹²⁸ 俄羅斯聯邦刑法 282 條——煽動仇恨與侮辱人類尊嚴罪。若以性別，種族，國籍，語言，出身，對宗教的態度對個人有公然侮辱行為，處以 30 至 60 萬盧布罰金、或 3-5 年之強制勞動，褫奪公權 3-6 年。УК РФ, Статья 282. Возбуждение ненависти либо вражды, а равно униже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достоинства, 16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10699/d350878ee36f956a74c2c86830d066eafce2

「俄羅斯！醒醒吧！戰鬥吧」(Русский, проснись! Русский, борись!)、「為了俄羅斯族—俄羅斯的驕傲—的權利與自由，更強力的鎮壓吧！」(За права и свободу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Русская гордость - сильнее репрессий!)。¹²⁹在遊行路線會有臨時搭建的演講台，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會在講台上演講，宣揚俄羅斯民族的重要性，順便招募有興趣參與的遊行民眾。部落客也藉由照片、影片等現代媒體科技直播、將影片放至網路，至使更多俄羅斯人對於俄羅斯遊行的到來更為關注。¹³⁰

但很顯然，他們的理念與俄羅斯政府欲給予團結日的意義大相逕庭——一個是強調民族團結、另一則是極端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但這樣的遊行卻是在俄羅斯政府的眼皮下每年舉行。Fabian Virchow 認為，這是對於社會長期忽視極右派民族主義者的結果，而政府在 2007 年才讓俄羅斯遊行成為合法的遊行活動。遊行的目的，根據與統一俄羅斯黨有密切關係的 Alexandr Dugin 的說法，是為了讓俄羅斯社會抵抗西方的壓力，以及表現對俄羅斯和總統 Putin 的支持。¹³¹

因此，可以得出如此的表現方式，一來可以使得愛國主義者有其表現空間，二則使極端民族主義者也有情緒宣洩的出口。第三，學者也注意到，在這場運動中，青年占了主導的地位。使得青年對於愛國主義更加有參與感；而青年組織 Nashi 的參與，也暗示著克里姆林宮對於俄羅斯遊行的授意。但政府也對遊行進行相關的防範，例如大眾媒體將團結日的報導集中在官方，Putin 參與之紀念活動，對於俄羅斯遊行則相對冷漠。在 2016 年，莫斯科甚至禁止俄羅斯遊行，並且將主要活動者 Dmitry Demushkin 逮捕。¹³²可見在克里米亞和烏東衝突之後，

0149/

¹²⁹ Главные лозунги Русского Марша 2016, 16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rmarsh.info/novosti/glavny-e-lozungi-russkogo-marsha-2016.html>

¹³⁰ Dennis Zuev, A Visual Dimension of Protest: An Analysis of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Russian March, *Visual Anthropology*, Vol. 23, No.3(2010), pp. 221-251。

¹³¹ Dennis Zuev, The Russian March: Investigating the Symbolic Dimension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in Moder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5, No.1(2013), pp. 102-126.

¹³² В Москве запретили "Русский Марш", а Дёмушкина арестовали, 16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news.stfw.ru/15332-v-moskve-zapretili-russkij-marsh-a-dyomushkina-arestovali.html>

俄羅斯政府也不會允許國內的民族主義繼續高漲，嘗試藉由此修補與烏克蘭的關係，由俄羅斯民族主義過度至歷史上的斯拉夫民族認同，進而團結俄羅斯境內的分化陣營。¹³³可見，即使曾為同路人，俄羅斯政府也不會繼續讓極端民族主義破壞其愛國主義的意涵。



¹³³ В Москве запретили «Русский Марш», 16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s://www.ridus.ru/news/234845.html>

第四節 小結

一個國家的過去，與其現在和未來有著絕對的關係。而過去之所以重要，乃是由於對於過去的解釋，將關係到時人對於民族和自我之情感，更有甚者，能影響國家與個人的未來。各國與各民族皆如此。也難怪中國文人有所謂「成王敗寇」之感。

也正是歷史書寫對於國家與民族的龐大影響力，使得政府需要了解各家的歷史詮釋，甚至在必要時去影響歷史詮釋。在古代而言，一個新政權上臺的首要工作，便是對於前朝歷史的撰寫，如何讓新的朝代符合順應天時的合法性；又例如趙盾弑其君的典故，可說明歷代帝王必須控制歷史書寫，才得以使政權名正言順。可以試想，書報審查的主要書籍，除了對於現任政府的政治書籍之外，為何以歷史類書籍為大宗？這恰恰解釋了歷史解釋對於一個政權合法性的來由，而合法性也是一個國家能否形成愛國主義的根本原因。

對現代的俄羅斯人而言，歷史解釋不同所造成的衝擊，在俄羅斯史中不單是一種過去的現象，甚至在今天仍然在俄羅斯的政治和社會中有其影響。19 世紀發生，眾所周知之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議論，便是歷史解釋對於國家發展方向有巨大影響力的典型。較少為人所提及之事實為，斯拉夫派與西化派的爭論，乃是一次俄羅斯國家對於愛國主義與否的爭論。所謂的西化與斯拉夫不過是個現象，其內涵為「愛國的方式如何」——在其他表現方面，愛國是不可爭論的，例如前篇所提及對國家的關懷、努力以使國家榮耀、為國犧牲、團結等等；但當國家與政府的概念分離時，對於愛國的方式就會產生歧見。在西化派的理念中，愛國的根本觀念是使其進步，對於祖國的熱愛應該實現於其國力與對外關係的勝利；斯拉夫派則認為，愛國的根本是民族與團結，進步的動力，也可稱為提升民族自尊

的動力，來自於對本國文化的無上尊崇和與政權的緊密連結。因此，批評政權和批評國家、破壞團結一樣，對於斯拉夫派的愛國者而言，不利於國家進步。

在蘇聯時期，儘管意識形態、國家方針與政治體制上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Lenin 時代也曾嘗試以完全的馬列主義為國家的基本架構，但一個國家的組成，遠遠不是一套政治理論可以建構。因此，俄羅斯的因素或是特徵，仍然出現於蘇聯時期，儘管這個時期的民族概念已經不純粹是俄羅斯。在一國社會主義的框架下，蘇聯的領導人們巧妙地利用非馬列主義的愛國元素，或是以蘇聯為單位的元素，企圖塑造愛國主義。例如衛國戰爭時期的「祖國」、「母親」用語，和其他在俄羅斯歷史上的禦外英雄，拋棄在馬列主義中，被列為「世襲貴族」、「封建社會」等等，馬列主義亟欲破除的概念；在承平時期的，則為了配合蘇聯特殊的共和國聯邦國家型態，用了所謂的「蘇聯人」概念，本質上則不脫愛國主義的範疇。不過，這不能使少數民族忘卻大流放的歷史。在國家的統治力仍興時，獨立思潮仍能遏止，但在統治力鬆動的情況下，如此的愛國主義宣傳手法便出現裂痕了。1990 年代的在俄羅斯境內遍布的分離主義，就以行動為這樣的愛國主義宣傳手法作出評價，宣告其失敗。

於是，俄羅斯的愛國主義，罕見地被統治者靜置了將近十年。直到 1999 年，〈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Putin 提出對於俄羅斯未來藍圖規劃，其中再次提到對於歷史或國家的自豪感，奠定了愛國主義在未來 Putin 執政下的俄羅斯發展的來由。

在此篇中，我們特別以「教育」為參酌點，探討 Putin 在宣示將愛國主義列為其重點施政方針後的變化。雖然教育為其重點發展目標，但直到 2003 年以前，Putin 在這方面並無明顯的政策。2003 年開始，方才對教育有較積極的作為，而

歷史教育又是其中之精髓。但因為歷史科目的特殊性，使得 Putin 在這方面的作為在一開始便引發論戰。

綜觀 Putin 對於歷史教育的發展目標有二：一是由國家出面，發佈官方的史觀。官方史觀的目的也在 Putin 的演講和座談中清楚表明，意在凝聚俄羅斯人對於一些俄羅斯歷史發展中較有爭議事件的共識，並以此為根基促進俄羅斯社會的團結，以及對於 1990 年代被破壞殆盡的民族自豪感；二是減少市面上教科書的版本多元化，以強化國家官方的歷史書寫在中小學生中的影響。影響層面可遍及社會各個階層，並且對於未來的俄羅斯有長遠且巨大的作用。

接著我們討論了 Putin 任內曾經發生過的數次教科書改革論戰：2003 年，Putin 首先談及關於坊間歷史教科書的看法，諭示著他將積極介入歷史教育的開始。Putin 在公開演講中批評市面上的教科書，隱含對於國家歷史和對世界貢獻的詆毀；第二次的爭論發生於 2007 年開始，杜馬對於教科書審訂的標準較之前嚴格，而新上任之總統 Medvedev 由上任前對於教科書的觀點——多元版本、多元觀點轉變為與 Putin 同調的觀點，譴責特定的教科書版本對於歷史的「曲解」以及對於由國家官方編纂歷史教科書的觀點，再次引起媒體上的激烈辯論。且 Medvedev 更有甚者，將這樣的歷史教科書層級提升至總統辦公廳委員會的層級，較 Putin 之前對於教科書的作為更為強烈。但最後仍不敵在教學現場之教師以及部分媒體的意見，委員會也只能落得黯然裁撤的下場。

雙方爭執的來源，最主要來自帝俄末期和蘇聯的一些爭議性歷史事件。第一，是對帝俄末期的評價：官方版的史觀認為，俄羅斯人對於帝俄末期的普遍認知——貧弱、腐敗等等形容，皆是來自外國對於俄國的評價，也由於參考書的出版含有外來資金的挹注，而這些參考書的目的在使俄羅斯人面對自己的歷史時產生

的自卑感。事實上是源自於一戰時西歐諸國對於俄羅斯的恐懼；第二，也是最有爭議的一個問題，Stalin 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包括大整肅、大流放與社會的快速工業化，使得他的地位在俄國歷史上總是充滿爭議。在這兩次的議論中，俄國政府在促進社會團結與歷史使後人警惕，不再犯相同錯誤的使命中，選擇了前者。以功大於過的觀點評價 Stalin。在 2013 年開始，又一次的以官方編纂的教科書。在這次，雖然也有反彈意見，但以民調看來，反對的勢力已經漸漸式微。

至此，俄羅斯政府對於歷史詮釋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人民也在民調中接受了這樣的選擇。如何去觀察這樣的史觀對於俄羅斯社會思潮的影響？由 2014 年的克里米亞事件，俄羅斯民眾對於 Putin 的高支持率，以及在連續兩年的經濟衰退中，俄羅斯民眾認為，俄羅斯面臨的問題不是來自內部，而是外來勢力對於俄羅斯的干預，似乎說明了官方史觀對於俄羅斯的影響，正在漸漸發酵。

再藉著觀察 1995 年以降的勝利日慶祝，以及 2005 年以後的俄羅斯遊行，更顯現了俄羅斯政府對於愛國主義表現的形式，並不只是在課本上，也形成了持續性的政治儀式。而 2016 年對於俄羅斯遊行的禁止，也暗示了 Putin 的目的——在愛國主義面前，其他信條將被嚴格禁止，即便在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前，俄羅斯遊行曾是政府愛國主義的最佳演示。

第四章 傳統價值之中央集權

我們的全部歷史經驗證明，只有當俄羅斯國家真正強大的時候，俄羅斯才能在現在疆界的範圍內生存和發展。在國家政治或經濟上衰弱的所有時期，俄羅斯始終面臨著崩潰的威脅。

—Vladimir Putin, 16.05.03.

中央集權(Centralization)意指將行為活動或組織的管轄權高度集中於一群人或是一個單位，是一種權力的分配方式，政治上而言稱為單一制國家(Unitary state)。¹³⁴觀察歷史，中央集權是一個文明由部落游牧轉為農耕文明的權力分配變化過程。美國學者魏特夫(Karl Wittfogel)就認為，東方專制主義源於對大型工程的需要，使得個人或家族願意放棄部分的個人意志，以換取群體的更大利益。例如中國與埃及古代的灌溉工程；在面對其他城邦體制的民族時，中央集權較強的一方更容易獲取勝利。例如，兩河文明在遭遇來自安那托利亞的亞述、西臺帝國之後，明顯趨於下風；希臘文明也為馬其頓所征服、羅馬的興盛與其由共和體制進入帝國也有相關。

歐洲進入中世紀之後，由於歐洲缺少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歐洲產生文化、社會、經濟倒退以及頻繁的蠻族入侵，因此也被史學家稱為「黑暗時代」(當然，在現代的歷史研究中，「黑暗」一詞仍具爭議)。直到 15 世紀，文藝復興開始，加上民族國家的興起之後，中世紀(5-15 世紀)才結束。在中世紀期間，西歐對於東歐那樣一個維持統一且中央集權的拜占庭帝國感到欽羨，也有一說認為，東羅馬帝國的滅亡，才使得當地的博學鴻儒遷移至西歐，造成西歐的文藝復興。

¹³⁴ Centraliz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16, from: <http://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centralization?q=centralization>

中央集權在西歐的優勢，至 18 世紀達到巔峰，形成當時所謂的「開明專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經歷了啟蒙洗禮的歐洲君主，以提升國力為基礎，行使擴張君主權力和中央集權的政策。至 1848 年之後，即使君主權力逐漸為法律所限制，而中央集權則被保留下來。即使在聯邦制的國家，如德國與奧匈帝國，各邦權力也不如過往的諸侯、土地貴族、騎士等封於采邑的稅收與地方權力，德國甚至在 1871 年完成統一，結束邦聯體制；而美國也由邦聯轉為聯邦體制，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

俄羅斯則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以基輔羅斯為始，俄羅斯歷史的起始點與其他文明無異，皆為共主與諸侯型式的地方分權制度。繼之而起的蒙古統治、俄羅斯沙皇國、俄羅斯帝國、乃至二十世紀後的蘇聯，每個階段都影響了俄羅斯人對於中央集權的概念。

1924 年的蘇聯，名義上由君主專制和單一制國家走向聯邦制國家，但本質上仍為一單一制國家。1991 年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繼承了原本的聯邦制，將其聯邦主體(субъекты)以自治程度的不同，由低而高劃分為聯邦直轄市(федеральные города)、州(области)、邊疆區(края)、民族自治區(автономные округа)、自治州(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與共和國(республики)。其中共和國是自治程度最大的聯邦主體，在國防與外交上由聯邦主導，但在國內擁有自己的憲法、總統與議會。而如此的地方分權制度在 1990 年代確實運作，地方政府也常常以去留為籌碼，與政府展開非正式的雙邊條約，強化了地方的權力。

在 Putin 上台後，學者發現俄羅斯的聯邦制度正在產生質變，形成名義上為聯邦，實際上則更偏向單一制國家的政治體制。在思想方面，如前章所述，在 2007

年由俄羅斯官方出版的教科書中，也以私有產權的有無與中央集權的程度，評判一個政治領導者的優劣。Stalin 就以高度的中央集權而得到相當正面的評價。因此不難想像，官方是有意識的推動俄羅斯的中央集權，並且需要使民眾相信中央集權對俄羅斯而言是正面的。

由傳統價值作為出發，我們必須釐清本章節的問題意識，才能得到其傳統價值由俄羅斯歷史中復甦的意義。因此，於第一節中，討論中央集權在俄羅斯歷史上的意義，比對中央集權的強弱對應於俄羅斯歷史的關係。而這裡的「強弱」並不是任何現今對於國家的一切指標性數據，而是以俄國人對於該段歷史的評價多為正面或是負面，作為強弱的標準。因此本節的強弱為俄國人的主觀認知；第二節將探討 Putin 對於其任內中央集權的正當性論述，以及如何改革。



第一節 中央集權在俄羅斯歷史上之意涵

壹、觀點的選擇與取材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面臨一個困難：在俄國的人口中，究竟「誰」能代表俄羅斯表達對歷史的看法？這關係到我們在進行以下的申論時所選擇的史料。筆者將在這裡選用 Vasily Klyuchevsky 的《俄國史教程》(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 5-ти частях)作為俄國人對於俄國歷史評價之標準。一是 Kluchevsky 在俄國歷史學界的評價，可說享有最高的榮譽，並且其論點至今仍被俄羅斯學界與中小學課本採用，Putin 的演講中也多次引用其觀點為其政策尋找正當性。第二是其著述時間，正好能完整論述帝俄時期由基輔羅斯至 Ekaterina II 之間，俄羅斯中央集權（甚至是君主專制）的完成；第三，在教科書爭議以來，現今的坊間教科書與著述容易被反對方懷疑其對歷史的論述，而 Klyuchevsky 則在此方面並無爭議。基於以上，筆者採用其著述，作為深論俄羅斯歷史的參考資料。

另外，也必須解釋中央集權與君主權力的關係。中央集權概念為對權力行使機構的集中。其內涵包括在中央機關內的權力集中，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前者如同君權與相權的歷史問題，君臣皆一朝為官，權力各有消長；後者為中央與地方權力的消長。因此在本節將討論在中央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貳、基輔羅斯時期的分封制度

基輔羅斯被認為是斯拉夫歷史的起源。無論是烏克蘭或俄羅斯，皆以古代的基輔羅斯作為其歷史的起點。基輔羅斯的政治體制，由於史料記載缺乏，因此還有爭議。因此筆者將由幾點分析基輔羅斯的政治體制。

1. Igor 之死

Igor 大公(878 – 945A.D.)為基輔羅斯留里克王朝的創立者。但由於多次對東羅馬帝國用兵，使得財政捉襟見肘。在企圖增加對境內諸侯之稅賦時，遭德里夫立安人(Drevlians)攻擊而殞命。

2. Svyatoslav 分封諸城

Svyatoslav 大公(942-972A.D.)將基輔公國內的三個城市分別分封給其三個兒子，造成兄弟之間展開王位繼承戰爭，甚至拉攏國外勢力。Vladimir I 贏得最後勝利，但對於基輔羅斯日後紊亂的王位繼承種下種子。

由以上可知，身為開國之君，應為王權正興之時，竟因為徵稅問題為國內其他勢力所殺，以及 Svyatoslav 的分封，可見基輔羅斯的立國基礎有賴諸侯對於王權的支持，而不是建立於王權本身的強勢。¹³⁵王位繼承問題出現之後，造成基輔羅斯的雙重分裂——留里克王朝本身和基輔羅斯國家的分裂。由於各王子隨著時間遞移，枝葉漸開，各宗族關係日益疏遠。其從屬關係不再得到諸侯的認可。原本由中央派任各諸侯采邑的行政長官也為諸侯王孫所取代，諸侯停止向中央納貢，政治關係斷裂，地方對中央而言越顯獨立。各諸侯也在領地內維持小型軍隊，無法對入侵基輔羅斯的其他民族進行防禦，如波洛夫齊人(Polovtsi)在基輔羅斯末期的攻擊。

在蒙古統治之後，商業興國的基輔地區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以農業立國的伏爾加河流域的諸羅斯公國。如前所述，農業社會的特點為高度集權政體的形成。再加上由基輔羅斯分封至北羅斯的公國——蘇茲達爾(Suzdal)改變了原本基輔羅

¹³⁵ 賀允宜，俄國史(臺北：三民，2004)，頁 54-59。

斯紊亂的繼承制度，使得父死子繼成為北羅斯的主要繼承制度，也使得北羅斯不若南羅斯，得以在蒙古統治之下繼續以個人的封邑茁壯，南羅斯則就此沒落，形成「小俄羅斯」。¹³⁶

參、莫斯科公國的中央集權之路

接著是莫斯科的崛起。莫斯科於 13 世紀之後，有別於其他古老且頗負盛名的公國，如蘇茲達爾、諾夫哥羅得(Novgorod)等，莫斯科在之前是一個默默無名的邊陲城市，屬於蘇茲達爾公國之幼子封邑。歷史學家將其崛起歸因於其地理位置、資源豐富、君王勵精圖治等，但已偏離本節欲探討之主題，不再贅述。以下就莫斯科公國之集權作說明。

莫斯科公國之強，始於大公 Ivan III(1440 - 1505A.D.)。其在位期間，以金錢收購、戰爭、以及金帳汗國之助力，大幅擴張莫斯科公國的領土，甚至對鄰近公國產生包圍之勢。也因莫斯科公國非為分封制國家，因此全數領土皆為大公直轄。再加上巧妙利用金帳汗國給予的徵稅權，使得莫斯科成為羅斯各公國的中心，並形成與以往不同的，有強制性財政關係的部落聯盟，較以往更為緊密，甚至在公國兼有較高的行政和司法權力。¹³⁷最後甚至連全俄羅斯民族代表正統的東正教會，都由弗拉基米爾遷移至莫斯科。權力不僅透過收過以及征伐領土獲得，也因此由封邑中的大公成為集權的、唯一的俄羅斯君主。

從基輔至莫斯科的歷史中，俄羅斯人有兩點認同：第一是對於俄羅斯民族的認同逐漸形成。由於時間的推移，以及俄羅斯平原的地形，使得居住於此的民族有緊密的交互作用，逐漸形成一致的生活方式。儘管在莫斯科統一諸公國前，政

¹³⁶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張草纫、浦允東譯，俄國史教程(第一卷)(北京：商務，1992)，頁 188-313。

¹³⁷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賈宗誼，張開譯，俄國史教程(第二卷)(北京：商務，1997)，頁 26。

治上依然分立，但俄羅斯民族已經開始對於彼此有熟悉的認同感；第二為對中央集權的認同。在 1228-1462 年間，俄羅斯共經歷了 90 次的王公內鬪以及 160 次的對外戰爭，使得俄羅斯人認為，必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體，集合各部鬆散的力量，建立強大的國家體制，才得以擺脫諸王內亂以及蒙古人的奴役統治。

138

民族意識的感知、宗教與新興的外敵，對於莫斯科的中央集權也起了作用：在 Vasily III 和 Ivan III 時，由於宗教感與愛國感的影響，使得有些公國甚至自願放棄獨立狀態，請求莫斯科管轄其領土與封邑，使得此時的民族意識也開始增強。另外，其外敵也由說俄語的人轉為其他歐洲民族——瑞典、波蘭、立陶宛等等，更進一步加強了強化中央的急迫性。

在 Ivan III 統治之下，莫斯科不但成功停止金帳汗國對於俄羅斯諸公國的納貢體系、統一或使其他北俄羅斯公國臣服、更在對波蘭與立陶宛的戰爭中取得勝利。使歷史學家相信，莫斯科的崛起與其異於基輔羅斯和其他北俄羅斯公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其中歷史學家對莫斯科的讚譽，莫過於其對俄羅斯帝國、蘇聯與現代俄羅斯雛形的建構——不管是領土、政治體制、宗教和對外關係等等。特別是「第三羅馬」這樣的正統性，使得對其政治體制的讚譽也跟著雞犬升天。

在 Ivan III 執政期間，還有一個直得注意的變化——君主權威上升。在 16 世紀初，君主與臣民的關係仍然處於相對平等的關係，可以對君主批評，甚至冒犯，例如在 1480 年時，Ivan III 在對外戰爭中先行離開戰場，而被譏為「懦夫」；而至 16 世紀之後，莫斯科君主接納了「君權神授」的概念，認為君主是神的意志

¹³⁸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賈宗誼，張開譯，俄國史教程(第二卷)(北京：商務，1997)，頁 45。

的執行者。當時的莫斯科臣民已經將君主稱為神的僕人與使者。這個觀念被後來的俄羅斯帝國沿用。¹³⁹

以俄羅斯歷史而言，集權固然給國家的發展帶來益處，但因為集權而失去自身利益的貴族當然不可能甘願於自身利益的損失。在這裡，筆者將以不同的時代劃分詮釋由 Ivan III 至 1613 年羅曼諾夫王朝開始的時期。自莫斯科至 Ivan III 為中央集權上升的時代，而 Ivan IV 至 1613 年為中央集權遇上阻礙以及反噬的時代，若對君權或國家穩定而言，甚至可說，至 Peter I 親政之後，如此的中央化阻力才算瓦解，也開啟了俄羅斯歷史上的新頁。

由於貴族不滿於自身權力被剝奪，由權傾一方的王國諸侯降至介於中央官僚和諸侯的過度角色。使得其對於莫斯科的事務失去興趣。Ivan IV 於其執政期間出走，便是其對中央權力擴張的受挫，對貴族和教士的抗議。在返回莫斯科之後，設立了沙皇直轄區(Oprichnina)和警察專政的制度，收回一些舊貴族對尚未直屬於沙皇領土的統治權力，實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並且處決一些「對沙皇不忠」的臣屬；另外，Ivan IV 統治期間，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這或許會讓讀者感到矛盾：我們一直不斷論述的，是莫斯科對於集權化的努力，為何與其相對的地方自治概念，也會在 Ivan IV 的時候相對增長？

在此，我們不能以當代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來看 Ivan IV 的改革，而是如同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的觀點，對地方上的直轄領土，派任中央官員，取消食邑，進而形成地方官僚體系與中央權力對於地方的下放。因此地方自治，可說是與皇權的提升相輔相成，而此意義不在於地方對於事務上有置喙的餘地，而是體現在沙皇必須從地方上拔擢人才，晉升為中央所用，如縉紳會議的成立，便是中

¹³⁹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賈宗誼，張開譯，俄國史教程(第二卷)(北京：商務，1997)，頁 135-138。

央權力集中下的產物。¹⁴⁰

雖然 Ivan IV 致力於俄羅斯的中央集權，但其過於劇烈的改變造成了貴族勢力的團結與反抗，加上其私德爭議，使得 Ivan IV 在俄羅斯人的觀念中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但筆者認為，最主要的是其在位時間所發生的，對於集權化失敗的原因。而現今的俄羅斯政府也企圖改寫 Ivan IV 的歷史地位。在其雕像於 Orel 揭幕後，Orel 州長 Vadim Potomsky 直言，Ivan IV 確立了俄羅斯帝國的地位，並且也有極高的藝術成就，如矗立於紅場的瓦西里教堂 (Khram Vasiliya Blazhennogo)。更直說，Putin 的地位便如同當年的 Ivan IV，對於俄羅斯的貢獻厥功至偉。¹⁴¹

貴族們於 1598 年 Ivan IV 去世後，開始一連串的反對中央集權的過程，甚至請外國勢力進門，干預莫斯科的王位繼承。外國勢力的干預，連帶影響了莫斯科其他固有勢力，或是日後有權力的部門的反感，例如東正教會。另外就是外國軍隊對於平民的殺戮。因此在日後的史書中，對於沙皇權力沉降的影響，多與俄羅斯受外族入侵與貧弱相關，因此，此次的動亂，反而強化了俄羅斯人對於中央集權的信仰。另外是在此之後，貴族們想要回復以往對於其領地權力的努力，都被君主專制的確立所潰敗。國家的最高權力被簡化，開始接受「君主的尊嚴與權力不可被分割」的概念。¹⁴²

¹⁴⁰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賈宗誼，張開譯，「俄國史教程(第二卷)(北京：商務，1997)，頁 368。

¹⁴¹ Tyrants love tyrants!': Russia unveils controversial first statue to Ivan the Terrible as Vladimir Putin is compared to the 16th century leader (who murdered his son and massacred thousands), Retrieved November 26 2016, from: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838803/Tyrants-love-tyrants-Russia-unveils-controversial-statue-Ivan-Terrible-Vladimir-Putin-compared-16th-century-leader-murdered-son-massacred-thousands.html>

¹⁴²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左少興、徐天新、謝有實等譯，俄國史教程(第三卷)(北京：商務，1996)，頁 78-81。

肆、俄羅斯帝國——中央集權的完成

在 Peter I 執政時期，由於幾個原因，使得 Peter I 相信，強大的王權是保證國家存續與發展的第一要件：第一，在混亂時期，由 Ivan III 和 Ivan IV 所建立的中央集權幾近崩潰。羅曼諾夫家族的 Mikhail 和 Alexis 沙皇，雖然結束了混亂時期的局面，但由於其繼任也為貴族內部支持與妥協的結果，勢必與貴族勢力達成妥協；第二，中央官員的任用制度遭到破壞，使得中央必須設立許多臨時機構以應付快速的局勢變化，使得官僚系統臃腫且無效率。第三，親政前的宮廷紛擾。在 Peter I 即位之前，發生包括 Nikon 改革引起的舊信仰者(Old Believers)動亂，以及 Sofia 公主專政以及射擊軍和貴族的蠻橫，造成 Peter I 對中央集權的改革意識。

另外，對外用兵的需要，也使得他必須擴張財源和兵員，以利在其任內接連不斷的對外戰爭開銷。終其一朝(1682-1725)，Peter I 只有 13 個月的時間不在戰場或是捲入國內的鬥爭中。而因應這些需要，必需要有強大的中央官僚支撐，以及深化對地方和國家狀況與資料的認識。達成這些目標的先決條件，變是一個強大的中央。

首先是新的兵役制度。Peter I 將新兵的招募制度擴大至以往不需要服役的貴族階級，使得新的軍隊中的組成從以往的低階貴族，加入了大貴族，奴僕和農奴等不同社會階級，成為被一視同仁的軍隊中的一員。使得貴族的地位不再由世襲而定，而是以軍功或是其他後天條件所定，削弱了貴族在俄羅斯的特殊地位，使得貴族與其他平民皆成為王權或是國家中的普遍存在。¹⁴³也實行了俄羅斯史上的一次戶籍制度，按人頭納稅，頗有編戶齊民的意義。

¹⁴³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張詠白、郝建恒、高文風等譯，俄國史教程(第四卷)(北京：商務，2009)，頁 66-69。

Peter I 另一點對中央集權的貢獻，在於收回莫斯科大牧首的權力。自 988 年俄羅斯成為基督教國家之後，成為君士坦丁堡承認的牧首區。由於第二章提到的 Nikon 改革，使得東正教分裂為舊信仰者與 Nikon 追隨者，並且發生血腥的混亂情形。Peter I 為了阻止東正教方再度引發事端，順便加強政權對於教權的控制與影響，使其無法成為貴族勢力反撲的正當性來源，便在 1700 年牧首 Adrian 去世後，刻意不任命新的牧首，並於 1721 年成立神聖宗教會議(Most Holy Synod)取代莫斯科主教的獨立性，正式成為俄羅斯行政體系中的一個部門。一方面使得俄羅斯能夠更接近 Peter I 心目中西歐的國家世俗化目標，另一方面也加強了中央對於教會事務的權力。¹⁴⁴

自 Peter I 駕崩至 Ekaterina II 即位之間，被稱為宮廷政變時期(The Period of Palace Coup)。肇因於 Peter I 死後的王位繼承問題，引發的一系列即位失能。而王權的繼承決定權旁落於自莫斯科公國伊始便存在，以及後來 Peter I 再次擴編的宮廷禁衛軍。至 1725 年至 1762 年短短的 37 年間，就有六位皇帝遭相繼登極。政變的過程將不再此嘮叨，在這裡回歸本質——俄羅斯歷史時期對於中央集權體制的更動，以及與其相映的歷史時期解釋。

此時期皇帝的頻繁更迭不只是王室與貴族的內部鬥爭，且也影響了俄國的政治制度。首先，國家治理方式由法令變成法律，大貴族為了替自己的利益找尋合法性，勸說當時其所扶植的沙皇以命令方式使貴族重新掌握權力，甚至 Peter II 時，還曾有意將首都由聖彼得堡遷回莫斯科。¹⁴⁵Klyuchevsky 評價此時期的政府軟弱無力，對於國家理解不足，使得政權按照有心人士緩步走向頹勢，對於外國

¹⁴⁴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張詠白、郝建恒、高文風等譯，俄國史教程(第四卷)(北京：商務，2009)，頁 203。

¹⁴⁵ Peter I 本因為 Sofia 與貴族舊勢力殘存於莫斯科，因而下令興建並遷都聖彼得堡，而遷回莫斯科此舉，便有對貴族權力做出讓步的意思。

勢力的干預也視若無睹，例如 Peter III 在位期間，面對普魯士 Frederick II 的崛起並無戒心，甚至基於其個人理由放棄俄軍對普魯士在七年戰爭中的軍事行動，使得俄羅斯國內對於境內日耳曼人的不信任感也逐漸攀升，認為貴族操控沙皇，將俄羅斯賣給日耳曼人；且沙皇本人多驕奢淫逸，私德不修，使得國家的意志漸漸偏離人民的意志。¹⁴⁶

貴族對王位繼承的干涉一直至 Ekaterina II 登基之後才告終。其思想受到歐洲當時開明專制的影響，認為君主為國家的代表，非為私產。因此君主必須對其國家負責，不可恣意妄為。但他在面對現實政治時，又不完全服膺於啟蒙思想：在與孟德斯鳩的書信中，Ekaterina II 否定了共和制對俄國政體的適用性，認為專制體制才是最適合俄國的政治體制，並且認為其貴族大臣的圖謀是狂妄之舉。¹⁴⁷一方面她改變了 Peter I 以來行政機關疊床架屋的情況。在 Peter I 時期雖對貴族有所限制，但中央行政機構仍以雙軌制為主，即有傳統的貴族階級，也有 Peter I 任用的行政官僚，而 Ekaterina II 改組了中央政府，使得大貴族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於行政事務嫺熟的官僚貴族，並且根據其國家至上的信條，設立檢察機關已限制官僚貴族的權力。但中央行政改革的同時，她給予貴族更多對於農奴制度方面的讓步，以便緩和改革造成的衝擊。¹⁴⁸

第二是地方行政機關的改革。在改革之前，俄國的行政區劃過於遼闊，人員不足，且掌理事務過於繁雜，兼管行政、財政與司法。因此她將原本的 20 個行政區重劃為 50 個省，再以人口將省更細分為縣。並且將地方的司法與行政體系分離，更加強化了中央對於地方的實際管理程度。總歸而言，在 Ekaterina 統治

¹⁴⁶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張詠白、郝建恒、高文風等譯，俄國史教程(第四卷)(北京：商務，2009)，頁 256-330。

¹⁴⁷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劉祖熙、郝桂蓮、張愛平等譯，俄國史教程(第五卷)(北京：商務，2009)，頁 66。

¹⁴⁸ 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著，劉祖熙、郝桂蓮、張愛平等譯，俄國史教程(第五卷)(北京：商務，2009)，頁 78-102。

時期，帝俄的中央集權進程已經大致完成，日後至帝俄崩潰前，中央集權已不是俄羅斯的主要問題，繼承與中央集權使得這個國家也於 19 世紀繼續發展，直到她面對其他問題——如農奴制、進步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左派思潮等等，則已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伍、蘇聯的中央集權消長

俄羅斯的後繼者蘇聯，雖然在政治與社會上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更動，但在國力與領導人中央集權的關係中，則一貫保持著自帝俄時代的觀念。以下我們討論蘇聯中央集權與國力的關係。

Lenin 提出了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認為實現民主的最理想形式是由一群菁英領導的政黨。在其理想中，所有黨員幹部應該由選舉產生，並且以多數決決定重要決策，以及上級機關對下有完整的約束力。¹⁴⁹原為當時世界上少有之先進主張，並且完全可能將蘇聯引領至理想中的共產民主政體。但由於內戰爆發，使得 Lenin 在 1921 在第十屆黨代表大會中對黨內派系提出禁令，使得原本應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變成長期的一黨專政。

在前章中，我們稍為提過 Lenin 對於民族自治的看法。Lenin 在憲法中，將原本不存在於帝俄行政區劃分的民族自治共和國加入其地方自治概念，在當時也是頗為前衛的自治概念。尤其在英國與愛爾蘭的衝突越演越烈之時，蘇聯憲法中的自治共和國與對聯邦的加盟與退出，著實對於地方自治與民族自治有著相當前衛的概念。而也是基於內戰因素，使得這部憲法並沒有完全在當時實施，充其量如同帝俄的邊疆政策，只是不強迫少數民族學習俄語。蘇聯在 Lenin 時期，雖然表現出建立一個嶄新國家的企圖，但仍然因為內戰與反對派的因素，使其仍然實

¹⁴⁹ Joseph Stal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Short Cour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 198.

行高度集中的統治方式，甚至影響了往後蘇聯政治體制的運作。

至 Stalin 時期，情況又與 Lenin 不同。甚至在政治科學中，其統治方式已經為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與馬克思主義標榜的世界革命不同，Stalin 認為，國家權力必需要更為強大，階級才能在國家的幫助被摧毀。因此，對於一個國家權力的追求，便形成了其統治方式的理論基礎。¹⁵⁰在一系列的政治鬥爭中，Stalin 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就如同帝俄對貴族權力的限制一般，Stalin 在透過手段掃除 Lenin 的開國功臣之後，官方對外宣稱因為階級敵人已被打倒，因此在 1929-1935 年間，對社會採取了相對溫和的做法——取消食物配給制、將秘密警察組織「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改組為如今眾人所熟悉，且更傾向於對民眾負責的「人民內務委員會」(NKVD)，加上作家協會的創立，使得當時的蘇聯似乎有意排除了建國以來緊張的社會氣氛。

這一系列的改革中，新憲法的制訂，可說是 Stalin 最重要的改革項目，經過起草、修訂過程後於 1936 年完成。自 1917 至 1924 年頒布的兩套憲法中，原本的加盟共和國已經被憲法劃定為一個共同的聯盟，並且強調了中央的特殊權力，但地方仍保有自己的獨立司法權，可以不受到中央的監察與管轄，但至 1936 年憲法中，Stalin 認為，必須透過財政與司法組織的統一，才能達成國家的中央化。於是憲法修訂會議在 Stalin 的參與下，進一步限制了地方的權力，例如山川水域、森林資源的管轄權歸屬於中央而非地方、領土變更的決定權依據憲法也屬於中央，在司法上，中央也開始對地方擁有監察與管轄權，但將各加盟國擁有自由退出的權力保留了下來。

由此看來，新憲法確實加強了中央政府的功能，但與日後所謂的「史達林主

¹⁵⁰ Oleg Khlevniuk, *Stalinism and the Stalin Period after the “Archival Revolutio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2, No. 2(2001), pp. 319-327.

義」(Stalinism)有很大的區別。例如，新憲法規定了自 1937 年開始，最高蘇維埃以不記名的全國普選產生，並且保障集會結社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蘇聯公民不分族裔享有平等權利，更設計了一系列的社會福利制度，以使蘇聯更接近馬克思所盼望的共產主義國家形式。

在當時，Stalin 的制憲會議中，對於其過分的中央化其實也在內部頗有微詞。Nikolay Bukharin 針對其司法改革加以反對，並主張地方層級的法官應該由不計名選舉產生，而不是由中央直接任命。但這個反對意見並不為 Stalin 所接受，並且迴避了關於新憲法的爭議，就在 1936 年，新憲法制定完成並在 1937 年實行。雖然最高蘇維埃可以由選舉產生，但諷刺的是，其功能早已不如以往。國家主席的地位也早就虛職化，實際權力全在 Stalin 和其秘密警察組織手中——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由於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在集體化和國有化的浪潮中建設完成，因此不再需要其他政黨的存在，形成完全的一黨專政。雖名為一黨專政，但黨代表大會也已被邊緣化，自 1939-1952 年間只召開過一次，中央的權力完全集中於政治局和書記處，權力核心由黨再次縮小至局，甚至是個人。另外加上身兼國防人民委員職務，形成黨、政、軍於一身的體制。¹⁵¹在地方上，由於政府對於人事的高度掌握，自然可以在不刪去憲法條文的狀態下，維持沒有加盟共和國退出的領土穩定。

另外，選舉的結果也讓 Stalin 感到恐懼，認明了理想中的民主形式在蘇聯體制中的困難程度，¹⁵²也或多或少證明了蘇聯體制的侷限性——其一，經濟上的集體化與國有化，與自由選舉本身有所矛盾，在實際執行上有其困難；第二，自由選舉或權力結構的改變所帶來的後果，不是蘇聯能夠承受的。Stalin 深諳此道，

¹⁵¹ 陸南泉、姜長斌、徐葵等，*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2002)，頁 478-482。

¹⁵² Arch Gett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Stalin: Constitutions and Elections in the 1930s*, *Slavic Review*, Vol. 50, No. 1 (1991), pp. 18-35.

此後新憲法成為蘇聯的宣傳品，而實際情況與憲法所闡明的權利義務大相逕庭，¹⁵³形成以 Stalin 個人獨裁的新秩序。¹⁵⁴

在 Stalin 過世後，Nikita Khrushchev 接掌權力。從其在蘇共第二十屆黨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秘密報告來看，確定了他的路線——去史達林化(de-Stalinism)。除了消除其所遺留的個人崇拜之外，對權力方面，Khrushchev 也傾向回到 Stalin 以前的黨集體領導制。首先發難的是其在蘇共二十大中，舉世聞名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揭開了序幕，標誌著去史達林化的開端。恢復在大整肅中遭到不公正司法審判的政治犯與其家屬，解除內務部對司法的控制，首先將司法單位運作的獨立性恢復，擴大法院的權限；¹⁵⁵在行政方面，則恢復了黨集體領導制，定期召開蘇共主席團會議與黨代表大會，由其頭銜自 Stalin 的「總書記」至「第一書記」便可證實，對於黨與政之間的角色也稍做分離；在地方上，也擴大加盟共和國的經濟決定權，而不再一味由中央領導，例如經濟計畫編制、撥款以及多餘資金的流動等等。¹⁵⁶

至 Brezhnev 時期，西方習慣以「停滯」稱呼其領導時間，但其對於政治和經濟也有嘗試改革。政治上，Brezhnev 所希望的，是去除 Khrushchev 所遺留的集體領導制，並且希望恢復 Stalin 時代的黨政集中領導制，鞏固其個人領導地位，使得政治局又重新變成決策中心。1977 年又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以及國防委員會主席，使得黨政軍又重回一人手中，造成領導者的權力又再次迅速膨脹，甚至連 1979 年對外的阿富汗戰爭，其決策過程與結果都是由 Brezhnev 與另外三人商

¹⁵³ 事實上，大整肅的法律依據，便是針對司法編修，設定將政治犯列為恐怖活動，加速其審判以及刑罰執行。刑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從列寧到戈巴爾巴喬夫(北京：世界知識，1998)，頁 338-344。

¹⁵⁴ Ellen Wimberg, *Socialism, Democratism, and Criticism: The Soviet Press and the National Discussion of the 1936 Draft Constitution*. *Soviet Studies*, Vol. 44, No. 2(1992), pp. 313-332.

¹⁵⁵ 吳恩遠，蘇聯史論(北京：人民，2007)，頁 239-247。

¹⁵⁶ 陸南泉、姜長斌、徐蔡等，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2002)，頁 535-558。

討之後做出的決定，足見其個人權力的消長。¹⁵⁷

蘇聯的最後一個時期的掌政者 Mikhail Gorbachev 則又改變了前朝對於蘇聯政治權力的看法，進行了蘇聯史上最大的改革。其目標為建設「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為前提下進行的政治改革。首先是針對憲法的改革。在蘇聯 70 年間總共有四部憲法，其共同精神為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專政與民主集中制。Gorbachev 在 1988 年的憲法修正草案中，首先便取消了 1977 年憲法第一章第六條的規定——蘇聯共產黨為蘇聯的領導者，共產黨的存在目的是位人民服務。¹⁵⁸取消了 1917 年以來的共產黨專政狀態，言明共產黨的地位不應該以憲法強行賦予，形成容許多黨政治的空間，並使得國家機構與黨機構不再疊床架屋，讓最高蘇維埃回復自 Stalin 以降失去的功能，且必須由人民代表大會以無記名選舉方式產生，而人大代表的 2/3 由人民普選產生，藉由人民意志選出過半數的人大代表，並藉此限制最高蘇維埃的權力，防止專權。¹⁵⁹

第二是取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實行實際上的三權分立政治，使執法單位獨立於中央政府，並在蘇共二十八屆黨代表會議中通過，表明從事於司法體系及行政體系者不得兼任蘇維埃委員，使立法權和行政權嚴格區分，並保證司法的獨立性。

如此對於最高領導人和共產黨權力限縮下放的改革，也在地方進行。地方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也如同中央，使地方蘇維埃的功能正常化，並進一步擴大其自主權。不但延續 Khrushchev 對於領導班子權力的下放，甚至連蘇聯最根本的一黨專政都加以取消，自願性地使中央權力分散，對於地方的掌控力也逐漸

¹⁵⁷ 陸南泉、姜長斌、徐葵等，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2002)，頁 596。

¹⁵⁸ Constitution (Fundamental Law)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Retrieved Decembere 6 2016, from: <http://www.departments.bucknell.edu/russian/const/77cons01.html#I>

¹⁵⁹ 陸南泉、姜長斌、徐葵等，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2002)，頁 732-754。

蘇聯解體後，Yeltsin 的總統權力，與蘇聯相較之下大不如前：在其執政的 1990 年代中，總統權力在不同階段不斷受到來自各方的挑戰。筆者將造成其中 央權力無法集中的原因分成四個階段。首先是在 1993 年憲法制訂之前，對於蘇 聯解體後的權力真空中，一系列有關於國家最高權力，憲政體制以及經濟發展方 向的爭論。不但使得原來承襲蘇聯的共產主義信奉者不滿，也使得民主派在不同 道路的選擇中出現裂痕。使得行政權和立法權互相對立，法令推行受到阻礙。最 後造成 1993 年的十月憲政危機。在新憲法通過之後，才確立以總統集權制為核 心的國家政體。

雖然憲法給予了總統莫大的權力，但由於反對派的集結與強大，使得 Yeltsin 政權在第二階段面對的挑戰，並不比第一階段來得輕鬆——杜馬選舉結果與朝小 野大的態勢。1993 年的杜馬選舉中，親克里姆林宮的政黨「俄羅斯的民主選擇」 (Democratic Choice of Russia) 獲得 96 席。雖為國會多數但無法過半。以自由民主 黨和共產黨分別占據國會的第三與第二多數席次，對政府形成掣肘。例如 1994 年，反對派在杜馬通過對 1993 年砲轟國會事件的大赦令，使 Yeltsin 的政敵被釋 放；又例如 1995 年，杜馬多次否決 Yeltsin 對車臣用兵的提案，使得中央在政策 執行上面臨困境；在第二屆杜馬選舉使得情勢又更為險峻。1995 年杜馬選舉中， 反對派勢力急速上升。其中共產黨就有 157 席，成為擁有三分之一國會席次的主 要政黨。雖然有衝突，例如對 Chernomyrdin 的否決，但此時 Yeltsin 逐漸與反對 黨達成共識，使得府會衝突相對緩和。¹⁶¹

¹⁶⁰ 吳恩遠，蘇聯史論（北京：人民，2007），頁 304-312。

¹⁶¹ 海運、李靜杰，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政治卷）（北京：人民，2001），頁 34-85。

陸、Yeltsin 的中央權力

第三，私有化形成的寡頭對 Yeltsin 政府的干涉。寡頭是源自 Gorbachev 的經濟改革之後，在新舊制度青黃不接之際，利用形勢變化累積財負，富可敵國的一群人。由於寡頭與政府部門的腐敗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可能是寡頭原本便為政府官員，利用職務之便攫取國營事業股份，形成寡頭。如 1996 年任職第一副總理的 Vladimir Potanin；另外可能為合作關係。寡頭給予政府財政和選舉資金上，甚至個人財產上的支持，而政府也對寡頭予以回報，以政策、優先權和資訊上的優勢，因此使寡頭得以對中央決策產生影響。甚至在 Yeltsin 執政期間，控制中央預算的 50-70%。

最後是地方分離主義的興起。與其說是在 Yeltsin 時代興起，不如說是俄羅斯長久以來的主要問題。蘇聯時期，由於強大的中央控制，使得民族分離主義受到壓制，因此未得爆發。但在 Gorbachev 時期，民族分離運動便在蘇聯境內如火如荼的展開。主要原因仍是與改革本身有關。改革使得當時的社會氛圍一變，並使少數民族重新檢視再過去被過度強調的俄羅斯民族歷史，尤其是在其擴張過程中少數民族的抵抗被評為負面的事實，在此時期重新思索。於是在 Gorbachev 時期，紛紛開始要求少數民族的文化復興以及強化其實質自治地位，更強勢者甚至主張脫離蘇聯。例如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與摩爾多瓦。在此思潮下也爆發多次民族衝突。例如 1986 年的雅庫次克事件、阿拉木圖事件，以及 1987 年的納卡地區衝突、1989 年喬治亞的第比里斯衝突等等。¹⁶²

蘇聯解體後，原先的加盟共和國（包含俄羅斯）紛紛獨立。對於加盟共和國的民族問題已經結束。但對俄羅斯而言才正要開始——其境內的自治共和國，也因為加盟共和國獨立的鼓舞，也希望由俄羅斯獨立，尤其以車臣最為強烈。1990

¹⁶² 陸南泉、姜長斌、徐葵等，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2002)，頁 797-804。

年 11 月，車臣發表〈車臣共和國主權宣言〉，並在隔年 6 月宣布獨立。Yeltsin 在政治手段上無法解決，於是便在 1994 年出兵車臣，但卻無功而返，甚至在 1996 年的停火協議中，實際承認了車臣實際上為分離主義勢力控制的事實。

Yeltsin 面臨的第二種民族問題為雙邊條約的問題。1990 年，同為自治共和國的韃靼斯坦也發表主權宣言，要求獨立。並且在公投中通過半數，拒絕參與俄羅斯聯邦。Yeltsin 為使其留在聯邦內，於是在 1994 年與韃靼斯坦簽訂雙邊條約，給予其超過俄羅斯憲法規定的實際權力。其他共和國也紛紛仿效，甚至在以俄羅斯人為主體的聯邦主體內，也因為中央權力的不彰群起效法。造成法律的執行受到挑戰，而是以現實政治利益為基礎的聯邦關係。¹⁶³總評 Yeltsin 時期，雖然憲法以總統集權制形式制訂，但在實際執行上則處處遭到來自政敵、反對黨、寡頭和地方分離主義的掣肘。使得法律不能貫徹，只能以總統令的方式執行。中央權力受到莫大的挑戰。

由此以上，我們可以做出結論：對俄國人而言，君權和中央集權的強弱，恰好與沙皇的形象、外敵的干涉有著密切的關係。在俄國君主專制上升的時期，例如 Ivan III, Ivan IV, Peter I, Ekaterina II 等君主在現今的俄國歷史中，被普遍認為是功勳彪炳的沙皇。甚至還得到「大帝」的稱號；反之，在中央集權較為不彰的時代，通常被冠以負面的詞彙，例如混亂時期、宮廷政變時期(Эпоха дворцовых переворотов)皆是王權不彰的時代，由命名就可看出其在俄羅斯歷史上的評價。

另外，對於君主的觀點，通常不在於其私德，而是在對中央集權的貢獻。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對 Ivan IV 的評價。Ivan IV 雖然其生平與建設至今仍頗具爭議，但很明顯的是，俄羅斯官方對其評價，正面大於負面。甚至在俄羅斯之名(Имя

¹⁶³ 海運、李靜杰，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政治卷）（北京：人民，2001），頁 290-304。

России)的民調中，得到第 10 名；¹⁶⁴ 可見，對於沙皇本人的個性特徵或是其後所引發的社會動盪，對現今的歷史詮釋者而言都不是最主要的評價標準，而是其對中央集權所做出的努力與貢獻。

就蘇聯時期的中央集權與領導者評價而言，列瓦達民調中心恰好給予我們一份公正的資料：在一份長期調查中，以 2016 年而言，Stalin 和 Brezhnev，以上我們認為中央集權較為強化的領導者，在俄羅斯人中分別以 40%和 51%的比率對其印象更為正面；反之，Khrushchev、Gorbachev、Yeltsin 三位自願下放權力，或是中央集權較為不彰的領導人，分別只有 31%、12%和 11%的民眾認為其形象較為正面。¹⁶⁵因此，在蘇聯時期，恰好與帝俄時期的結果如出一轍。而 Yeltsin 的低民調支持度，也沒有打破這樣的慣例。

在我們得到俄羅斯人對於中央集權對政權的積極意義，以及其在歷史進程上的作用與評價後，似乎也不難理解 Putin 於其任內對中央權力改革的必要性了。

¹⁶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29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www.nameofrussia.ru/>

¹⁶⁵ Правители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01 декабря 2016г., <http://www.levada.ru/2016/03/01/praviteli-v-otechestvennoj-istorii/>

第二節 普丁任內之中央集權政策

有了前一節的回顧，我們可以知道，俄羅斯在歷史上，確實在時代上歷經過多次的中央集權化，並且也與俄羅斯人對於國家的強大與否有明顯的正向關係。那麼，Putin 是否有意識到，中央集權上的傳統在俄羅斯人心目中的價值？

答案是肯定的。不但是肯定的，也比 Putin 在 2012 年回任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大量提及傳統價值還要更早。可說是 Putin 在 1999 年至今最早實現的傳統價值復甦。這也必須回到其〈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探源。在文中，Putin 是如此解釋對於強大國家的傳統：

「……(俄羅斯思想包含)國家作用。俄羅斯即使會成為美國或英國的翻版，也不會馬上做到這一點，在那兩個國家裡自由主義價值觀有著深刻的歷史傳統。而在我國，國家及其體制和機構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有著強大權力的國家對於俄羅斯人來說不是什麼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對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頭和保障，是任何變革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力。俄羅斯當代社會不會把強有力的和有效的國家與極權主義國家混為一體。我們已經學會了珍視民主、法制國家、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同時人們擔心國家權力在明顯削弱。社會希望國家根據傳統和社會現狀恢復其必要的指導和調節作用。」¹⁶⁶

該怎麼去解讀 Putin 的這段文字？他隱藏著兩個訊息：一是俄羅斯將停止 1990 年代對於西方一味學習、模仿與追求的道路。在解體後，Yeltsin 在外交政策上採取向西方靠攏的途徑，在內政上也以西方的自由主義為楷模進行制度改革。

¹⁶⁶ 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Retrieved December 11 2016, from: <http://pages.uoregon.edu/kimball/Putin.htm>

而 Putin 將停止這樣的國家治理模式。二是在揚棄這樣的「一面倒」策略後，Putin 會選擇什麼模式使俄羅斯發展？答案就是依循俄羅斯在歷史上行之有年，並且在大部分時候取得正面意義的政治制度——強大有效的國家體制和機構。並提醒，俄羅斯已從歷史中學得教訓，和國家機構唇齒相依的並不是極權主義，而是人民的福祉。不只是在該文中提及。Putin 自 2000 至 2003 年間的國情咨文中，也不斷強調一個有效運作的中央集權國家對於俄羅斯的重要性，接下來，我們就必須探討 Putin 如何針對國家的有效運作的改革。

首先，Putin 在俄羅斯中央集權化的過程中所受到的第一個阻礙——中央—地方關係。在前一節中我們理解到，Yeltsin 時代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並不遵守俄羅斯憲法，而是以總統令與雙邊條約的方式，使地方有高於俄羅斯聯邦憲法中的權力，地方首長得以在其聯邦主體中自行其是。¹⁶⁷甚至在 1993 年俄羅斯憲法的批准案中，車臣、韃靼斯坦拒絕簽署俄羅斯憲法；這些聯邦主體得益於分離主義，使其較其他聯邦主體擁有更多包括經濟、政治、司法和人事任用上的特權。聯邦層級的機關在聯邦主體中形同虛設，地方菁英主導地方政治，甚至形成地方專制的局面。¹⁶⁸聯邦主體之間有著不統一的地位，不但在政治上影響國家發展，連帶在經濟層面也無法擁有統一空間。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為韃靼斯坦共和國所立下的地方菁英與政府的談判式中央—地方關係，在一系列的談判中，地方取得了包括財政與司法的完全自主權。甚至要求中央以國際法的地位對待之，為一主權國家；車臣則直接以武裝衝突方式使俄羅斯半承認其獨立地位。¹⁶⁹

Putin 上任後，於 2000 年 5 月 13 日首先以總統令建立七個聯邦管區(Federal districts)，由總統任命的全權代表負責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掌控權，協調中央與地

¹⁶⁷ 龐大鵬著，普京八年——俄羅斯復興之路（政治卷）（北京：知識管理，2008），頁 186–188。

¹⁶⁸ Graeme Robertson, Strikes and Labor Organizations in Hybrid Regim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4(2007), pp. 781-798.

¹⁶⁹ Gordon Hah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Russian Federal State, *Demokratizatsiya*, Vol. 11, No. 3(2003), p. 347.

方在憲法對權限模糊的空間中進行合作。¹⁷⁰並且檢查整理在 Yeltsin 時期地方所頒訂之憲法，是否有與俄羅斯憲法有互相抵觸的地方，並使其得到糾正，¹⁷¹建立了統一的法律空間。除此之外，2005 年開始的聯邦主體整併，也有利於削弱地方政治菁英，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到這裡，自然會有一個問題產生：為何在 Yeltsin 時期對中央如此予取予求，用盡心力以換取權力的地方政治菁英，為何對此時中央集權化政策毫無招架之力？一方面是基於政府內部勢力對於在中央集權政策的支持。聖彼得堡大學政治學者 Vladimir Grlman 指出，在 1998 年以後，情勢發生了變化：地方菁英的政治勢力，影響到了中央菁英的利益，因此要求政府對於再中央集權化主動提出策略，而非 1991-1998 年間的妥協主義；第二是民意的轉向。1999 年的杜馬選舉，雖然共產黨仍為國會第一大黨，但其席次較 1995 年選舉減少了 44 席，而親政府的統一黨和祖國—全俄羅斯黨，都是屬於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中支持 Putin 的政黨。民意基礎的形成也有利於政府中央的再集權化政策。¹⁷²

針對地方權力的第二項措施是針對聯邦上議院的改革。俄羅斯聯邦憲法中規定，聯邦委員會（上議院）由每個聯邦主體中的兩個代表組成，於 1993 年開始實施。初原為各地方直選產生，在 1996 年以後，代表皆由地方的行政和立法機關長官兼任，形成地方菁英控制上議院的態勢。2000 年 5 月 19 日，Putin 提出聯邦委員會的改組草案，欲將聯邦委員會成員改為由地方行政首長指派，而非本人兼任。此舉除了削弱地方菁英在中央的發言權外，也藉由無議員資格而無法享有刑事豁免權，¹⁷³總統也取得對聯邦主體行政長官之罷免權，以及對地方層級民意

¹⁷⁰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3 мая 2000 г. N 849 "О полномочно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округе", 11 декабря 2016г., <https://rg.ru/2000/05/14/okrugadok-site-dok.html>

¹⁷¹ 龐大鵬著，普京八年——俄羅斯復興之路（政治卷）（北京：知識管理，2008），頁 50。

¹⁷² Гельман, Владимир, (2009)。中央—地區—地方自治：當代俄羅斯的中央再集權政策，俄羅斯研究，4 期，頁 69-93。頁 69-93。

¹⁷³ 龐大鵬著，普京八年——俄羅斯復興之路（政治卷）（北京：知識管理，2008），頁 190。

機構的解散權。在 2004 年的別斯蘭人質危機之後，Putin 更取得對地方行政長官的任命權。

除了地方菁英之外，反對黨對於俄羅斯的中央集權化也有不小的阻力。1999 年的杜馬選舉，Putin 挾著在車臣戰爭中所造就的高人氣，成功使親政府的政黨名額多過 1999 年前最大的反對黨——俄羅斯共產黨。使得朝小野大，政令不出府的狀況得到解決。另外在 2001 年，Putin 也透過政黨法的頒布，限制了政黨的黨員人數，形成了對反對黨，小黨或新成立的政黨不利的政治環境。2002 年也藉由杜馬多數的餘威，向共產黨要求重新分配杜馬內委員會長的名額，使得共產黨的在杜馬的勢力更為單薄。¹⁷⁴

最後是針對杜馬選舉的改革。在 2007 年以前，俄羅斯杜馬採取混合選舉制，除了單一選區中的候選人外，也需要針對政黨投票；而在 2007 年杜馬選舉中，Putin 取消了單一選區制，使杜馬中全數代表都由政黨票中產生，加強政黨的重要性。在反對黨勢力弱化，小黨難以形成勢力以及政黨重要性提升的情況下，使得 1990 年代以來的府會衝突不再發生，統一俄羅斯黨與 Putin 的穩定合作關係也促進了其任內的再中央集權化政策。¹⁷⁵

1990 年代的去中央化，也與寡頭有莫大的關聯。寡頭是在 Gorbachev 改革之後，基於法治的不完善與中央在私有化政策上的不透明而形成的金融或工商業集團。在 1996 年大選期間，寡頭給予 Yeltsin 選舉資金上的支援，以換取在他當選總統後的利益。因此在 1996 年之後，寡頭在俄羅斯的影響已經不只是在商業層面，其觸角也伸向政治。例如 Potanin 在 Yeltsin 當選後，成為俄羅斯聯邦的第一

¹⁷⁴ 龐大鵬著，*普京八年——俄羅斯復興之路（政治卷）*（北京：知識管理，2008），頁 210。

¹⁷⁵ Andrew Konitzer & Stephen Wegren, *Federalism and Political Recentraliz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nited Russia as the Party of Power*, *Publius*, Vol. 36, No. 4 (2006), pp. 503-522.

副總理。不只在政治上，寡頭也因為擁有媒體的經營權，在社會上也有相當程度的話語權。並在其經營的媒體中抨擊 Putin 的施政。

2000 年後，Putin 開始以司法手段針對有政治影響力的寡頭進行整肅，對政治和媒體有影響力的 Vladimir Gusinsky 和 Boris Berezovsky 首先被以逃稅、侵佔款項的名義被通緝；2004 年則以 Yukos 事件對 Mikhail Khodorkovsky 以司法手段起訴，其 Yukos 石油被法院宣布破產，股份併入其他石油公司。

打擊寡頭始終只是一種解決當前局勢的手段，如何立法才是確保寡頭日後無法在俄羅斯政壇上干政的久安之策。Putin 在打擊寡頭之後，2002 年訂立關於被選舉人資格，明令官員與國會代表不得經營事業；¹⁷⁶2003 年的 Yukos 事件之後，隔年又進一步限制公務員不得參與商業組織活動、從事經營事業或是擁有有價證券，¹⁷⁷以法制化的形式杜絕寡頭干政的可能。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Putin 在 2000 至 2004 年間，致力以行政、司法等手段，分別自地方分離主義、反對黨與寡頭手中，收回自 1985 年以來 Gorbachev 的失去的中央權力。使得俄羅斯政府的中央權力又進一步得到提升。

¹⁷⁶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сновных гарантия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прав и права на участие в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2.06.2002 N 67-ФЗ (действующая редакция, 2016),13 декабря 2016г.,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37119/856d6ff1c0e771f2bf66458bbd312b6fb7639585/

¹⁷⁷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7.07.2004 N 79-ФЗ (ред. от 03.07.2016)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служб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изм. и доп., вступ. в силу с 02.08.2016),13 декабря 2016г.,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48601/e7b86a940bc71a71af7b9288590f1ca92a69d878/

第三節 小結

中央權力的強化，是許多國家在演進至現代國家體制時所產生的現象，也是確保國家在形成過程中，得以不被私人利益所干擾的主要力量。但在貴族階級在中央集權的過程中式微之後，國家（中央政府、王權）與人民之間的權力關係再度產生變化，上層人民（中產階級）開始聯合社會中下階層人民對王權要求進一步的權力分享，形成所謂的布爾喬亞階級。在一連串的左翼運動與普遍平等的選舉原則確立之後，下層人民的意見也在社會上得到發聲，因此走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兼有的社會體制。這是西歐國家發展的典型路線。

而在俄國，在王權得到擴張之後，卻似乎不見上層人民對於王權要求權力分享的階段。原因很多在之前也多有學者討論——可能是領土廣大、民族複雜造成政府在中央集權後必須不斷維持權力以防止帝國分崩離析、可能是教育的因素，使得俄國人對於戰勝外敵的光榮感的追求，遠遠超過對於自身權力的渴望；也可能是農業立國的原因，使得人民上層階級的勢力永遠無法提升至如西歐國家般，得以對政府提出要求的規模。不管是哪種說法，都沒能讓所有人信服，這也是俄國研究與其特殊道路令給研究者們的好奇所在。

在本章中，我們發現俄國的中央集權的確其來有自，在其歷史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從基輔羅斯的陷落到莫斯科的崛起，俄羅斯帝國以及蘇聯斐然佇立於世，都使得俄羅斯人相信，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不但是國家強盛興旺的關鍵原因，也是對其生活品質和尊嚴的保證。這或許是個偏見或是巧合，但種種歷史的關鍵時刻又恰如其分的證明了俄羅斯人的想法。

為何俄羅斯人對於中央集權會產生如此觀念？筆者認為有幾個原因：一是權

力集中與否和對外關係的態度。在俄羅斯中央權力較不彰的時刻，通常政權需要藉由國外勢力的支持以抵抗來自內部的危機。例如混亂時期的 Dmitri，便是由立陶宛或是波蘭扶植；宮廷政變時期的對外關係也不如 Peter I 對外用兵時強硬，甚至有中途停戰的紀錄，使人民有喪氣之感。

第二是歷史的書寫。古云成敗論英雄。勝者掌握了對於歷史的話語權。因此俄羅斯在一系列的宮廷鬥爭中，當王權取得最後勝利之後，使得史書的書寫傾向維護王權，也因此形成俄羅斯人對於中央權力的概念。

第三，我們必須討論權力下放後的方向。在俄羅斯的歷史上，權力的下放，得益者並不是平民，而是在平民與政權統治者之間的利益階級。這樣的階級在俄羅斯的每個時代雖然有不同的名稱，但其關注個人利益多於國家利益的做法並無改變。例如帝俄時期的大貴族階級，為了扶持支持的沙皇登基，將俄羅斯的利益為條件換取國外的支持；蘇聯時期，Khrushchev 的改革，得益者為擴大地方性決定權的地方官僚；Gorbachev 和 Yeltsin 時期，得益者為靠著資訊不對稱與和政府合作的七大寡頭，甚至被稱為 Yeltsin 時代的大貴族，著重個人財富的累積，而進行所謂的國家竊取之實。因此，權力下放之後造成的混亂，以及得益者對於自身利益的追求高於國家利益，都使得俄羅斯人相信，權力的下放，普遍而言並不是對國家或自身有利的情況。

Putin 是歷史主義者，也是保守主義者。在多次演講中，他常常提到其本人對於歷史的愛好與看法。同時也言明俄羅斯的發展有其特殊道路，並宣示對於國家中央集權化的決心。於是在其第一任期內，雷厲風行的解決了在 Yeltsin 時期內造成中央權力不彰的所有問題——地方菁英、反對黨與寡頭。並且在 2004 年的別斯蘭事件之後，採取更進一步的策略使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更強化。也歸功於

此中央集權的強化，使得 Putin 才得以有國家層面的宣傳與操作平台，得以支撐其意欲推行的傳統價值復甦政策，以促成俄羅斯的愛國主義與社會團結。

以西方的歷史對照，筆者認為，中央集權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但在有些國家，集權化已經完成其歷史任務——國家的統一與民族自尊的建立。並且由其他政治主張接棒發展；對俄羅斯而言，中央集權的歷史任務仍然未結束，若就俄羅斯的特殊發展道路而言，在未來，其是否為階段性的發展任務，或是將在未來結束與否，都還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第五章 結論

在本研究中，藉由整理 Putin 的演講稿，找到其在 2012 年國情咨文中多次提及的傳統價值之內涵，並舉出三個主要的面相——東正教、愛國主義與強大的中央政府。而在這方面與 Uvarov 在 Nikolay I 期間所提出的法定正統三信條（東正教、君主專制、民族性），恰恰有驚人的相似。筆者以此為出發，探討 Uvarov 所提出的三信條，與 Putin 提出的傳統價值之間的關係。從而得知，Putin 所提出的傳統價值，與 Uvarov 之間其實大同小異。尤其在東正教與中央集權的範疇中，基本上與帝俄時期所提倡的如出一轍；至於愛國主義，在第一章所提到，當時的莫斯科大學教授 Shevyrev 所解釋的民族性中，恰好也與愛國主義對於社會的目標一致——促進俄羅斯社會的團結。從而回答第一章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何為俄羅斯的傳統價值。研究得出，Putin 所提出的傳統價值，基本上都可以從俄羅斯的歷史發展中找到其源頭。究其根本，其實目的都是為了促進俄羅斯的中央集權，以及社會上對於某些問題上的看法一致，政府所需要利用的理論依據。至於為何在諸多的傳統中特別選擇了這三樣作為其傳統價值的主要提倡項目？筆者得出，這些被提出的理論依據，已經在歷史中證明了它對俄羅斯社會的貢獻。因此在經驗主義的決策中，成為 Putin 提倡傳統價值的主要面向。

在第二章至第四章的第一節中，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探討這些傳統價值在以往的俄羅斯社會中所產生的意義與影響，進而確認 Putin 所提出的傳統價值中，確實對俄羅斯社會和這些傳統價值的關係，以及它的作用。以東正教而言，自從 Peter I 刻意讓莫斯科牧首懸而不補，使他在俄羅斯帝國建立之後，以神聖宗教會議的名義，將東正教納於政府部門中管理之後，東正教基本上便成為俄羅斯政府正當性的保證人，並且在政府與人民之中扮演協調的角色，政教合一，或說政教和諧，一直都是俄羅斯自拜占庭繼承以來，有別於西方的現象。

在 1990 年代，由於社會混亂、意識形態真空等因素，加上政府因為國家治理上遭遇瓶頸，因此產生了東正教快速復甦的現象。而政府也樂於和東正教保持密切合作的良好關係，在 1990 年代，雙方都能自對方取得一定的利益——政府換取擁有廣大信眾，在社會上擁有公信力的東正教界的支持，而政府則給予教產歸還以及某些政策上的優惠，使得在 1990 年代開放多元的社會中，東正教仍能以屹立不搖之姿，站穩其在俄羅斯多元宗教中的地位，雙方仍處於合作狀態。2000 年 Putin 上台後，東正教與政權的合作性質減少，倒變得像是 Putin 政策的辯護人。最明顯的例子是對於反同性戀宣傳法的支持、對家庭價值的強調以及所謂「合理的」限制言論自由。在此階段，東正教也逐漸深入政權所控制的層面，使得宗教與政府的關係更加盤根錯節。例如隨軍牧師的設立、中小學課程中的東正教教義課程，以及在聯邦及地方政府支持下所建立的一系列東正教聖人像，使得教權與政權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其合作形式經過 1990 年代的摸索，最後也演變成類似帝俄時期的以政領教，以教輔政的關係。

第三章中的愛國主義，肇因於強大異族統治的因素，使得俄羅斯很早就認知道，民族對於國家的認同，對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性。而帝俄的愛國主義的明顯缺點，使得 Putin 選擇了與歷史上稍微修正的道路。在帝俄時期，過於強調俄羅斯民族的情況，使得愛國主義即使被推崇，也難以在俄羅斯邁入多民族國家的進程中發揮作用。Lenin 意識到這點，也迫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在蘇聯憲法內實驗了俄羅斯有史以來第一次對於聯邦制的嘗試。但在 Stalin 之後，蘇聯的聯邦制形同虛設，經濟的高度集體化需要政治的高度集權才得以完成，形成實際上的單一制國家體制。並且在愛國主義上與帝俄重蹈覆轍：蘇聯人的概念是要求少數民族學習俄語和接受俄羅斯文化，加上對於少數民族的流放行動，加上，如 Putin 所言，以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要求國民愛國，也是蘇聯推行愛國主義效果不彰的原

因。

Putin 除了選擇以教育的方式，以及非強迫的民族政策進行愛國主義之外，也利用了蘇聯留給 Putin 的最大遺產——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偉大衛國戰爭是俄羅斯歷史上，也是唯一一次俄羅斯與其他少數民族擁有共同的敵人，且其傷亡規模之大，戰況之慘烈，使得 70 年後的俄羅斯在民族政策上取得了完美的宣傳符號，從不斷重複的政治儀式中，強化民眾對於民族團結的概念，使得俄羅斯全民擁有共同記憶，無論是俄羅斯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對於極端民族主義者，也以允許俄羅斯遊行繼續的方式，使其有抒發的管道。但 2014 年以降的禁止，證明了在愛國主義當前，過激的民族主義將不被政府所允許。對於愛國主義這點，可以發現，Putin 對於「傳統」的取材，並不僅限於真正遠古的傳統，即使是在離現代不遠的 20 世紀 40 年代，只要符合政權的需要，也將被政權劃為傳統的範疇；另外也可以由國家團結日的再造得出，即使一個傳統，早已被俄羅斯人所忘記，但同樣在政府的需要下，他也可以被復甦，成為另一種政治儀式。

第三點——對於強大國家的追求，在俄羅斯當然也是其來有自。筆者透過 Putin 的宣示，以中央集權的強弱和俄羅斯人對該歷史時期的普遍認知，探討中央集權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在第四章的研究中得知，在俄羅斯歷史上多次的中央集權過程中，歷史的書寫以及俄羅斯人對於中央集權，都是持正面的立場。甚至在蘇聯以及 1990 年代以後，俄羅斯人都沒有改變這樣的觀念，可說是 Putin 的傳統價值中最無異議，而且最有完成急迫性的傳統價值。Putin 在上台後，馬上找出 1990 年代干擾俄羅斯中央集權的幾個因素，一一將之以行政和司法手段屏除，並且以立法的方式，確保俄羅斯日後的中央集權。

在我們將 Putin 提出的傳統價值釐清，並且完成它在俄羅斯歷史上的意義以

及 Putin 任內對於傳統價值政策的推行後，我們將嘗試回答最後一個問題：為何 Putin 要推行傳統價值？其一，Putin 在多次演講中提到，也是筆者認為 Putin 對於社會上的發展最關鍵的基礎——團結。在 2016 年的國情咨文中，Putin 對於俄羅斯的社會團結表達感謝，並且呼籲俄羅斯民眾繼續維持社會上的團結一致。再分析其提出的三個傳統價值——東正教、愛國主義與中央集權，其所引發的皆是社會對於各種不同議題的一致看法，也就是 Putin 所言「成功的、由人民發自內心所相信的意識形態，而非蘇聯式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灌輸。」而強大中央集權，則是對於社會團結和外交上符合俄羅斯人民期待的途徑；第二，與其說是 Putin 的選擇，不如說是俄羅斯人的選擇。在 1917 年的十月革命，俄羅斯將自己的國家託付給還未在任何人類社會出現過的共產主義，形成了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實驗之後，1992 年，俄羅斯在 Yeltsin 的帶領下，又一次的進行一場由蘇聯式的計畫經濟，轉型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面倒傾向西方的實驗。政權接連的實驗與生搬硬套的結果，使得政策的推行多與俄羅斯人在多年歷史中形成的個性上，多無法配合，造成政治與經濟上的困境。而 Putin 則中止了二十世紀以來對俄羅斯所施加的實驗，轉而以俄羅斯人在歷史上自行摸索出的發展道路，取代外在的思想學說，使俄羅斯沿著自己摸索出的路徑往前。這可說是 Putin 選擇傳統價值的最大原因，且以一次又一次的個人支持率證明了，這樣的發展和俄羅斯人的需要，也是俄羅斯人所希望的方向。

在探討俄羅斯對於傳統價值的追求之後，適逢 2016 年底全球政治環境的變化，筆者提出兩個值得深思，甚至值得後續的研究者們研究的主題。第一是，俄羅斯在 2000 年 Putin 上台之後的傳統價值復甦，是否引發了有些國家對於傳統價值的追求？例如，筆者在撰文的過程中，發現在越南同時也進行著針對歷史教育與祖國概念的爭論；¹⁷⁸另外在習近平領導的中國，以往奉為圭臬的馬列主義和

¹⁷⁸ 越南計劃取消中小學單科歷史課引起不滿，風傳媒，2016 年 12 月 13 日，檢自 <http://www.storm.mg/article/74193>

社會主義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習近平的尊孔政策、以及央視春晚中不斷提及的「中國傳統孝順美德」。¹⁷⁹可以看出，這兩個國家，對於其傳統價值的宣揚以及對於歷史的重新詮釋，其目的與方法是否與俄羅斯一致？而這些國家，都被國際觀察組織列為威權政體，是否以傳統為名，成為新一波威權政體調適性的代表作？

第二是世界保守派勝選對於俄羅斯的外交策略的影響。英國脫歐派公投的勝出、美國 Donald Trump、菲律賓 Rodrigo Duterte 總統的高人氣，以及土耳其 Recep Erdogan 在政變中取得民眾支持的例子來看，2016 年的世界局勢呈現了一個嶄新的態勢，而四者的共通點便是保守主義與對於與民粹主義 (populism)，反對世界主義以及全球化。其中 Duterte 和 Erdogan 的例子，甚至有反民主與反人權的意義。而 Putin 早在 2000 年就已經使俄羅斯走上相同的道路。而當時學界對於俄羅斯的看法極為負面，認為 Putin 想要回復蘇聯、獨裁統治、大行 Stalin 式的個人崇拜等等，但到今天，反而成為現今世界的先行範本。究竟未來學界對於 Putin 的保守主義的看法，是否維持原本的觀點，以及這些領導者會不會也走向俄羅斯強調傳統價值復甦的道路，也頗值得未來有志於此的學者研究。

¹⁷⁹ Why China Is Turning Back to Confucius, Retrieved December 13 2016, from: <http://www.wsj.com/articles/why-china-is-turning-back-to-confucius-1442754000>

參考資料

一、中文

(一)書籍

Almond, Gabriel & Verba, Sidney 著，張明澍譯，(1996)。公民文化。台北：五南。

Heywood, Andrew 著，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譯，(1999)。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

Huntington, Samuel 著，劉軍寧譯，(民 83)。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

Julius, Hecker 著，高驊譯，(1994)。俄羅斯的宗教。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著，左少興、徐天新、謝有實等譯，(1996)。俄國史教程(第三卷)。北京：商務。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著，張咏白、郝建恒、高文風等譯，(2009)。俄國史教程(第四卷)。北京：商務。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著，張草紉、浦允東譯，(1992)。俄國史教程(第一卷)。北京：商務。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著，賈宗誼，張開譯，(1997)。俄國史教程(第二卷)。北京：商務。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著，劉祖熙、郝桂蓮、張愛平等譯，(2009)。俄國史教程(第五卷)。北京：商務。

Миронов, Борис 著，張廣翔譯，(2013)。帝俄時代生活史。北京：商務。

Путин, Владимир 著，張樹華、李俊升、許華等譯，(2008)。普京文集(2000-2008)。北京：新華。

Путин, Владимир 著，普京文集編委會譯，(2014)。普京文集(2012-2014)。北京：

華東師範。

白嗣宏，(民 101)。民主的困惑：看懂俄羅斯之二。台北：秀威資訊。

白嗣宏，(民 101)。從集權到民主：看懂俄羅斯之一。台北：秀威資訊。

刑廣程，(1998)。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從列寧到戈巴爾巴喬夫。北京：世界知識。

朱涇源，(1999)。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

吳恩遠，(2007)。蘇聯史論。北京：人民。

海運、李靜杰，(2001)。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政治卷）。北京：人民。

陸南泉、姜長斌、徐葵等，(2002)。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

賀允宜，(2004)。俄國史。臺北：三民。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等，(民 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台北：台灣東華。

董曉陽，(2003)。走近二十一世紀的俄羅斯。北京：當代世界。

趙建民，(民 83)。威權政治。台北：幼獅。

樂峰，(2005)。東正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鄭羽，(2012)。新普京時代(2000-2012)。北京：經濟管理。

龐大鵬，(2008)。普京八年：俄羅斯復興之路(2000-2008)政治卷。北京：經濟管理。

(二)期刊論文

Гельман, Владимир，(2009)。中央—地區—地方自治：當代俄羅斯的中央再集權政策，俄羅斯研究，4 期，頁 69-93。

王小路，(1996)。俄羅斯東正教復興現象。東歐中亞研究，6 期，頁 49-54。

王海洲，(2010)。政治儀式中的權力節構及其動態分析。南京社會科學，3 期，頁 79-84。

王海洲，(2012)。政治儀式中的權力再產生：政治記憶的雙重刻寫。江海學刊，

4 期，頁 186-190。

吳子維，(2007)。當代俄羅斯政教關係研究。俄羅斯學報，7 期，頁 115-137。

李雅君、張振國、任曉輝，(2008)。“東正教文化基礎”能否走進俄羅斯教育。

繼續教育研究，10 期，頁 145-147。

林精華，(2010)。無處不在的身影——東正教介入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試析。俄

羅斯研究，5 期，頁 108-127。

邱赤峰，(2004)。東正教對俄羅斯政治的作用和影響概述。國際資料信息，10 期，

頁 30-39。

俞思念，(2002)。東正教在俄羅斯的復興。俄羅斯研究，2 期，頁 76-79。

胡巍葳，(2012)。從東正教會兩派統一看俄羅斯宗教精神復興。黑河學刊，6 期，

頁 48-49。

胡巍葳，(2013)。俄羅斯東正教會與軍隊合作——隨軍牧師傳統的重拾。俄羅斯

東歐中亞研究，5 期，頁 82-87。

徐海燕，(2007)。普京時代的青年愛國主義教育。青年探索，6 期，頁 90-92。

翁澤仁，(2010)。東正教與俄羅斯教育。思想戰線，36 卷 2 期，頁 97-100。

張百春。(2010)。俄羅斯東正教會經濟的特點及其問題。世界宗教文化，4 期，

頁 61-66。

張梅，(2008)。當代俄羅斯東正教復興情況研究。西伯利亞研究，35 卷 1 期，頁

33-43。

張盛發，(2012)。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問題的緣起與發展：2003 年至今。俄羅斯學

刊，3 期，頁 6-21。

張盛發，(2013)。普京重任總統後再次治理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問題。俄羅斯東歐

中亞研究，6 期，頁 1-12。

陳岩、姜相志，(2008)。俄羅斯東正教的社會整合與道德教化作用研究。學術交

流，7 期，頁 13-18。

雷麗平，(2010)。「淺析俄羅斯」東正教熱」。學理論，5期，頁61-62。

蔣莉，(2002)。「東正教在俄羅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響」。現代國際關係，9期，頁48-53。

賴文斌、溫湘頻，(2006)。「轉型時期俄羅斯的東正教」。西伯利亞研究，33卷2期，頁66-69。

戴桂菊，(2011)。「從俄羅斯世俗學校恢復宗教課的過程看東正教會的作用」。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4期，頁21-26。

韓莉，(2010)。「俄羅斯愛國主義教育的特點」。教育評論，4期，頁153-156。

(三)博碩士學位論文

姜俊廷(民99)。「俄羅斯政治文化與普丁的威權統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台北。

黃雅芳(民86)。「東正教在蘇聯解體前後政教關係之探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台北。

(四)網際網路

譚光鼎、張鎧焜，政治文化，2015年01月22日，檢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7452/>

(五)新聞

越南計劃取消中小學單科歷史課引起不滿，風傳媒，2016年12月13日，檢自
<http://www.storm.mg/article/74193>

二、英文

(一) 書籍

- Almond, Gabriel & Verba, Sidney, (1989).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Baker, Peter & Glasser, Susan, (1989). *Kremlin Rising: Vladimir Putin's Russia and the End of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 Bassin, Mark & Ely, Christopher & Stockdale, Melissa, (2010). *Space, Place, and Power in Modern Russia: Essays in the New Spatial History*, DeKalb, Ill.: Northern.
- Casula, Philipp & Perovic, Jeronim eds, (2009). *Identitie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utin Presidency: the Discursive Foundations of Russia's Stability*, Stuttgart: Ibidem-Verlag.
- Daniel, Wallace, (2006).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Dimitrov, Martin, (2013).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80).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l, Graeme & Young, James, (2012). *Routledge Handbook of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bingdon, Oxon, New York(England): Routledge.
- Gill, Graeme, (2013). *Symbolism and Regime Change in Russia*, New York(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rspring, Dale, (2005). *Putin's Russia: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Hill, Fiona & Gaddy, Clifford, (2013). *Mr. Putin: Operative in the Kremli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Hill, Ronald & Capelli, Ottorino, (2010). *Putin and Putin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Knox, Zoe, (2005).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Orthodox Church: Religion in Russia after Commun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Lynch, Allen, (2011). *Vladimir Putin and Russian Statecraft*,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Motyl, Alexander, (2001). *Imperial Ends: The Declin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Empi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orris, Stephen, (2012). *Blockbuster History in the New Russia: Movies, Memory, and Patriotism*,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apkova, Irina, (2011).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Politic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Pipes, Richard, (2005).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iasanovsky, Nicholas, (1959).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ichters, Katja, (2013). *The Post-Soviet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Politics, Culture and Greater Russ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Rose, Richard & Mishler, William & Munro, Neil, (2011). *Popular Support for an Undemocratic Regime: the Changing Views of Russian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kwa, Richard, (2008).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Stalin, Joseph, (1939).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Short Cour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Stuermer, Michael, (2009). *Putin and the Rise of Russia*, New York: Pegasus Books.

Svolik, Milan, (2012).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shakin, Sergeĭ, (2009). *The Patriotism of Despair: Nation, War, and Loss in Rus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二) 期刊論文

Alexeev, Wassilij, (1979).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1927-1945: Repression and Revival, *Religion in Communist Lands*, Vol. 7, No. 1, pp. 29-34.

Anderson, John, (2007). Putin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symmetric Sympho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1, No. 1, pp. 185-201.

Bacon, Edwin, (1997). The Church and Politics in Russia: A Case Study of the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Vol. 25, No. 3, pp. 253-265.

Burgess, John, (2009). Orthodox Resurgence: Civil Religion in Russia, *Occasional Papers on Relig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 29, No. 2, pp. 1-14.

Curanovic, Alicja, (2015). The Guardians of Traditional Values: Russia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the Quest for Status, *Transatlantic Academy (2014-15 paper series)*, No. 1, pp. 1-22.

Davis, Nathaniel, (1996).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pportunity and Troubl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29, No. 3, pp. 275-286.

Evans, Geoffrey & Northmore-Ball, Ksenia, (2012). The Limits of Secularization? The Resurgence of Orthodoxy in Post-Soviet Russia,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51, No. 4, pp. 795-808.

Getty, Arch, (1991).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Stalin: Constitutions and Elections in the

- 1930s, *Slavic Review*, Vol. 50, No. 1, pp. 18-35.
- Hahn, Gordon, (2003).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Russian Federal State, *Demokratizatsiya*, Vol. 11, No. 3, pp. 343-362.
- Ivanshevskii, S.L., (2011). Education and Ideology, *Russian Educational and Society*, Vol. 53, No. 6, pp. 42-48.
- Kaariainen, Kimmo, (1999). Religiousness in Russia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Social Compass*, Vol. 46, No. 1, pp. 35-46.
- Karl, Terry, (1995). The Hybrid Regimes of Central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6, No. 3, pp. 72-86.
- Khlevniuk, Oleg, (2001). Stalinism and the Stalin Period after the “Archival Revolutio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2, No. 2, pp.319-327.
- Konitzer, Andrew & Wegren, Stephen, (2006). Federalism and Political Recentraliz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nited Russia as the Party of Power, *Publius*, Vol. 36, No. 4, pp. 503-522.
- Korostelina, Karina, (2010). War of Textbooks: History Education in Russia and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3, No. 2, pp. 129-137.
- Levintova, Ekaterina & Butterfield, Jim, (2010). History Education and Historical Remembrance in Contemporary Russia: Sourc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of Pro-Kremlin Youth,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3, No. 2, pp. 139-166.
- Levintova, Ekaterina, (2010). Past Imper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Mass Media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and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3, No.2, pp. 125-127.
- Linan, Miguel Vazquez, (2010). History as a Propaganda Tool in Putin’s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3, No. 2, pp. 167-178.

- Lisovskaya, Elena & Karpov, Vyacheslav, (1999). New Ideologie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n Textbook,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43, No. 4, pp. 522-543.
- Mitrokhin, Nikolai, (2006). Non-Islamic Extremism in Today's Russia, *Neprikosnovenny Zpaps magazine*, Vol. 45, No. 1, pp. 14-27.
- Mitrokhin, Nikolay, (2009).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Contemporary Russia: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2000-2008, *Social Research*, Vol. 76, No. 1, pp. 289-320.
- Ovchinnikova, N.P. & Ulianova, N.S., (2010). Problems of the Patriotic Upbringing of Rural School Students, *Russian Educational and Society*, Vol. 52, No. 3, pp. 72-80.
- Rapoport, Anatoli, (2009). Patriotic Education in Russia: Stylistic Move or a Sign of Substantive Counter-Reform?, *The Educational Forum*, Vol. 73, No. 2, pp. 141-152.
- Robertson, Graeme, (2007). Strikes and Labor Organizations in Hybrid Regim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4, pp. 781-798.
- Rouhier-Willoughby, Jeanmarie, (2003). "Victory Day Celebrations: Memory and Validation", *FOLKLORICA*, Vol. 8, No. 2, pp. 24-34.
- Russkikh, V.G., (2012). The Upbringing of the Citizen and Patrio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Russian Educational and Society*, Vol.54, No. 7, pp. 3-17.
- Shaidenko, N.A., (2013). The Ideas of Patriotism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Pedagogy, *Russian Educational and Society*, Vol. 55, No. 3, pp. 68-80.
- Shaidenko, Nadezhda, (2013). The Ideas of Patriotism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Pedagogy, *Russi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 55, No.3, pp. 68-80.
- Shlapentokh, Vladimir, (2009). Perceptions of Foreign Threats to the Regime: From Lenin to Put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2, No. 3, pp. 305-324.

- Tishjov, Valeriï & Kondakov, Alexander, (2010). The Spiritual and Moral Education of Russia's School Students, *Russi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 52, No. 2, pp. 3-18.
- Tromly, Benjamin, (2009). Soviet Patriotism and its Discontents among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in Khrushchev-Era Russia and Ukraine,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7, No. 3, pp. 300-326.
- Wimberg, Ellen, (1992). Socialism, Democratism, and Criticism: The Soviet Press and the National Discussion of the 1936 Draft Constitution, *Soviet Studies*, Vol. 44, No. 2, pp. 313-332.
- Wood, Elizabeth, (2011). Performing Memory: Vladimir Putin and the Celebration of World War II in Russia, *Soviet and Post Soviet Review*, Vol.38, No. 2, pp. 173-200.
- Zajda, Joseph & Zajda, Rea, (2003). The Politics of Rewriting History: New History Textbooks and Curriculum Materials in Russ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49, No. 3, pp. 363-384.
- Zajda, Joseph, (2010).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History School Textbook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Globalis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Policy Research*, Vol. 11, pp. 3-17.
- Zuev, Dennis, (2010). A Visual Dimension of Protest: An Analysis of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Russian March, *Visual Anthropology*, Vol. 23, No.3, pp. 221-251.
- Zuev, Dennis, (2013). The Russian March: Investigating the Symbolic Dimension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in Moder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5, No.1, pp.102-126.

(三)網路資料

About the document, Retrieved June 29 2015, from:

<https://mospat.ru/en/documents/social-concepts/about/>

Address by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etrieved July 02 2015,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Retrieved February 15 2015, from:

<http://eng.kremlin.ru/news/4739>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118>

Centraliz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16, from:

<http://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centralization?q=centralization>

Church and States, Retrieved June 30 2015, from:

<https://mospat.ru/en/documents/social-concepts/iii/>

Constitution (Fundamental Law)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Retrieved Decembere 6 2016, from:

<http://www.departments.bucknell.edu/russian/const/77cons01.html#I>

Conversation with Students from Moscow Universities and Cadets After Laying Flowers on the Minin and Pozharskii Monument,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3253>

Direct Line with Vladimir Putin,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976>

Dlya politikov Rossii prishlo vremya vybirat mezhdru interesami strany I schetami za granitsey – proyoiterey Vsevolod Chaplin, Retrieved July 03 2015, from:

<http://www.interfaxreligion.ru/orthodoxy/?act=news&div=54769>

Do you think that things in our country are develop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or is our country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Retrieved February 20 2015, from:

http://www.russiavotes.org/national_issues/national_issues_trends.php#060

Instructions following meeting of Council for Interethnic Relations,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889>

Head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Gay Marriage 'Brings Us Closer To Apocalypse', Retrieved July 03 2015, from: <http://www.towleroad.com/2013/07/head-of-russian-orthodox-church-gay-marriage-brings-us-closer-to-apocalypse/>

Interview to Russian and foreign media, Retrieved July 03 2015,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080>

Meeting of the Russian Historical Society,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administration/17590>

Meeting with designers of a new concept for a school textbook on Russian history,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071>

Nationalism, Retrieved October 27 2015, from: http://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american_english/nationalism?q=nationalism

Mitropolit Volokolamskiy Ilarion: Blizhniy Vostok i Ukraina – chasti odnoy strategii , Retrieved July 03 2015, from: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3700872.html>

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Retrieved February 18 2015, from: <http://eng.kremlin.ru/news/6425>

Patriotism, Retrieved July 22 2015,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patriotism/>
Patriotism, Retrieved July 22 2015, from: <http://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patriotism?q=Patriotism>

Presenting state decorations and the prize for contribu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unity of the Russian n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16,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212>

Public opinion on the Yeltsin years, Retrieved June 16 2015, from: http://www.russiavotes.org/president/yeltsin_public_opinion.php#243

Religious intolerance & oppression, Retrieved January 12 2015, from: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rt_russi.htm

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Retrieved December 11 2016, from:

<http://pages.uoregon.edu/kimball/Putin.htm>

The Basis OF the Social Concept, Retrieved June 30 2015, from:

<https://mospat.ru/en/documents/social-concepts/>

The Constitution of Russia, Retrieved January 12 2015, from:

<http://archive.kremlin.ru/eng/articles/ConstEng1.shtml>

The Constitution of Russia, Retrieved January 12 2015, from:

<http://archive.kremlin.ru/eng/articles/ConstEng4.shtml>

Tyrants love tyrants!?: Russia unveils controversial first statue to Ivan the Terrible as Vladimir Putin is compared to the 16th century leader (who murdered his son and massacred thousands), Retrieved November 26 2016, from: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838803/Tyrants-love-tyrants-Russia-unveils-controversial-statue-Ivan-Terrible-Vladimir-Putin-compared-16th-century-leader-murdered-son-massacred-thousands.html>

Vladimir The Savior: The New Symbol Of Russia To Open At The Kremlin's Gates,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16, from: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vladimir-](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vladimir-the-savior-the-new-symbol-of-russia-to-open-at-the-kremlins-gates-56012)

[the-savior-the-new-symbol-of-russia-to-open-at-the-kremlins-gates-56012](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vladimir-the-savior-the-new-symbol-of-russia-to-open-at-the-kremlins-gates-56012)

Why China Is Turning Back to Confucius, Retrieved December 13 2016, from:

<http://www.wsj.com/articles/why-china-is-turning-back-to-confucius-1442754000>

三、 俄文

(一) 網路資料

В Москве запретили "Русский Марш", а Дёмушкина арестовали, 16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news.stfw.ru/15332-v-moskve-zapretili-russkij-marsh-a-dyomushkina-arestovali.html>

В Москве запретили «Русский Марш», 16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s://www.ridus.ru/news/234845.html>

В Орле установили памятник Ивану Грозному, 17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s://lenta.ru/news/2016/10/03/ivan/>

В поисках «Краткого курса», 24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ng.ru/ng_politics/2007-](http://www.ng.ru/ng_politics/2007-07-03/9_kurs.html)

[07-03/9_kurs.html](http://www.ng.ru/ng_politics/2007-07-03/9_kurs.html)

Главные лозунги Русского Марша 2016, 16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rmarsh.info/novosti/glavny-e-lozungi-russkogo-marsha-2016.html>

Закон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отдыхайте!, 14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s://rg.ru/2004/12/31/zakon-](https://rg.ru/2004/12/31/zakon-prazdniki.html)

[prazdniki.html](https://rg.ru/2004/12/31/zakon-prazdniki.html)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 89417-6, 02 июля 2015г.,

<http://asozd2.duma.gov.ru/main.nsf/%28Spravka%29?OpenAgent&RN=89417-6>

Заявления Совета, 02 июля 2015г., <http://president-sovet.ru/documents/read/47/>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29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www.nameofrussia.ru/>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рипадок, 24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kommersant.ru/doc/782464>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где правда, а где вымысел?, 31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115254>

Минобразования запретит учебник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а" за критику

Путина, 24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newsru.com/russia/27Nov2003/uchebnik.html>

Националист Басманов потребовал расследовать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Путина в Гааге,

16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www.kasparov.ru/material.php?id=56EFB8E07C380>

О концепции курс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 гг.» 25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old.prosv.ru/umk/ist-obsh/info.aspx?ob_no=15378

Оправдание цели, 26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vremya.ru/2009/197/4/240268.html>

Памятник Ивану III планируют поставить в Калуге, 17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riarealty.ru/architecture_news/20160622/407607465.html

Патриотизм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 граждан, 12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www.ng.ru/politics/2000-02-23/1_sitizens.html

Правители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01 декабря 2016г.,
<http://www.levada.ru/2016/03/01/praviteli-v-otechestvennoj-istorii/>

Протоколы киот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 24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kommersant.ru/doc/474665>

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бийствами, 26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vremya.ru/2008/154/51/211168.html>

Состоялось заседание Комиссии п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ю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истории,
31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www.mediacratic.ru/owa/mc/mc_region_news.html?a_id=22789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3.11.2016 № 569 "О присуждении
прем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вклад в укрепление единства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2016 года, 14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1611040001>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3 мая 2000 г. N 849 "О полномочно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округе", 11 декабря 2016г.,
<https://rg.ru/2000/05/14/okruga-dok-site-dok.html>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5.05.2009 г. № 549, 31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kremlin.ru/acts/bank/29288>

УК РФ, Статья 282. Возбуждение ненависти либо вражды, а равно униже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достоинства, 16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10699/d350878ee36f956a74c2c86830d066eafce20149/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сновных гарантия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прав и права на участие в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2.06.2002 N 67-ФЗ (действующая редакция, 2016),13 декабря 2016г.,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37119/856d6ff1c0e771f2bf66458bbd312b6fb7639585/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7.07.2004 N 79-ФЗ (ред. от 03.07.2016)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служб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изм. и доп., вступ. в силу с 02.08.2016),13 декабря 2016г.,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48601/e7b86a940bc71a71af7b9288590f1ca92a69d878/

Что будут праздновать в России 4 ноября 2005 года?,14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echo.msk.ru/doc/96.html>

Школь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 какими им быть?,24 октября 2016г.,
<http://bd.fom.ru/report/map/d072906>